《拉贝日记》

作者：约翰·拉贝

序

更新时间 2009-4-29 14:31:09　字数：1568

60 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这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 60 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H.D.Rabe)于 1882 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 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 30 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

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 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 25 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 600 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 1938 年 4 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

贝还精心保存了 80 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 20 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成最广泛的世界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出版说明

更新时间 2009-4-29 14:32:07　字数：209

1、1942 年约翰·拉贝将 1937 年～1938 年在南京所记日记《敌机飞临南京》整理成书稿《轰炸南京》。本书依据后者原稿翻译出版。

2、书中插图及说明词均取自《敌机飞临南京》原件，包括美国圣公会约翰·马吉牧师现场摄录的影片《在南京的残暴罪行》中的画面（书中边缘虚化的图片），以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拍摄的照片。

3、附录“约翰·拉贝其人”系根据德国前驻华大使埃尔温·维克特撰文译出。

前言

更新时间 2009-4-29 14:33:16　字数：4263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 年 10 月 1 日于柏林

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您倾听下面的

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译注：“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个词。)。虽然我健全的理智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一刻总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译注：拉贝的昵称)，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 30 年！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1937 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

天津也遭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烟台(译注：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 1937 年 6 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驶到天津，我便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的保护就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盥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

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小时路程)，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岛请人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 年 8 月 28 日，我在夜幕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 15 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晚了一会儿。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

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中国

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 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 9 家小酒馆和 3 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好家伙,”

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

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Wealwaysstickforeigners”(外国人

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索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大打趣了一番。

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 8 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

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待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

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

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

这男孩倒是安然无羔，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

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香肠香肠好香肠，济南府有好香肠；牛肉牛肉小牛肉，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一个没留多可惜；领事先生多忙碌，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

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1937 年 9 月 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36:09　字数：700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 40 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 10 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 1937 年 8 月 27 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

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9 月 19 日、20 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 4 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 6 米宽 3 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 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 20 分钟～30 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 月 2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36:33 字数：1957

昨天(9 月 20 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

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 月 21 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 9 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

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 30 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

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善待了我 30 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

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洞的门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 11 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 3 时 30 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这不正好

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有把握。

9 月 22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0:52　字数：1352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中午 12 时 15 分，从下午 1 时 15 分至 2 时 30 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 28 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 14 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

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 200 米远的地方，直径约 6 米，深 2 米～4 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

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约有 4 所～6 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被炸得特别严重。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大概是在警报拉响后人员全部离开了房子。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没有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消失了。在它的后面，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旁，两枚炸弹炸毁了 6 所房子。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弹坑的周围，正在从这些中国房子的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居然未受到损坏，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中央党部里不许我进去。据说在那里投下了 5 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命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 8 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 10 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看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烧纸钱。

9 月 23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1:21　字数：472

今天天气很闷，下着小雨，因此没有空袭。我听说，那个带着使馆全体人员登上在下关码头游弋的美国军舰“吕宋”号的美国大使现在已决定，不离开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说过吗?——英雄精神会传染!)。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开始就坚决拒绝了日本人要他们离开南京的要求。据说我们德国的大使同样留在了南京，也有说他旅行去邻近城市(芜湖?)后又返回了。基士林克—巴达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前哈普罗公司一名职员在新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那里被视为特别安全。可是经过昨天空袭后，现在人们已不再信任它。他随即在今天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 1500 英镑的订单。在战火纷飞时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不赖，虽然这仅仅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来了一封十分亲切的信，信内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

里，此刻该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对此也许会来一个答复。

9 月 24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1:35　字数：544

以往，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希望晴天要尽可能地少。昨天是阴雨天，所以我们没有挨轰炸；今天收音机里报告说，一个由 40 架日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昨天已经飞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了雨，云层很低。因此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却平静地答复说，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至今绝大部分的炸弹并未命中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调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人受害最严重。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上海市民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个小时以后，

我打开收音机(波长600——上海),想听点音乐换换脑筋，却听到正在播送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末了，播音员还情绪过分激动地说:“此首乐曲是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的深情奉献!”

此时还有更好的奉献吗!

德国大使馆送来一份请柬: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座谈会，敬请全体德国公民参加。

9月25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2:03　字数：1607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有空中来访。假如紫金山被乌云笼罩，那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担心自己的飞机会撞上山头。这是中尉阿德霍尔特对我说的。他一定知道这事，因为在这里他是探照灯和高炮方面的专家。

根据今天德文《远东新闻报》的简讯称，德国大使陶德曼博士为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已做好了准备。我们听到后都急于想知道他要怎么做。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一项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据说，每天租金为 1000 墨西哥比索，这艘轮船将载着凡是能离开的德国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

危险区，但不太远，以便不久又可以返回。我说这是个好主意。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登上这艘轮船，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据说是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为此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此外，“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以便人们能迅速和安全地登上轮船。

9 月 25 日，晚上 7 时 30 分，在烛光下

哎，我们的来访者早该走了，它们的表现很不得体，逗留的时间太长了，即：9 时 30 分～10 时 30 分；12 时～14 时 30 分；15 时～16 时 20 分。

后来，在 16 时 45 分还有一次虚传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 时 30 分～15 时)。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到银行去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不得不在我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 11 时～12 时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还能够很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事宜。16 时 20 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看看电厂的情

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面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之间，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报警，看来发电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就停下了，新一轮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又把我们吓走了。我们冒着危险坐汽车回到了家。下午 5 时左右，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又到下关去查看。有 8 枚炸弹落在电厂。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他们当时一定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挤成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都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 T 形钢结构横梁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

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依然存在，没有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 1 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后，便决定由我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 7 时，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不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它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看到，这架飞机是在 3000 米高空被击落的。

9 月 2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2:30　字数：1493

呸，天皇殿下!午夜 2 时 30 分，他们还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

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的市内电网并网。这是一件大好事。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 2 时 30 分还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有男有女。当我在下面觉得太难受时，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口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着，一直等到 4 时，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呜呜声。机群转向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睡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我多么高兴啊!!

9 月 26 日，上午 10 时

这个时间我们不应该“高兴”——这不言而喻!韩(湘琳)先生刚才来了电话，说中央广播电台昨天受到了严重破坏，城里电台的广播电缆也断裂了。这么说，日本人达到了目的：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暂时被炸成了哑巴。但据说当时没有人遇难，真是谢天谢地。如果允许的话，得出去看看情况。9 月 26 日，下午 4 时

我坐车在全城刚刚查看了一遍回来。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 10 枚炸弹，但电台本身没有受到很大损

失。我不能说这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可能是别人对我说了假话。可惜刘工程师不让我进入大楼，因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秘密设计(自己制造的 10 千瓦电台)。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外界说电台被炸毁了，实际上损失并不很大。就在电台的前面，在投弹的方向，有好多房屋(可能是军营)以及政治犯监狱的一部分围墙都被炸毁了(当场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没有看见别的情况。

距离中山路上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大约有 12 所中国人的房屋被几枚炸弹炸得精光。房子前面一个防空洞里，除去坐在中间的一个人外，里面的所有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 10 英尺，却幸免于难。总共被炸死 30 人。一些上面印有红　字标记的普通木头棺材还是空空的，人们从昨天下午起就在废墟中寻找其余的尸体。街对面房子(约有 8 所)的窗户和门全部都被炸弹产生的气浪冲坏了。远洋通讯社不得不把办公室迁走。中央医院里落下了 15 枚炸弹。这很难说是否就是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但看上去很像是这样，因为许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国

家资源委员会及其一些实验室，它们已经被轰炸过一次。想必医院在昨天空袭后已经迁走，因为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只炸死了两个人，但实物损失巨大。在院子里可以看到两个弹坑，它的直径约 20 米，深 5 米～6 米(500 公斤的炸弹)。它后面约 10 米～15 米处有一个防空洞，200 多人躲在里面，全都幸免于难。外国通讯员和记者对所有破坏情况都拍了照，以便让外界了解破坏的程度。

昨天晚上，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周工程师经过 26 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后才到达这里。他是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出差到这里来修理多路电话设备的。周先生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在交谈中我问他，他的家人对他只身到这里来是否放心，会不会担心他途中发生意外，他给我的回答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他回答说:“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决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指望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但是周先生的这番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赢得了

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的人士那里。

9 月 27 日，上午 9 时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2:48　字数：591

多坏的天气——就是说，天空阳光灿烂!我们准备经受再一次的空袭。全世界一定已经获悉了这里在上星期六(9 月 25 日)遭受的灾难，将会再次进行抗议。但是，这里谁都不相信日本人会理会这类抗议，星期六对中央医院的轰炸就是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先前所有抗议的一种最明确不过的回答。9 月 27 日，晚上 7 时 30 分

今天我们在一天内遭到了 3 次空袭：从 10 时到 11 时; 从 12 时到 13 时 10 分; 从 13 时 30 分到 14 时。上午天空有云，很难看得见空袭者，后来发现时它们已在远处。

采用我们机器设备的永利铔厂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据说部分厂房已被炸毁。我想，永利铔厂是生产煤气的!多么危险的事情!

后来据说浦口火车站也挨了几枚炸弹，炸毁了两节车厢。除此以外，我再没有听到其他情况。我觉得似乎自来水厂也受到了空袭，但自来水龙头还有水流出，我们家里的电灯也亮着。乌拉!厄梅上尉今天晚上

回国去了，给我留下了罐头食品、一台收音机，这些东西一共作价 60 元(收音机在没有找到买主以前我可以一直保留)，还有两张水表和电表的银行保证单(这是两张在任何交易所都不能上市的有价证券，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工厂不再支付保证金)。他也托我把这证券保管好，等待战争结束后为他兑付。除了拉贝以外，居然还有别人是乐观主义者!好吧，那就祝你一路平安，我亲爱的厄梅!!如果有人离去，倒也有好处——今天晚上我就吃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

9 月 2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3:02　字数：362

多好的航空天候——出了太阳，天空少云。中午以前很平静。在中午 12 时～下午 2 时 15 分有警报。日本人来访了。我数了一下，有 6 架飞机，它们受到了高炮中队的射击，便分两个梯队各 3 架拐向东面和西面飞去。听到投下了一些炸弹。然后，天空的云越聚越多。看见有 4 架中国飞机不断地在城市上空盘旋，但已不再有日本飞机。我刚才听阿尔纳德少校说，当时他正在一座山上值勤，看到日本飞机从他头顶上方约 100 米高处飞走了。

今天，远洋通讯社(艾格纳先生)搬进了我的学校楼

里。远洋通讯社的中国职员们不想再在他们原来的办事处继续工作了，因为它已被落在附近的炸弹损坏(窗玻璃、门和室内的天花板都被气浪损坏了)。

上午 7 时，普罗布斯特博士和安装工里贝两位先生刚从上海到达这里。他们的任务是检查被炸的下关电厂，并和电厂的有关领导商谈恢复发电事宜。

9 月 29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3:22　字数：118

今天是雨天，不用担心有飞机空袭。我和普罗布斯特博士拜访了大使陶德曼博士、大使馆参赞菲舍尔、下关电厂、中校阿德霍尔特前文为中尉，原文如此。和纳可可公司的 C　　恽。

晚上，阿德霍尔特带来消息说，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因心脏病去世。

9 月 30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3:35　字数：139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来的两位先生遇上这种天气真走运，他们不用担心有空袭。访问永利铔厂的安排取消了，因为我们在下关等待何博士来，结果空等了一场。我们的汽车在铁道部的前面出了故障。我们去军政部拜访了联络处

的黄将军。后来去访问了哈普罗公司(阿斯特尔)。

10月1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3:53　字数：153

今天阳光灿烂。7时45分，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汽车去芜湖，再从那里乘飞机去汉口。他打算从汉口去桂林接他的家眷，他们正在那里避暑。他现在想陪他们经南京返回上海，然后从上海回德国。

从9时30分到10时30分有空袭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是不是日本老爷们记住了日内瓦的抗议??但愿如此!!

10月2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4:09　字数：385

天空略有云。8时响起了警报，但不久就取消了。一定是信号装置什么地方有毛病。周工程师9时乘轮船去汉口。

收到的来信有：

妻子从天津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24日；

奥托从埃尔兰根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9日；

维利从宾德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11日。

维利的信带来了他父亲于9月11日去世的消息。噩耗使我很悲痛。他的家人们会怎样呢?但愿他的母亲

有权申请养老金!这个噩耗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在这个遭受狂轰滥炸的地方也不必太担心，命运选中了谁，那就是谁，在这里或是在和平的德国都是如此。

收到了德国大使馆的下述通知：德国政府为大使馆包租的印度支那轮船航运公司(怡和洋行)的“库特沃”号轮船已于昨天驶抵南京，停泊在下关上游约两英里处。

该轮船供全体德国公民作应急的住宿处。

德国大使馆

1937 年 10 月 1 日于南京

10 月 3 日，收获感恩节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4:33　字数：1298

天气阴沉沉的，正在下小雨，可以预料不会有空袭。今天我们可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庆祝收获感恩节。

住在我那里的里贝先生回来时带来消息说，电厂的领导部门现在已决定对电厂进行修理。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犹豫不决，考虑是否撒手不管。人们反复考虑，上次轰炸时抢救出来的机器十分宝贵，难道还要让它们再经受一次空袭?他们都很清楚，只要电厂的烟囱又冒烟，就会再次发生这样的空袭。可是，不管发

生什么情况，通过加快修理，首先是我们又挽回了面子，也就是赢得了声望。里贝先生现在正忙着将 2 号和 3 号涡轮机再安装起来，它们在空袭时被炸弹的气浪震得挪了位。

有人说，最高层(特别是蒋夫人)对德国没有多大好感，因为我们和日本结盟反对苏联，并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说我们不愿和苏联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据传，蒋夫人说过，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吧!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是德国顾问!是谁训练了这里的部队(经过训练的部队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而未经训练的部队在北方一触即溃)?是德国顾问!在南京又是谁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德国顾问和德国的商人!!今天南京这个地方有多少德国人，并且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或者正如大使馆参赞菲舍尔说的“人像靶子了”?!

厄梅上尉在归国途中从上海寄来一封问候信，他在信中说得对:“经过了长途跋涉(坐汽车到上海)和先前发生的其他一切，我在这里又逐渐复活了!炸弹爆炸声离我很远很远，在南市原文为 Nantau(南桃)，当指南市。以下统译为南市。或许还有轰炸，我还听得见

它的声音。在经受了前 6 周的压力后，现在已不再有活靶子的感觉了，这真令人感到无比的解放!由此看来，留在南京的同胞们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牺牲，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对此是决不会作出正确评价的!”

刚才我花 80 元钱在商场买了 4 只箱子，想把我自己已写的 16 本日记装在里面。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将在两周后从汉口回到这里。我想请他把它们带到上海去。把它们放在那里一定会比这里要安全些。我会请德伦克哈恩先生替我保管好。

药品越来越紧缺。天生药房在上次轰炸中受到严重损坏(架子上的药瓶全都打碎了)，已经关了门。这是唯一还有 6 瓶胰岛素的一家药房。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在轰炸前不尽快把它们买下来呢?但是我想节省——废话——下次我们要聪明些了!我将设法从上海买 20 安瓿～30 安瓿回来，但愿能办到。兄弟药房几乎已经卖空了。南京不久就不再有开门营业的药房了。我刚才还在一家小药房里弄到 2 瓶乙醚和 2 瓶酒精，还花 1　　1 元买了一卷药棉，质量很差，平常只值 2 角 5 分钱。如果不再有绷带包扎材料，那些可怜的受伤者怎么办呢?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每天都有一辆辆满载着轻伤员的卡车到这里来，看上去他们

全都很可怜，扎着肮脏的绷带，身上还有一层干泥巴，仿佛他们是刚从战壕里来的。我高兴的是希尔施贝格大夫还在我们这里，他的家眷也还在这里(他们又回来了，或者说并没有完全离开)，如同大使馆人员那样只是到邻近地方去郊游的(这完全是受了美国大使的影响，他们很快撤到了安全地方，后来又回来了)。

10 月 4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4:52　字数：1964

天空云层密布——不必担心有空袭!

在“库特沃”号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很愉快。我为此给德文《远东新闻报》和《中德新闻》寄去了下述文章：在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发自船上的报道

亲爱的读者，亲爱的亲友们，在国内和国外的你们正怀着恐惧和担心关注着我们的命运，请你们从容而冷静地阅读这个标题：在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在南京吗?(有人一定会这么问)——是的。——是在空中被包围的南京吗?那里的生活不就是意味着长期蹲在防空洞(应读成“英雄地下室”)里吗??——住在那里的人，正如我们中的一人不久前说的那样只

是作为“人像靶子”到处奔跑，他说的不是一点没有道理——是的!就在南京!你们听吧，你们惊讶吧，以便你们大家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能够落地。

我们的贴心报纸德文《远东新闻报》于今年 9 月 21 日发表了一份电讯稿:“……德国大使馆作好了准备，保证留在南京的 80 名德国公民的安全……”连那些老东亚人都摇摇他们智慧的脑袋，有个天生悲观的汉堡人对这份电报作了这样的旁注:“老弟，老弟，你别这样，你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错误都不会犯。”一切怀疑论者都应该去治病。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加上精力和干劲，有些困难就会被克服。我们的大使陶德曼博士先生做的这件事就是如此,是他包租了英国“库特沃”号轮船(不是图克沃?拉贝在这里玩了文字游戏，意为“哪儿在开战”。)，一旦有危险，它就可以载着德国人向上游驶去。今天我们正是在这艘轮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的。

今天遇上极好的非航空天候(这里应对不明情况者加以说明:“非航空天候”的含义是雨天或阴霾的、昏暗的天气，这时就不会有空袭；相反，“航空天候”就是有阳光的晴天，这样就会有日本人来访)。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14 时，我们登上了已经停在下关的渡

船，它用 20 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善良的老“库特沃”那里。经常载着我们在长江上颠簸的这位亲爱的“老姑娘”(建造于 1895 年)，这时正躺在那里，一点没有冒烟，悠然地享受着星期日的安静，表面上看无动于衷，实际上在密切注意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报道，只有船上的　字旗表明了它特有的作用。我们在熟悉的舱间里作短暂参观，连最爱挑剔的老东亚人也无法对轮船的整齐清洁挑出一点毛病。具有查理大帝风格的船上大厅，依然保持了它原有的舒适感，餐厅的桌上已经摆好咖啡，它使所有顾虑膳食不佳的人哑口无言，更不用说那个从中山路被赶走的基士林克—巴达糕饼店老板(党员谢尔)了，从水面上就可以看见他正悠闲地依傍在烟囱处(要不就是船舷栏杆?)。

船上已经安置了几个常住客人：女士有鲍曼夫人、齐默尔曼夫人及女儿，还有克勒格尔小姐。她们代表东道主亲切热情地招待着客人们，并获得了成功。

我们第一批客人分散在各个甲板上聊天。14 时 15 分，出现一艘带有　字旗的流线型摩托艇，腹部有“拉尔克”船名。难道是用英国旗舰的司令艇送德国大使上船来?错了!原来它只是一艘装饰成节日气氛的许尔特尔—霍特有限公司的电报艇，是船主委托几个

胆大的朋友这么干的。让我们揭开它的面纱吧：它(拉尔克)的确只是每小时航行一海里多，因此与“长江客车”的外号是不相称的。15 时，大使先生带着其他成员来了。人们高高兴兴地欢迎大使先生，并陪同他再次参观了全船，客人们被邀请和英国船长及其军官们一同共进下午 5 点钟茶点。人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大家聚在餐厅里吃点心，花了一个多小时。前甲板布置了　字旗和装饰花束(我们本来准备送给女士们的)的临时讲台，眨眼间变成了节日的会场。我们在庄严的气氛中走了出来，一小群忠诚的人围聚在他们的头目国社党党员平克内勒的周围。他代表缺席的地区小组长致欢迎词，并感谢德国大使的努力和关心，使我们能在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庆祝收获感恩节。

陶德曼博士先生用令人感动的话语讲到了为什么要举行庆祝会的缘由，并感谢仁慈的命运，它一直都在保佑着身处异国的我们免除一切危险，也保佑我们日夜挂念着的家乡有一个大好收成。他特别感谢我们祖国的政府，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 ;希特勒，他没有忘记生活在危险关头的我们，他使我们在这艘船上有一个避难所。在这艘船上，我们可以安全而平静地迎接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令人难忘的庆祝会结

束时，大家三呼元首和德国万岁，唱了《国旗之歌》。此情此景我们这些与会者可能谁都不会忘记。

庆祝会的仪式结束后，接下来就是非仪式部分，也即愉快的聚会，喝莱茵葡萄酒。我可以断言，聚会上没有谁公开抱怨过。等我们回家后才出现公开而严厉的批评。“一切都很好，很愉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人说，“但是你们不会唱歌，《国旗之歌》唱起来就像是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他说得对!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歌咏协会的时候了。做这件事，时间倒是不缺!

约翰尼

10 月 5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5:26　字数：483

航空天候。8 时 30 分响起了警报，以后是一片安静。我们等待着第二次信号。

德伦克哈恩先生在上海为我搞到了一副 18 倍的望远镜。我早就希望有一副望远镜了。我用它一定会看清我们现在看不清的情况。没有望远镜什么也弄不明白，我经常无法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

10 时 30 分，警报被取消了。我们没有见到日本人，据说他们飞往芜湖去了。那是被欧洲人看作安全

的地方。

白天很平静。我收回了中央广播电台的 1　 1 万元，它又充实了上海那里的钱箱!

下午 5 时 30 分有警报。我们看见 3 架中国飞机在南京高空飞行。虽然无法看清楚它们的标志，但它们肯定是中国飞机，因为高炮中队没有朝它们开炮。远处来了 6 架日本飞机，它们在城南投炸弹，看来是向自来水厂飞去的。它们受到了中国飞机的跟踪和进攻，中国飞机用机枪扫射，一架飞机垂直地栽了下去，但是没有燃烧。后来就再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听到了空中的许多嗡嗡声。这时天黑了下来，嗡嗡声很长时间没有停止。

下午 6 时 45 分，警报取消了。解除了警报，我们终于又安静了。

报纸报道说：对南京的空袭一无所获——击落一架空袭的飞机。

10 月 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6:35　字数：1040

多么卑鄙无耻!午夜 12 时响起了警报。里贝太疲劳了，根本就没有起床。我在黑暗中穿好衣服，走到楼下去，因为有太多的人(大约 30 人)躲在我的防空洞

里，必须有人去照管，不使有更多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安排好一切后，便和衣倒在蚊帐里，在床上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时终于解除了警报。

10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好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有高射炮在射击。一架日机被击中，燃烧着掉在城南，或者也许还要更远一些(在城墙外面)，我的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其余日机掉转头去，还扔下了好几枚炸弹。12时30分危险过去了。

14时45分，警报又接连而至。天空阴沉沉的，很难辨清飞机。所有高炮中队都开了火。16时，敌人消失了。就今天而言，轰炸已经够多的了。我想要安静。普罗布斯特博士从桂林打来了电话，他将于星期五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他带了很多行李，想要两辆汽车。我决定宁愿和韩(湘琳)先生用3辆车亲自去接他，使之能一路平安。他还说，想在当晚就去上海。普罗布斯特博士的最后一些话几乎听不清楚，因为我们这里又响起了警报。当时正好17时，天空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时30分警报解除。

18时～19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在我处喝茶。我

们一同坐了一小时，讨论了一般局势。我俩都有点悲观情绪。华北已丢掉了，对此已无法挽回。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视为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还会坚持多久呢?

20 时，再次响起了警报!今天似乎没完没了了。四周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来。我把我们的许多中国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找齐了，总觉得院子里黑暗处还有什么在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洞洞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我俩立刻就睡着了，我们确实太疲劳了。21 时 30 分响起“警报解除”的信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可惜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好了一些。

我还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为什么我们要到芜湖去接他呢?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我对 3 辆汽车开到芜湖并不感到很兴奋。要是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没有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往往会有许多琐碎的事使人不得安宁。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

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10 月 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6:47　字数：17

安宁的下雨天，终于有一天安静!

10 月 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6:59　字数：528

阴霾的天气，雨水就挂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我和韩(湘琳)先生、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以及我自己的司机总共开了 3 辆汽车一同到达了芜湖，却是空跑一趟。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的轮船直达下关。他到达时，我们正好经过 7 个小时的行程后回到南京，累得筋疲力尽。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还在途中甩掉我们，因为我跟不上他的速度。后来一辆军用卡车和他开的车发生碰撞，把普罗布斯特博士精美的普利茅斯轿车损坏得很厉害，幸好还没有坏到不能再使用的程度。他还当着我的面撒谎，说是我叫他一个人在前面开的，这令我大为生气。普罗布斯特夫人的肚子不好，脸色很难看，坐车到上海去对她很不轻松。行李重新包装，整齐地放进了汽车里。下午，我们还查看了中山路上被投下的炸弹炸成废墟的地方。普罗布斯特博士拍了照，没有被发觉(目前是禁止拍照的)。晚上，他们全家

出发了。两个大人和司机、两个孩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许多行李，整整一车子。但愿他们一路平安，顺利抵达。天空整天都是阴沉沉的，不必担心有空袭，但必须在午夜以前出发，使他们不会拖到中国人的国庆节 10 月 10 日这一天才到达。据说日本人要在这天大举进攻。

为了感谢我写的那篇关于在南京过收获感恩节的文章，德文《远东新闻报》任命我为“名誉职工”。真了不起，对吗?

10 月 9 日、10 月 10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7:12　字数：307

下雨天，大家的情绪都很好。为了调剂一下，星期日下午(10 月 10 日)我又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喝咖啡。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大使馆的罗森博士现在也成了船上的常住客人，这个人的言谈举止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坦率地承认说，他对轰炸很害怕，有过教训。他如此坦率，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我也不喜欢轰炸。但现在就撤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这样做我还下不了决心。假如日本战舰突破扬子江封锁，直达下关，用舰上的火炮轰击南京，那么，也许才该考虑到“库特沃”号轮船上来休养一段时间。因为到

那时，我认为，谁都会哭的，或者说，南京没有一所房子是安全的了。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愿不会到这个地步，尽管今天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10 月 1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7:25　字数：228

依然还是十分美好的下雨天!

但愿防空洞不会被水泡软!真忙呀!访问了政府各部门，也有令人生气的事，但都过去了。德文《远东新闻报》的胡尔德曼先生收到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他会把它刊登出来。

现在报纸上刊出了关于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去世的讣告。记得我旅行路过青岛探望她时，她还要我向她丈夫问候，并请我叫她丈夫不要为她的健康担心。可惜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她去世的不幸消息还是很迟才传到她丈夫施特雷齐乌斯将军那里，使他在她的葬礼几天以后才到达青岛。

10 月 12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7:46　字数：628

阳光灿烂，今天肯定会有猛烈的轰炸。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

尽管天气很好，奇怪的是一直都很安静。我和韩先生坐车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收到 6000 元钱，我想到银行兑换成美元。在去中央银行的途中响起了警报，我们掉转车头，安全地回到了家。警报状态从 11 时持续到 11 时 30 分，看来是一场虚惊。我们又开车出去，顺利地得到了美元支票。我们在中央党部时，那里的地下室里正在放映一部在上海拍摄的中国战争片。我和韩先生被允许不受干扰地看完这部电影，但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欧洲人在中国士兵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13 时 30 分，又响起了警报。14 时，第二次警报。城南、城北和城东都落下了炸弹，我们看到了城南的一场空战。双方对抗了几分钟，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下去，随即升起一阵褐色的烟云。我们希望是中国人战胜了。第二架飞机奇怪地摇摆着向下落去。它也被击中了吗?没有望远镜，我无法确定。上海那边曾答应给我一副望远镜，现在到了该给我的时候了。15 时 20 分响起信号：警报解除。危险过去了。

普罗布斯特博士先生带着他的家人高高兴兴地安全到达上海。

今天(10 月 12 日)西门子电气总公司此处指西门

子舒克尔特工厂，系西门子三大公司之一。在德国庆祝开业 90 周年!难道是上海那些人忘记了还是故意不予理睬?不管怎样，这里没有收到应该庆祝的命令!真遗憾!

16 时～16 时 30 分，一次虚传的警报。

各家报纸报道说，总共击落了 5 架日机，2 架在城里，3 架在城外。

10 月 13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8:18　字数：683

天晴，少云。是个很不安静的一天，但一切都发生在远处。8 时有警报，8 时 15 分又解除了。是中国飞机在从上海飞往天津去轰炸塘沽的途中，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从 9 时 30 分至 10 时，从 13 时至 14 时 30 分，从 16 时 40 分至 17 时 55 分，一再响起警报，各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信号。我们看到城南和城北有大批飞机，但没有听到高射炮的射击声。一部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个小时，可能都是正在值勤的中国飞机准备击退日本入侵者。

每次响起警报时，一大批穷苦的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奔跑着经过我的房子到五台山去，那里的山丘下挖有一些较大的防空洞。这是一种灾难。我真不

愿意看到这种痛苦的景象，何况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很小的孩子。今天他们叫嚷着从这里过去了 4 次。

我自己的防空洞里又来了更多的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说德语的黑尔德 ;森和冯先生也从他们以前大行宫的分行(因为大部分职员在上次轰炸后都逃走了)迁到了中山路(在我的房子附近)。现在只要一响起警报声，他们就逃到我这里来。还有经常给我送信的两名邮差也成了我的常客。不久我就会不再知道应该把他们大家安置到哪里去。我自己在最近一些日子里已不再到防空洞里去了。

里贝先生有病回家来，肚子不好，但愿不是霍乱。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各家报纸报道了中国飞机空袭塘沽日本人仓库的消息，还报道了阿道夫 ;希特勒要从中国召回德国顾问一事，柏林方面对此毫无所知。文章并且指出，德国军官都是私人身份，可以自己决定去留。路透社从罗马报道说，意大利官方否认了将从中国撤回空军顾问的报道。

10 月 14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8:32　字数：774

早晨 7 时，阳光灿烂，因而是极好的航空天候!

谢天谢地，里贝先生的身体又好了。他只是消化不良，今天又快活地上班去了，就是说，到下关电厂去了(这大概是南京最危险的地方)。

9 时 35 分，响起了第一次警报，10 分钟后随即响起了第二次警报。天空几乎看不见一丝云。太阳火辣辣地如同夏日般照射下来。我们看到城市上空很高处有一批日本飞机，飞得很高，高得常常看不到它们。四面八方的防空高射炮都开了火。但我们感觉到射击的命中率远不如先前了。对呀，我们都不是专家，可是我们都会批评，总觉得他们不是射击得太高就是太低了。不管怎么说，没有击中。(连一个商人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是批评，而是走到“英雄地下室”去，走到妇女们和孩子们那里去，那就明智得多了。因为天空中出现许多榴霰弹云，各种碎片四下飞落，行人不得不严加小心。10 时 45 分，危险过去了，一直平静到中午。

午餐后，我想小睡一刻钟，却被街上很大的喧闹声吵醒。我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击落的日本轰炸机停在我的门前。汽车似乎发生了小故障，但很快就被排除了。这时，每个过路的中国人都想从被击落的飞机上剥下一小块残骸作为战利品。

16 时 40 分又响起了警报!天空起了云。出现了几架日本飞机，它们受到了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但没有被击中。它们随即就向西面溜走了。北面浦口方向也在射击，东面中央广播电台附近也是如此。17 时 30 分，警报解除了。只要不是在我们附近进行空战和乱扔炸弹，我们就会很高兴。

今天夜里，将近午夜 12 时，我收到妻子 10 月 13 日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是答复我 10 月 12 日关于我身体很好的电报消息。妻子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拍电报给我。与天津的信件往返变得越来越慢了。妻子已 20 天没有收到我的信，虽说至今我已发了 3 封。

所有报纸全是报道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

10 月 15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8:50　字数：385

下雨天。上午很安静。14 时响起警报，一直持续到 16 时，不断听到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但从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那里(鼓楼前面)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清早，我去了纳可可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

我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对面)。人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会得到特别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距离它并不远，水厂肯定迟早又会受到袭击。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个防空洞。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空洞，就是说，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面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十足的矿工式建筑，甚至在门口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但我还可以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保护洞门不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干的话，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头顶上有了 10 米厚的泥土，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10 月 1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49:04　字数：531

晴空万里。令人奇怪的是好长时间很安静，因而我得以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 时 30 分，响起了警报。我看到高空有 3 架日本飞机，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像下雨，无法看见飞机。15 时 30 分解除了警报,16 时 30 分警报再起。天气好极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也没有飞机。日落时，从北面飞

来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 时 30 分警报解除。

刚才，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受到了日本人多少次空袭。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只受到 12 次轰炸，由此整整损失了 14 个工作小时，大约相当于 2 个工作日。

我刚才从德国大使馆那里收到了妻子 10 月 2 日从天津的来信。她很想到这里来。我该怎样答复她呢?据说陶德曼夫人在劳滕施拉格尔博士的陪同下来南京，现正在途中，对此我感到惊讶。夫人们当然可住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但我认为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一旦响起警报，轮船就要起锚溯江而行驶向安全的地方，轮船上的夫人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亲人留在城里，就会焦躁不安，最终还得忍受一切痛苦，为此必须要有健康的心脏。夫人们要是像我妻子那样长期住在城外，她们就会承受不了。为什么要来经受这种危险呢?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妻子都在安全的地方而感到很高兴!

10 月 1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0:19　字数：6110

星期日，多么美好的天气，天空万里无云，也没有空袭!里贝先生还没有看过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

去。哦，会有这等事!中山陵的牌坊和墓道上的建筑物和墓室都搭起了竹脚手架，外面还都包上了油布。这是不是为了防止炸弹碎片?谭延闿墓那里也是如此，拱门、大理石柱、石狮和长寿龟全都用松树枝遮盖了起来。就连古老的明孝陵也不再让人进去。整个陵园地区停满了军用卡车(都是空车)，随时准备待命出发，因为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打着瞌睡。就是说，最高统帅就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

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今称美龄宫。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我们不再伤脑筋去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太好了!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施罗德博士先生今天从汉口回来了。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使用过毒气。这肯定仅是一个借口，他们想以此先发制人，并逃避人们的谴责。据这里一份报纸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的一期德文上海

报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道说，日本人竭力要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他们迄今也找不出证据!

我们大家怀着极大的担心等待着毒气袭击的时刻，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有防毒面具。虽然已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保护自己，以免受毒气伤害等简单方法，但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况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顶用，因为它一点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至今我只在中央党部遇到几个士兵、警察和官员，他们带着长形的金属套筒，据说是防毒面具。私人即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日本人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广西有 700 名平民被炸死或炸伤。

10 月 17 日

7 时，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为了商务事宜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今天他亲自经历了对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 50 米高度，想从近处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

上的　字旗角拉起来，并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使飞行员能够确信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必须要有一点勇气才行。假如日本人判断错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许阁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雨点般的子弹扫射。阿曼先生留下来直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他很会讲。再说，他还从里贝夫人那里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要给普罗布斯特博士带一只柜式大行李箱到上海去。对这个箱子他很有意见。他说箱子太大了，汽车门放不进去。再说，即使是新的，在上海也只值 40 元。我不得不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说一些甜言蜜语。

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在 1937 年 10 月 6 日的来信中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给他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从他的引言中清楚地看出他是多么为难。他，可怜的人，删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开头部分。也许他是对的。这个胡尔德曼先生，他的确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作为编辑的他不能去触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偏偏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而只留下后面部分呢?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开头部分：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 10 月 6 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 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

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 9 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　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　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 50 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　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

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1)签订合同时预付5%。

(2)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接下去就是已经刊登出来的内容:一声长“呜”，三声短“呜”

南京来鸿

我们曾请求一位我们在南京的读者，给我们写一下在南京发生空袭时的情况，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态度如何，德国人在偶然陷入困境后做什么和究竟做了什么。我们随即收到一封长信，现发表如下: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他一窍不通)，付给他 500 元～3000 元，建筑师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 10 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 1　5 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 1　5 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

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

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榫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间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

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的，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的，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 万～120 万居民中至少已有 80 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 50 米～100 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 6 所～12 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

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就已填补了那些坑洞，修复好了路面。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 12 名妇女和 60 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警报突然会响起。以前我们用作报时信号的电器汽笛响起了拉长的“呜——”声，这是第一次信号：警告信号。就是说敌机已经起飞，正在飞往南京途中的某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赶快奔跑回家，或者奔向附近的防空洞。住得比较远的人就坐人力车赶到安全的地方去。有幸坐在汽车里的人突然发觉，他们的老式小汽车在和平时期时速还跑不到 10 里，现在却一下子达到十六七里的速度。当我喜形于色地祝贺我的司机取得这个出色的成绩时，他露出一种调皮而尴尬的

脸色。看来是我击中了他的唯一致命弱点。

回到家以后，我就派人在大门两边守着，以检查拥进来的人们。邮局和电报局的公务员受到每个人的欢迎，随时都得安置他们。除此之外，凡是与我的家庭没有关系的人，都拒绝入内:“真对不起，没有地方。请您别见怪，我们没有多余的位子了。”

抱着婴儿的妇女们受到优先照顾，允许她们坐在防空洞的中间，然后才轮到带着较大孩子的妇女，最后是男人。这是我始终顽固坚持的顺序，它使男人们感到无比惊奇。

几个大胆的男人——管家、司机(他穿着西式服装，必须有相应的举止)等，还有本人只能暂时留在外面。

第二次信号!一再重复的一长三短的“呜”声，表示敌人正在南京上空。现在全城空荡荡的，一片死寂，无丝毫动静。街道上不时有步行或开着车的哨兵在巡逻，也有城市民众应急队队员。

我们数着敌机的架数，同时为正在追赶它们的中国歼击机感到高兴。在高射炮(防空火炮)开始射击时，肯定有纷纷落下的炮弹碎片，我们便慢慢走近防空洞的入口。轰炸机向下俯冲时，发出巨大的呼啸声，紧

接着是 100 公斤～500 公斤炸弹猛烈的爆炸声。当炸弹接连不断地落在不远处时，大家都张大着嘴，一声不吭地坐在防空洞里。我们给孩子们和妇女们在耳朵里塞了棉花团。只要稍一平静，就有“英雄”一个接一个地从地下室里走到外面去，想看看周围的情况。每当有一架敌人的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后燃烧着摇摇摆摆地栽下来时，中国人就高兴得热烈鼓掌。只有这个滑稽的、让人难以捉摸的“主人”的表现又一次令人不可思议，他一声不吭地抓抓帽子，喃喃地说:“别吵，死了 3 个人!”鞋匠嘀咕道:“怎么啦，他们可是想要你的命呀!”

在云层后面，撤退的日机和追击的中国飞机还隆隆地响了好长时间。然后响起了缓和的“呜——”声，警报解除了，危险过去了!大家平静地却是大声地谈论着重去干活。

这段时间确实很有意思!没有谁埋怨无聊。现在已是晚上 10 时了，警方的戒严时间开始了，街上一切交通都已停止!

德国学校已不再存在(它已关闭)，解聘了教学人员，退掉了校舍。孩子们均已乘飞机离去，去了安全的地方。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

再办起来的!

老鸹“老鸹”是已故领事海因里希 ;科德斯给我起的一个中国外号，意思是“老拉贝”，并无其他含义。

10 月 1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0:33　字数：410

仍然是阳光灿烂的天气，天空没有一丝云。8 时 45 分，刚用完早餐，响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9 时 45 分又取消了警报。“假的。”中国人说。它相当于“骗子”、“伪装”或诸如此类的含义，照意思翻译是“虚惊”或“虚传的警报”。

中午以前很平静，我和韩(湘琳)去中国银行和铁道部作了商务拜访。午餐后，14 时 30 分，又响起了警报。这次我们听到了飞机飞来的声音，但它们仍在比较远的地方，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它们在南面某个地方(似乎是在城墙外面)扔了许多炸弹，没有向下俯冲。16 时解除了警报。又损失了一个半小时。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很健康。这时我们想要安静。

里贝先生整个时间都站在电厂里他的涡轮机旁。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他今天刚把修理好的机器重新开动了起来，所以不想让电厂立刻再停下来。“假如日

机真的成群密集飞来,”他说,“当然我也会躲起来的。”是的，亲爱的，但愿你还有时间去躲起来!

10 月 19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1:04　字数：1170

哼，今天日本人对我们可真照顾!

午夜 2 时，响起了警报，我正在穿第二只靴子时炸弹已经落了下来，震得整个房子都抖动起来。只有里贝没有动弹，仍然安静地在睡觉，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家伙什么都不当回事!正当我朝他叫喊“喂，里贝，第二次警报”的时候，响起了几枚炸弹的猛烈爆炸声。我的朋友里贝却平静地回答说:“是是是，我听到了!”今天夜里，我们又看见了我们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制造的探照灯在照射。我走进防空洞里，不得不再维持一下秩序，因为有个远洋公司的报务员，他身材肥胖、大腹便便，总是会挤占妇女们和孩子们中间的好位子。我略微调整了一下位子，因为太激动，掉进了地下水的洞里，把我臀部也弄湿了。今天凌晨，防空洞入口处出现一张用德文、中文和英文写成的醒目的大海报：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

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 ;拉贝

1937 年 10 月 19 日于南京胖子报务员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凌晨 4 时，危险终于过去了。我们大家对此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刚上床又响起了警报，时为凌晨 4 时 30 分。这次得保持冷静。我疲乏地又穿起衣服。当我终于穿着完毕，站在那里时，警报又解除了，时为 4 时 50 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人们把巡逻返航的中国歼击机误认为是敌机了。警报取消很长时间以后，我正躺到床上时，高射炮中队突然又射击起来。想必那些人是完全搞糊涂了，但愿他们没有击中自己的同胞。后来我想把失去的睡眠再补回来，但在凌晨时刻很难睡得着。那么，我就洗澡去吧!

月光皎洁的夜晚又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在 8 时 55 分，来了第一次警报。如果再这样下去，今天我们大概做不成多少事了。里贝把不让他工作的日本人大骂了一通。9 时 55 分取消了警报。我们没有见到敌机：又是一次虚传的警报，或者说，日本人从

南京边上飞过去了。

中午 12 时 15 分响起了今天的第四次警报。警报拉响后，我们已不再那么匆忙了，到第二次信号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这次几分钟后就狠狠地干起来了，猛烈的轰炸声就在很近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快步朝防空洞奔去。天空阳光灿烂，几乎无法认出敌人的飞机。防空中队开炮了，但是没有击中。由于很有可能会被纷纷落下的碎片击中，我便命令大家都进防空洞去。我们等了约 10 分钟，城北和城南都有可怕的炸弹落地声，南面升起一个很大的烟柱，在天边慢慢地散开，没有火光，只有爆炸产生的烟尘。13 时 10 分，危险过去了。里贝先生吃饭来迟了，他说，今天他也不得不进了防空洞。日本人在电厂总机房不远处投下了一批炸弹，但电厂未受损害。里贝又一次交了好运!

10 月 20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2:08　字数：1575

上午 8 时，出了太阳，天边有一些云。日本人今天一定会来访。

昨天浦口的轰炸一定很严重。我听说，津浦铁路局的办公大楼和附近的煤场被炸了。据说炸死了 9 人，

伤 10 人。现在日机已不再向下俯冲，而是直接从高空扔下一连串炸弹。因为它们向下俯冲受到了很大损失，有许多飞机是在重新抬升时被击落的。

里贝先生在修复电厂中做了很好的工作。2 号涡轮机已全速运转(5000 千瓦)，此刻正在修复 3 号涡轮机。中国人是否也承认这样的成绩呢?但愿如此!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事实：此刻只有我们那台老的博尔齐希锅炉在运转，它是我们 6 年前供的货。从那时以来它一直都在运转，根本就没有再让有名的美国锅炉生火。德国的产品质量再次证明是过硬的，但仍有人在挑我们的毛病。

12 时 30 分，响起警报!飞机出现在北面和南面的高空，在南面投下了许多炸弹，可能又是落在飞机场上。南面的方向出现了巨大的尘雾，这是炸弹的成果。有 3 架大型轰炸机从我们的上方飞过，高炮中队的射击又是劳而无功。为了提防炮弹碎片，我们(里贝和我)回到防空洞，待了几分钟，那里早已挤满了中国人。当我们又从防空洞走出来时，轰炸机正在北面(浦口方向)轰炸。我们也听到了那里有许多炸弹落地的声音，间或还有机枪的扫射声。想必也发生了空战。13 时 30 分，一切又都过去了。

日本人还是很配合的：让我们安静地吃了午饭，我甚至还能小睡 20 分钟的午觉。

14 时 30 分又响起了警报。我照样平静地工作，等待着第二次警报。15 时 40 分，发出了拉长的“呜——”声，警报解除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

桂林来了消息，著名的弹道学家、枢密顾问克兰茨博士教授在那里去世了。愿死者安息!他是一位可亲的老先生，今年 82 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正值初夏，他想要到青岛去，但后来大概还是选择去了桂林。他顺便提到，这大概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次暑期旅行。我想要劝阻他时，他却亲切地挥手拒绝了。想必他对此更清楚，而且被验证了。

德国大使馆的霍特先生躺在鼓楼医院里。一次在长江上作舢板射击比赛时，他后面的人一颗铅弹打中了他的小腿肚。他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作了急救包扎。(在战争中人们什么事都会碰上!)偏偏是打中了小腿肚!要是再高一些也许会更消受些。不过，我还是不批评为好。我自己在非洲时不也是这么做的，只是那时没有打仗。我要去请教一下，我是否应该为他受伤的小腿肚授予他一枚“抗射击嘉德勋章”1350 年爱德华三世颁发的系在膝下方的英国最高级勋章。。我相信，

我应该这么做!

有家报纸报道说，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就日本人轰炸在上海的德国领地提出了抗议。中方和日本都否认了这期间出现的有关和平的谣言。

《大陆报》(南京版)的一个编辑说，南京人已经习惯了日机的空袭。这说法显得有些夸张。他还说空袭警报信号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不过这个情况倒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次警报时，人们根本不走出办公室，最多是机械地整理好办公桌上的东西。第二次警报时,我才吩咐勤杂工把装有最重要药品(胰岛素)和包扎用的材料等东西的手提包拿到防空洞里去，再打开房子里的所有门，使之不被可能有的气浪摧毁。同时指示办公室勤杂工站到外面去观察天空，等敌人的轰炸机飞近了再通知我。当天空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时，当然就意味着得赶紧了。大家随即从房子里跳出来，朝四周看看，假如出现了危险，碎片满天飞，就赶快奔进防空洞里去。可是，一旦敌人的大型轰炸机飞到一定距离时，人们又会出来张望。这种行为并不总是明智和安全的。但蹲在防空洞里也并不是一种快乐，何况，有 30 个人一同蹲在里面。如果响起了警报解除信号，危险过去了，大家就又平静地去做各自的工

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有时还会热烈地讨论一下轰炸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不久就会平静下来。大家都在忙着工作，要想一些别的事情。

10 月 2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3:10　字数：1070

今天夜里 3 点钟收到一份电报，说沃尔特马德先生今天下午乘汽车抵达。但愿他运气好，我们希望他一路平安，那段路几天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猛烈扫射。

上午 8 时，天空万里无云，一个极好的航空天候。

9 时 15 分响起警报；9 时 55 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它们也许是在南京前面就改变了航向。最近，如果日机的飞行目标位于浦口的北面，它们就会绕过南京。

我在去下关电厂的途中，拜访了施罗德博士。他的夫人还在汉口，很想到这里来，但不许她来。施罗德博士考虑是否可以让她住到“库特沃”号船上去。我劝阻了他!施罗德博士不大相信克兰茨教授去世的消息。据他所知，克兰茨和夫人几个月前就已在回国途中。看来是他们对溯江而上的情况不甚清楚。施罗德博士还不知道施特雷齐乌斯的夫人已在不久前去

世。我在施罗德的住房里发现了里尔茨先生丢失的最后一只箱子，我要把它带回去，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一起。我正想到电厂去时，12 时 30 分响起了警报。我刚好还来得及坐汽车赶回家。大家在那里很是激动。躲到我防空洞里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讲德语的职员们说，他们从上海和南京之间各个支行得到的电话消息称，日本飞机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只有简单的用浸过六胺或醋的漂白薄纱布做的口罩。我检查全体躲在我这里的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我的手提箱里一直都放着这种口罩。女人们都只有一条手帕或小毛巾。我让人把我余下的最后一些口罩分给她们，这些口罩我原本是要剪开作绷带用的。正在关门的一瞬间，院子里又来了 3 个寻找防空洞的穷孩子。他们瞥见我时撒腿就跑，但我又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在防空洞中间的位子上。我的目的是使我的客人们以此为榜样，懂得在危急关头每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日机飞来了，但却是在蓝天里，非常高，几乎辨认不出来。四面八方的高炮中队开火了，天空中弥漫着薄薄的榴霰弹云。我命令所有的人躲进防空洞，我也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在南面(可能又是城外的飞机

场，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想要摧毁它)，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下去。再次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我听到敌机同时在北面及南面轰炸，一定是投下了大批炸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恶魔离开，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投了毒气弹。谢天谢地，我们的健康没有受到损害。下午2 时(一个半小时以后)，危险过去了。我派人用汽车去接里贝回来吃饭，这段时间他躲避在扬子江饭店。午饭烧焦了的厨师在骂娘。看来，每个人都有点自己的烦恼。

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在上海附近突破了中国防线，在苏州附近又有两辆载有外国人的汽车遭到了日机的袭击。

10 月 22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3:30　字数：333

早上 8 时，沃尔特马德来了。他是今天夜里 1 时到达南京的，但为了不打扰我，他住到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 18 个小时。他曾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 8 个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但是，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实际上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他们对开汽车并不太在行，不过是为了挣钱。车费是每人75 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令人讨厌，大

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　字旗，认为他作为犹太人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

虽然阳光灿烂，但上午是平静的。我和“电量计先生”“电量计”在德语中和沃尔特马德先生的名字谐音。去拜访了哈普罗公司，15 时 20 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大校场)投下了一批炸弹。尽管沃尔特马德先生给我从上海带来了极好的蔡司望远镜，但我们仍没有见到飞机。16 时 15 分警报解除。

10 月 23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3:48　字数：731

美丽的秋日天气，阳光灿烂。

8 时 45 分有警报，10 时 15 分警报解除。我们没有见到飞机。

11 时再次响起警报。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 时警报解除。我们正要去用午餐，12 时 20 分又响起了警报信号。这一次榴霰弹云密布天空。根据猛烈的高炮火力判断，一定是在无法看见的远处出现了日本飞机，我用望远镜发现了正在飞行的 3 架日本轰炸机在我们房子上方很高的地方，它们的上方还有一架日本飞机在交叉飞过去，看上去正燃烧着，后来钻进一阵烟雾中消失了。情况看来挺

危险，最好还是进“英雄地下室”。城南和城北遭到了持续的狂轰滥炸，估计投下了将近 30 枚炸弹。弥漫的尘雾冲天而起。13 时 15 分，一切过去了。我多次试图开车出去，到铁道部去，到中国银行去，但均被街上的军人和警察赶了回来。直到下午才平静下来。这是星期六下午，现在我可以去做被延误的工作了。傍晚时分，我正在写信，电灯熄了，我点亮蜡烛继续写。我和沃尔特马德先生、里贝和阿曼 3 位客人共同进餐。然后我们度过了一个平静而舒适的晚上，消灭了最后的 3 瓶啤酒，那是佣人在某个地方没收来的。现在只有味苦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苏打水也喝完了，算了!我们就喝茶吧，茶叶有的是。

明天是星期天，中国人说：日本人在星期天从不进攻，至今只有两次例外。哦，你不会搞错吧!!

晚上收到了从上海来的第二副望远镜——一副 18 倍望远镜，是德伦克哈恩先生给我弄到的。现在我配备了望远镜，真像一个参谋长。只要住在对面的蔬菜商有黄油卖，我用这副望远镜甚至能把他的最新的黄油价格看得清清楚楚!太不可思议了!奥托，这副望远镜将来一定要送给你，你可以在巴伐利亚山区派上用场，当然我多么希望将来能和你一块儿上山，但是有

这个可能吗?

10 月 24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4:19　字数：467

星期日，一碧如洗的天空。韩(湘琳)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真的搞错了，10 时 30 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和城北，炸弹和榴霰弹再一次雨点般地密集落下。事后据顾问们告诉我，我们经历了一种形式的周年纪念日：昨天在南京投下了第 700 枚炸弹。绝大多数炸弹落在城南的飞机场。11 时 55 分，危险过去了，余下的时间是平静的。我和沃尔特马德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发现，在中国老板开的所谓的德国肉店的橱窗里放有爱福牌啤酒，我们赶紧把库存的 9 瓶全买了下来。埃利卡 ;布瑟幸福的未婚夫克勒格尔来探望我们，我们一同喝了咖啡，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司机刘每当遇上警报时，为了赶快回家去，就会开“惊慌快车”。汽车减震弹簧终于在开“惊慌快车”时断掉了，汽车不得不再送去修理。我们还听说，永利铔厂在上次轰炸时受到了严重破坏，已不再需要用电厂的电了，因为该厂已不得不停产。看来他们也想使还没有恢复的电厂再次停工。

晚上，收音机里传来不幸消息，说日本人已攻下

了上海前线太仓城。假如这个消息确切(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和上海完全切断联系。

10 月 25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5:18　字数：1227

美丽的秋日天气，十分平静。

我相信，日本人知道今天我要庆祝 28 周年结婚纪念日，所以特别照顾。妻子发过上次的电报后可能已到北京去了(就是说，日本人把“北平”的名称重又改为了“北京”，现在就只差他们把现在的“南京”改称为“南平”即“南方和平”了——它与狂轰滥炸真是多么相称!)。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给在天津的老地址拍了电报，着实出了不少汗，因为用英文写东西不是那么轻松的。不信你试试看!在节前的快活气氛中，受伤的霍特先生获得了“抗射击嘉德勋章”，就是说，是一个系在白色袜带上并写有“霍尼霍特的昵称。也许是想错了”字样的勋章(取自我的勋章箱子)，图案为两枝交叉的火枪，包装是一只蓝绸面子和白绸衬里的雪茄烟匣子。效果相当不错!霍特几乎笑得伤口也痊愈了，并且完全没有预料，全世界都在说：这只能是拉贝做的好事!

妻子请韩(湘琳)先生给我送来了 4 大盆紫莞花(读

作：菊花)，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她的两首诗(一首是她自己写的，另一首只可能是出自察恩之手)，同时她还在里面附了一张奥托的照片，就是孩子在以前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后来被她从我这里偷走了，这件事她也许早已忘记了。多多多……谢了,妻子!!我真是高兴!!此外，我又收到了妻子的两封来信(10 月 15 日和 16 日的)，其中一封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转交的，一定是由目前在上海的陶德曼夫人带来的，大使到她那里去过。

中国人全都垂头丧气的。上海传来的坏消息看来已得到了证实。现在情况怎样了，我们还不知道。

乌拉，刚才又收到了奥托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落款日期是 9 月 26 日。快活而又无忧无虑的奥托正在参加摘梅子和拾苹果的劳动。我为奥托 ;拉贝不久就要成为一名士兵而高兴。祝我的孩子幸福!

下面是我收到的礼物。

察恩的诗：你的儿子

现在你成了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显示出你的才干吧!

愿你朝气蓬勃，迈入生活!

愿你大胆勇敢，万事成功!

你是我树干上长出的分枝，

如今已变成一棵独立的大树。

给它泥土吧，而不是沼泽和泥泞。

扩大空间让它根枝蔓生。

让清新的风，

摇曳和摆动枝枝叶叶；

让绿色枝叶的花环，

高高竖起向着太阳!

让鸟儿在树枝间歌唱，

世界多么美丽如春天!

天际会怒吼，会呼啸，

要迎着风暴，

挺直站立，绝不屈服。现在你是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是人材之林中的一根栋梁，

尽管有石头，有洼地，

你健康快活而自豪地耸立着!妻子的诗：纪念1937 年 10 月 25 日

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

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多拉

1937 年 10 月 9 日于天津

10 月 2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5:35　字数：617

航空天候!但上午仍很平静，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做我们的工作。14 时 30 分有警报，15 时 15 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但是据说在飞往南京的途中发生过激烈的空战和轰炸。16 时又响起了警报。我用 18 倍的新望远镜,第一次在我的头顶上方看到有 7 架轰炸机，我随即迅速地向后退了几步。我一放下望远镜，就几乎看不见飞机了。由于望远镜放大的倍数很高，我把敌机的距离搞错了。我必须先习惯这一点。日机在城南方向又投下了一批炸弹，16 时 15 分，危险过去了。

里贝先生完成了在电厂的工作，他可以到长沙去了，上海却发来了电报:“等待信示。不要急于结束工作!”我在西门子洋行工作了 27 年，还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电报，我真想也成为一名涡轮机装配师。为此我在下午买了一只中国钢盔，一方面为了留作纪念，另一方面是防止上海总部电讯部来电话揍我的脑袋，

因为我收取炮兵学校过去的外欠债务进度太慢。各家报纸报道说，太仓仍然在中国人的手里。但从这里人们的脸上看得出情况有些不真实，肯定已经被攻占了。无论如何，我们德国人在扬子江上还有“库特沃”号轮船作为最后一个避难处，这确实令人宽慰。我看到过这里的政府已经溜过一次指 1932 年初国民政府仓促撤往洛阳。。这种事还会再次重复。以后城里是否还能保持秩序是个大问题。

有家报纸说：在从 1937 年 8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对南京的 65 次空袭中，已有 200 人丧生、300 人受伤。此外，日本人承认，他们在上海至今已被打死 1 万人。

10 月 2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6:16　字数：575

日本人攻占太仓的消息现在已得到中国人的证实，后者现在已撤到了他们所谓的“兴登堡防线”即沪嘉国防工事。。上海的邮件、电报之类还收得到。据说，甚至还可以坐火车到达上海西站。上海是一片混乱!战斗想必十分激烈。在国际租界的边界处的战斗中，欧洲人也受到了日机的扫射。有两名德国人受伤，一名英国士兵被打死。接着，英国士兵得到了守卫这

一段国际租界的命令，射击任何一架飞越国际租界边界的日本飞机。今天，南京这里十分平静，尽管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完全没有空袭或警报。我不断听到关于日本人在使用毒气弹的传说。据说已有 200 箱带红十字标记的日本弹药运到了上海。施爸爸指后文的施佩林先生。家庭生活的下述经历，说明目前上海局势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在此，要感谢我，我把它重复一遍。如有不妥，我保留意见，不承担责任。在施先生住房的附近落下了几枚很大的炸弹，把许多房屋炸得稀巴烂，甚至后来还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施爸爸随即打电话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认为那里要安全些。当一家人终于到他那里时，他正等得相当不耐烦。他开口就对他们说:“你们在哪个地方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没有能很快找到妈妈。”小女儿回答说。“哦，哦，她躲到哪里去了呢?她不可能在家里走失的。”最小的孩子(用格蕾特尔 ；加尔博的语气)接口说:“她躲在衣橱里!爸爸，你能猜得到吗??”

10 月 2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6:27　字数：156

天空有些云，尽管如此，9 时 10 分还是有警报。

但只是一场虚惊，9 时 40 分就取消了。除此以外，这一天很平静，是工作忙碌的一天。晚上出了一点小事，据说调皮的厨师蔡为晚餐准备了奶酪，但吃饭时却没奶酪。我发了火，骂了他，并说要在下月 1 日就解雇他。他斗不过我，转身就走开了。走就走吧，就我而言，我不会让步，我要我的奶酪!

10 月 29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6:48　字数：1315

下雨天，估计日机不会来。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厨师和奶酪都成了完全次要的事情。上海防线的战斗对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产生了影响，在这场战斗中，除去双方都有巨大损失以外，其他一切肯定也都超过了至今有过的程度。这样，日本人在上海实际上也许已经或接近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们不相信他们会向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发起冲锋，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究竟还有什么打算。中国人不是没有进行过英勇的防守，我们现在看到的已足以证明，他们维护了中国军队的声誉。我们在这里作过许多估计和讨论，日本人是否能够突破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区，并攻占扬子江的防御工事。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南京就会面对日本的舰队，那将会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局，不过

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也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沃尔特马德昨天继续旅行到汉口去了。里贝还在这里，他在结束了电厂的 2 号涡轮机和 3 号涡轮机的修理工作以后，就打算要离开，何况电厂最近已将涡轮机停机，因为永利铔厂这个用电大户仍然没有投产。现在却突然来了指示(可能是蒋介石统帅的)，要求全部机器应该立刻开机。中国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已将带有黄十字标记的 350 箱毒气弹药运到了上海。(他们是否想用来对扬子江的防御工事施放毒气?)皮尔纳少校带来一个坏消息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岌岌可危，由于上海爆发战争使它损失惨重。据说提供这个银行资金的一些较大的康采恩已被日本人摧毁。我至今还未能证实这个消息。施彭勒告诉我，他听到皮尔纳的消息后，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出了他的存款，铁道部不想以英镑签发期票。我感到真滑稽!难道欧洲的形势尖锐了?今天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阴云密布”，也不适合安抚情绪。偏偏又来了这桩倒霉事!

据说蒋介石夫人乘车去上海途中，汽车驶进了一条沟里，她从汽车里被抛了出来，折断了几根肋骨。据说在太白岩即采石矶。附近(在去芜湖的路上)一艘装有 300 万元弹药的中国炮舰，被日本轰炸机炸得粉身

碎骨。皮尔纳声称见到了这一情况，并说也知道这是间谍活动造成的?!劳滕施拉格尔从北戴河经过上海回到了这里，给我带来了妻子在天津为我购买的胰岛素。这东西我现在有了3个月的储备。

我收到了西门子电气总公司寄来的100份1938年的德国记事日历，作为送给客户的圣诞礼物。辛施兄弟公司从汉堡寄来了每年都要提出的请求，要求寄送圣诞包裹。辛施公司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十分精美的汉堡冬季风景明信片，使我们的“心肠完全变软了”!天呀，圣诞节——我们还一点也没有想到!今年我们会在哪里过圣诞节呢??——喂，你别哭，拉贝。过去你可不是这样的!!

下面这些诗句是我趁脑子清醒的时候写下来的：

和人人都相干

我一再有把握地说：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
大都是从上面落下的，
高空也会掉下碎片，

击中谁，痛得要命，
如果劈啪爆炸，不及时走开，
你肯定会说：啊——我想，
还有足够时间躲开，
我只想看一下……
别说废话了——快些吧，
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10 月 30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7:04 字数：164

下雨天，多么美好的雨天。“库特沃”号已决定驶往芜湖，去装运刚刚挖出的煤。女士们全都离开了船，在这段时间内留在“危险的”南京。

收到了妻子 10 月 17 日和 20 日的邮件。乌拉!妻子在天津的《华德报》上读到了我关于在南京庆祝收获感恩节的文章，重新获得了勇气。这就对了。妻子!这文章首先是为你写的。你立即就理解了，使我很高兴。

10 月 3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4:57:22 字数：219

雨还在静静地下，好极了。我们根本就不想有比

这更好的天气。

上海的战斗在紧邻外国租界区的地方继续进行。战斗中又有一批人员被打死，其中有 3 名英国士兵。另外有一批过路人受了伤。所有外国人，当然还有全体中国居民，交口称赞 500 名或 800 名中国人，他们在被切断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个仓库里指上海四行仓库。英勇地抗击日本人，表现得视死如归。我在报纸上读到了第一批和平序曲，不过也只是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没有橄榄枝的和平鸽，一点用处没有。

11 月 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1:29　字数：31

天空稍有云层覆盖，但是没有空袭。我们可以安静地做我们的事。

11 月 2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1:43　字数：471

雨大滴大滴地下着，看不见山，一切都淹没在云层中。尽管如此，9 时 15 分响起了警报，我们不得不中断我们例行的商务访问。9 时 30 分，一架中国飞机在离我们房子仅 200 米的高处一掠而过，警报就又解除了。我听说，如果有中国轰炸机升空，现在也发警报。人们想以此防止暴露中国人隐蔽自己飞机的地方。

L ;A ;施密特先生从上海发来电报说:“请电告需要的食品。”背后肯定包含有妻子的极大担心。她想在天津给我寄一箱松脆面包，但未办成，现在要由施密特先生来做了。我答复说:“非常感谢。目前我有足够的食品。”因为我确实还有我需要的一切东西，松脆面包片没有的话，黑面包也行。我刚从医生处回来，血糖正常，只是有时心悸得厉害，凌晨 3 时更为严重。这是神经性的现象，也许是可以医治好的，我想试试看，也许是我用的胰岛素太多了。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敢死营”的尚存者撤出了仓库。蒋介石做得对!仓库里已有将近 100 名士兵丧生,最后的人员撤出时还会有损失，然后这个插曲也就此结束。但它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如果有必要，中国士兵也会死得其所。

11 月 3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1:55　字数：355

还是出色的下雨天。14 时 45 分有警报，但 15 分钟后又取消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发警报!也许只是想干扰我的午睡，他们连一丁点儿快活也不想让人享受。这里的一张报纸上最近有一则简讯说：当局即将对城内的全部防空洞进行检查，检查它们是否顶用,

就是说，它们建造得是否牢固，是否具有足够的保护作用。我当时并未重视这则简讯。现在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这是我在上海德文报纸《远东新闻报》上那篇署名“老鸹”的诙谐文章的后果。尽管不是这么回事，但他杜撰得很好!这正合我意。也许并没有检查出多少问题，虽然在那则报纸的简讯中提到过，对那些不完善的防空洞必要时将予以重建或修理。遗憾的是，只有十分富有的人才会建造得起一个真正的抗轰炸的防空洞。为此需要有很粗的树木或是铁轨，相当多的黄沙和更多的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可惜我们都没有!统统没有!

11 月 4 日、11 月 5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2:06　字数：362

天空云层密布，不时下雨，没有日机到我们这里来。糟糕的是，我患了重感冒。头痛，低烧，咽喉痛，嗓子沙哑，咳嗽，脉搏每分钟 95 次，心悸，使我整夜都没有睡觉。医生说：“并不严重!!”好吧，我想我是病了!不过，一定是我有什么事搞颠倒了。因为，今天夜里有过“警报”，我肯定是没有听见，因此我还是“傻乎乎的”!不能再这样下去!医生随即给我(估计是治“傻病”)开了药特灵、洋地黄、丫啶黄、阿达林和

溴剂。另外，我还主动服用了阿司匹林。我看到账单(今天这里的药价是原先的 3 倍)时，我的病已好了一半，但愿另一半会便宜一些!只是不要让妻子知道，否则她会毫不顾及日本人，沿着津浦铁路的路轨从天津步行跑到南京来。此外我还在考虑，在陶德曼夫人(德国大使的太太)到达这里后，我是否也让妻子来。大使能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嘛!!尽管我认为这确实是不明智的!

11 月 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2:24　字数：1064

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都会产生意见分歧。这肯定是出于古代他们好争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最伟大的“快舌”，也即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对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3 天的虾蟆肿病之后，今天又动笔写日记了。谢天谢地!

日本人对我的病(我患了重感冒)照顾得令人肃然

起敬。前 3 天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在南京是如此。总的战局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

中国人对目前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他们总是认为，您应该看到，美国一定会帮助我们!哎，但愿是这样。但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公开的抱怨声，说英国与日本的贸易减少了，因为英国在日本遭到了憎恶。一旦事关“镑”或“美元”，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英国或美国都是如此。第一是做生意，中国人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还远远轮不上呢。有人说，现在英国需要大力保护在中国，尤其是在扬子江沿岸的贸易利益。干吗要和日本打仗呢?不，还是不要打!!况且在日本也投了资，而且为数不少。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对整个会议又能寄予多少希望呢?他们一定会竭力促成一个折衷的和平。但是中国不想要这种和平。中国要求九国予以保证，它目前正在捍卫的是不可侵犯性。也许通过发布实施制裁会有帮助，可是即使这一点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日本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威胁：一旦用制裁措施给我们制造麻烦(石油禁运等等)，我们就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是说，欧洲国家和美国至今

还享受的一切特权就要中止。然后日本就对中国宣战!在此以前还只是一种“友好的争论”!可怜的中国呀!

我们读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抗击纪律严格的日本部队的有关报道时，确实是惊讶的，而且那还是一支征募制军队(虽然南京政府规定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并没有得到实施)。虽说是向上海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据说这些顾问三分之二已经阵亡)南京最好的部队，可是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装备，即使是最好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在装备方面实在差得太远了!日本的现代化军队装备有重型火炮、无数的坦克和轰炸机等等，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日本当然最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进攻不可等得太久。再过四五年之后，它面对的就是一支中国的人民军队，这支人民军队有很大的可能会战胜它。这个风险日本人是不愿意冒的!

11 月 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2:38　字数：369

还是倾盆大雨的天气，完全像我们所希望的!

最近的伙食不太好，但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战争问题”还是“佣人问题”。我们的管家请了 3 天假，在他不在期间，他叫来了一个替工，令人无比高兴的是

他会讲一口地道的无可否认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今天早餐时我们之间有过如下的交谈：

主人：你过来!火腿和煎鸡蛋吃起来有鱼味，这是怎么一回事?

佣人：鸡也没有办法，主人，现在已没有真正吃的东西了，只有吃鱼了。

主人：可是黄油也是这个味道，难道你认为奶牛也只有吃鱼吗?

佣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主人，我要去问问它。

现在我真的想知道，奶牛将会回答什么!如果他把煎锅清洗一次，也许就会把鲸油的味道洗去。我将对此提出建议，因为很有可能我的那些防空洞的客人都是用的这只煎锅——就是说，我的煎锅!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新闻

11 月 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7:31　字数：516

今天是一段时间雨天后的第一个晴天，天空一碧如洗，而且没有轰炸!值得尊敬的日本老爷们不是忘记了我们，就是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下面防空洞那里看上去漆黑一团!

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大扫除”。城里到处都在排干

防空洞的积水，一些地方有军人和消防人员在帮忙。我这里不需要帮助。我们的“英雄地下室”里虽然已有 2 英尺深的地下水，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抽干了，就是说，用的是水桶和食品罐。

我外出作例行的商务访问时，听到了相当多的坏消息。看来在中国人中间正在逐渐蔓延一种“准赤化情绪”。里贝先生不久前已经告诉过我，电厂的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染上了“红色”。有人直接问过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更好些?俄国人似乎在这里暗暗地作了大力宣传。今天有个商务方面的朋友(一个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私下里对我说，全体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抛弃了中国，他们都会投向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宁愿受俄国的控制而不是日本。多么周到的考虑!!谢谢!!究竟还会把中国引到哪里去呢?据说与上海的公路联系从昨天起就中断了。第一次没有收到上海的英文报纸(即 11 月 7 日的报纸)。

11 月 9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8:07　字数：1301

美丽的航空天候，但没有空袭。

这很可能与上海的战事有关系。上海的报纸今天也没有到。上海的电台广播说，上海陷落了，就是说，上海地区内不再有一个中国士兵了。这样，南京和上海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只要陆路不通，就不能恢复联系，至少暂时是如此。至于水路能否通行，需要过几天再看。类似情况在 1932 年初这里已经发生过一次。如果除了上海邮件一时到不了，再没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我也就算了。但是，很有可能会随之产生与此相关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例如缺乏食品等。那时会变得怎样，暂时谁都不知道，我更是一点不知道。韩(湘琳)先生说，中国人即使必须退到西藏，也不会讲和。但韩(湘琳)先生一个人的话是算不了数的。在上海的日本将军松井 10 天前曾预言在 11 月 9 日将中国军队赶出上海。他言中了。他同时还声称，随着上海的陷落，战事也就告结束。如果他在这件事上也言中的话，我不会反对。中国人确确实实英勇地进行了保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赢得战争，是因为他们缺少日本人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太原今天也陷落了。这样，就如同我们说过的，我们在这里暂时就无计可施了。假如说布鲁塞尔九国会议真的没有作出中国同意的而又

不丢面子的决议(目前看上去很有可能)，我认为，日本人将会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全力把中国政府即蒋介石统帅赶出南京。我可以设想这事也不会太难。据我的判断，日本军队要从陆路上推进无疑是不容易的，需要突破类似“兴登堡防线”的战线，会有重大的人员伤亡。要征服水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得清除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要摧毁江阴附近的要塞。就我听说的，日本军队只有用大规模的毒气进攻才能实现，我相信日本人实际上也会这样做的。不过还有一个另外的途径，也即以前已经宣布过的，加强对南京的空袭。据别人告诉我，日本人目前在上海拥有将近 600 架飞机。据说前几次大规模战斗时，在大批歼击机和护航机的掩护下，有 60 架～100 架轰炸机同时投掷了炸弹。如果这样的一支空军部队进攻南京，毫无疑问，他们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希望(上帝保佑)不会到这一步。万一真的到了这一步，到那个时候我宁愿待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不过，别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这个呆瓜!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们还是别去管那种预言了。冥思苦想得越多，一个人的情绪就越糟。一场现代化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

大战相比，也许它意味着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命运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多么有趣，刚才收到了北方来的邮件：妻子 10 月 31 日从北平来的信,奥托 10 月 6 日从萨勒姆来的信，格蕾特尔 10 月 9 日从哈尔特恩来的信，并附有维利 10 月 8 日从柏林给她的信，连乌尔西拉贝对其外孙女乌尔苏拉的昵称。1996 年 12 月，乌尔苏拉 ；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将《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也附了一张自己画的画。这是我在一天内收到的全家的好消息。奥托告诉我，他在去慕尼黑入伍之前，想于 10 月 25 日去探望格蕾特尔四五天。格蕾特尔得到柏林来的消息说，维利又要到中国来了(但愿这是真的!)。其实维利是孤身一人住在柏林。

11 月 10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8:42　字数：1032

阴天，云层很低。尽管如此，13 时 15 分响起了警报。约有 9 架飞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高射炮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但毫无成效。前前后后一片爆炸声。当高射炮弹的碎片开始在周围屋顶上劈里啪啦作响时，我立即命令大家躲进防空洞。只有里贝除外，他正站在学校走廊里用我 18 倍的蔡司望远镜观察天

空。每次，当我们躲过了这样的“暴雨”安然无恙地走出来时，我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督促人们及时躲进防空洞却越来越难了。因为老天保佑，至今还没有出过事，他们也就变得麻痹大意起来。要是我在当时不偶尔狠狠地发一通火，他们就不肯相信会有危险。我们的防空洞被水泡得很软，我们辛辛苦苦地把地下水弄出去。我们不得不连续几个小时地排水。什么都又湿又滑，今天我就从台阶上笔直地滑了下来，把我的裤子搞得很脏，还丢了脸。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现在一定要砌一个砖石台阶。14 时 45 分，危险过去了。我注意到没有中国的防空飞机升空。难道已经没有防空飞机了?也许这不足为奇!

今天，我们的办公室勤杂工和佣人被征召去当兵了。他俩约为 30 岁出头至 35 岁左右，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因而白天的其余时间是有空的。

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远洋电讯服务》的消息来源了，它是《大陆报》(南京版)的一张对开四版的小报，通常只是“远洋电讯”的翻版，它试图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在简短的“编者说明”中掩饰中国人遭受的巨大损失。只要我们能听到上海电台，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及其严重性。我们已不抱太大的希望，目

前的形势“很难说”。对此我们也不得不听天由命!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军事顾问们报告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人们在夜间只有手里拿着毛瑟手枪才能出门!

11 月 8 日一篇发自东京的“远洋电讯”很有意思，它报道如下：六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指责日本人违反了“华盛顿协定”。因为这样日本就更有理由可以向英国和美国提出这样的指责。例如 1923 年 3 月 23 日，美国和英国炮舰轰击了南京，而且这种行为当时是得到美国同意的。他们似乎要我们日本人相信,1927 年英国炮舰和 1930 年美国炮舰对中国敌意的进攻也只是自卫措施。这样，理所当然地他们也必须同意日本拥有同样的权利!一着高明的外交妙棋!那时，其他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今天，日本这样做，大家却叫嚷起来!如果戴上一副日本眼镜(欧洲就有一批人戴着这样的眼镜到处游说)，世界看上去就是另一个样子!

11 月 1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9:03　字数：809

哈哈，云层密布，而且是厚厚的云层。我的防空

洞里的水“几乎”已经排干了，砌了好几级挺漂亮的砖石台阶。我们已准备就绪!上午的情况还好，一切都很平静。可是到了下午 1 时 15 分，里贝和我坐在那里用午餐。佣人说，警报响过了，我们应该稍微吃快一点。我们没有听到第一次警报信号，因为上海电台的音乐太动听了。尽管在打仗，那里可还在庆祝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我们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就响起了爆炸声。我们数了一下，有 9 架飞机，其中的重型轰炸机正慢慢地朝我们的房子飞来。后来有一架向下低飞时，我已进入防空洞，我的中国客人们都一个不缺地躲在里面。只有里贝还在外面，他认为有以前学校校舍大门作掩护就够了。在北面和南面，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各个角落伴有熟悉的高炮和机枪的“音乐”。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高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想去看看。飞机断裂成两半，冒着大火和浓烟栽到地上。我们看见约 5 名～7 名机组人员中有两人在大火和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傲慢的轰炸机在 20 秒钟后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 时 15 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城内又一次传开了最惊人的谣言。据说某个政府

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 3 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这样就不会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要在下过 8 天雨后到处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蹲上 3 天。多么“美好”的前景!但愿不要像预言的那样严重。另一些谣言说已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别人讲给我听的事我都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听说的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不过，我是一只聪明的“老鸹”，为我的声誉必须这么做!

今天又收到奥托 10 月 11 日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他还是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 12 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 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打电报我也得节约呀!

11 月 12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49:41　字数：1114

雨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有日本人来访。在证实了昨天这里不是击落一架，而是两架轰炸机以后(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 50 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

今天一开始就很反常。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

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我当然断然拒绝。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　字旗。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为了和我言归于好，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 29 张草席时，他们只花了 5 元钱，这是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扣头，否则要花 14 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如果一天的开头是这样，那么通常会发生一连串这种事情。刚才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

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我现在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我该怎么办呢?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我们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简略得太过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此人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遍所有的旅馆，找到了他的落脚点。即刻前往，恭敬地寒暄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位，而是他的什么第一侍从或诸如此类的人。于是，我板起了面孔，结果那位真正的司令这才露面。事情这样才算是对了头。唉——，如此等等，今天就写到这里。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太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

在月光下见到我!)

11 月 13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50:36　字数：422

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是到现在为止，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是为此而夸奖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 11 月 3 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

中国邮局毫不屈服!11 月 5 日的信件和 11 月 6 日～8 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20 周年，11 月 7 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

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受骗了!

11 月 14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50:59　字数：501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

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 月 15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51:12　字数：671

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 2 时警报响起。10 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 时 30 分，出现了 6 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 15 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 时 15 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 3 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我立刻被拒绝了。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

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 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陶德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 月 1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52:55　字数：1035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

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 11 月 20 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 11 月 18 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

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 11 月 6 日～10 日，还有 11 月 10 日～12 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 50 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 112 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11 月 1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5:53:20　字数：1465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 年 11 月 16 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

“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他刚走，埃拉 ;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陶德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 220 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陶德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

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去。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好了行李。韩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我还不清楚。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了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愿这不会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也听说日本人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 5000 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冯 ;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完蛋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人们可是没有想到!

11 月 1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00:26　字数：1151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太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

上午 10 时，打点好了第一批 6 件行李，可以送到码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 5 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 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 3 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 5 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 7 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来应当上午 11 时到。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大使的地毯。晚上 8 时，堆积在栈桥上的 600 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 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 9

时，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干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告诉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也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

11 月 19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00:46　字数：956

雨还在不停地下，行李还在不停地包扎。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按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 6 元，而汽车又租不到。第二批行李已经装上了两辆车，又得卸下来，因为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

部分钱和我个人的 2000 元汇划到了汉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领到了他们 11 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 4.7 元涨到了 7 元。一吨煤现在 28 元，而不再是 20 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 4 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史迈士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 3 位先生：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我不明白为什么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留下。所以我请

陶德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大使正好外出不在)，请他撤销这个命令。陶德曼夫人答应尽力试一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人，我们要他留在这儿有何用。罗森博士当然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注意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参与这一事件，我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冯 ;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湘琳)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1 月 20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00:58　字数：498

尽管气压大大升高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由办公室杂工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旅途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本人在常熟突破了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失守。还

听说日本人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天早上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开走了。不过又专门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 11 月 9 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 10 月 20 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 6 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11 月 21 日，星期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01:37　字数：1183

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馆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这是我们的估计。刚才我又把 4 个装着书籍和瓷

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预。他为此求助于中国外交部。

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让我发愁。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给我和我保护的人找到这样的地方，那可好极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住在我的房子里。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 1 时 30 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搭乘定于 2 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

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 4 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 10 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我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很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以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把这些人都安排在哪儿，我一时还真的不知道。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先生(他是冯 ;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 10 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来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行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一来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南京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哄骗，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就撤走了，部长总不会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冯 ;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相同的消息。

11 月 22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05:08　字数：2924

天气晴朗，非常好。我的“气压表”又预报对了。7 时 30 分，我还躺在浴缸里的时候，警报响了，不过只是一场虚惊。8 时又取消了。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只要警报一响，他就跑来了，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的亲戚。可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有 75 厘米深，却看不到他来参加排水。唉——你听，这时，上海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放一首优美的歌曲《献给你邻人一片爱》。要是这家伙不来排水的话，也没有办法!!苦力葛(文海)认为，舀干防空洞里的水太难了，就是说，时间要很长。现在我们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请他们带一个合适的水泵来帮助我们，他们暂时答应了。不过，消防队来不来，还得等着瞧。

罗森博士先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几个留下来的

德国人 10 时到腾空了的大使馆里商量将来怎么办。我非得有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不可，否则我就无法走出这座院子!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消防队出洋相了。他们没有给我送来水泵，而是送来了一部中国水车，一个所谓的绞盘。我不会用它。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所有能支配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舀防空洞里的水。应该原谅鞋匠，忘记他原先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他妻子和他的 3 个孩子，还有他六七个亲戚舀水时很卖力。我们终于把地洞里的水排干了，却遗憾地发现防空洞的一部分即西墙倒塌了，非常讨厌的事。原来帮我钉封条的那个木匠要是还在的话，他就要倒霉了，但是这人已经走掉了。这段时间，这里的警报一个接一个:10 时～10 时 45 分的警报是一场虚惊；下午 1 时～2 时 40 分则发生了一场空中混战。东面一架飞机勇敢地自卫以后，起火坠落。后来又有一架飞机坠毁在南面，看上去好像是飞行员被打死了。可惜我用了望远镜也不能确定被击落的飞行员是哪个国家的。不过，后来听说被打死的飞行员中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高射炮没怎么开火，即便开火了，

也都没有击中目标!南面落下一连串的炸弹。停了5分钟以后，警报又重新响起，从下午2时45分到3时20分，这又是一场虚惊。

刘工程师带着罗先生从中央广播电台来了，请我把该台的一部分设备送到“库特沃”船上安全的地方。为此，他许诺给我一部大使曾经提出的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大使那儿。可惜来晚了，陶德曼博士先生正准备上船。真遗憾，两位先生早几天来就好了。

在两次警报的间隔时间里，我和罗森博士在德国大使馆里交谈。罗森博士还是留在了这里。我的游说毫无作用。

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大家选举我当“主席”，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德国大使在上船前不久通过我的介绍认识了史迈士博士(委员会秘书)。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台)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的同意。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上海日本大使收到电报

以前，不准公开发表电报内容。我们十分希望我们向日本人发出的呼吁不是枉费唇舌。因为这里没有法国人、意大利人，所以委员会里没有法国代表及意大利代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电文如下：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的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

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得到尊重。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将会给双方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必要的准备。

国际委员会满怀信心地希望此建议能够得到友善考虑。

顺致崇高的敬意

J ;M ;汉森

G ;舒尔兹 ;潘廷

P ;H ;芒罗 ;福勒

约翰 ;马吉

P ;R ;希尔兹

艾弗 ;麦凯

约翰 ;H ;D ;拉贝

J ;F ;皮克林

M ;S ;贝德士

爱德华 ;施佩林

W ;P ;米尔斯

C ;S ;特里默

D ;J ;利恩

查尔斯 ;H ;里格斯

刘易斯 ;S ;C ;史迈士

(作者注：姓名下面划了线的先生们在被占领期间留在了南京。)

11 月 22 日开完委员会会议回到家,佣人张(国珍)求我给他妻子请一个医生。希尔施贝格大夫来做了检查，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个星期以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厨师得了动脉硬化症，照医生的看法，他静养几天以后就会复原，并可以工作。这些病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又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佣人张是

唯一能马马虎虎代替厨师的人。可是现在他妻子病了，拖累着他。我很想知道谁能来接受做饭的工作。我不能雇用一个新人。必须找一个解决办法。

韩先生最近考虑干脆不送走他的家人了，请我给他出个主意，他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拉，做饭的问题解决了。苦力葛(文海)和办公室的杂工蔡(子良)愿意一起做饭。

晚上 10 时，现在再听一下新闻广播。然后什么也不干，上床睡觉!

11 月 23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05:30　字数：1557

今天是我 55 岁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我今天得到了阴沉沉的天气，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从妻子那儿我得到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谢谢妻子!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她是请陶德曼夫人把围巾捎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包裹本当 11 月 23 日能到，可是根据陶德曼夫人的解释，她好像又改从邮局寄了，而邮局却没准时送到，对此我感到不可理解。无可奈何!这一次，我也不得不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办公室杂工蔡说，他不能用蜡烛做出

蛋糕来。这个笨家伙总是把事情理解颠倒了!但是我有办法补救，收音机还能用嘛。中国总是有人在过生日，常常让人从上海电台用电波向自己表示祝贺。因此播音员总是备有一张特别的唱片“祝君长命百岁”。我索性听这张唱片，想象着这是为我播放的!早上5时，骑兵上尉洛伦茨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特沃”。别做梦了，骑兵上尉先生，“库特沃”昨天晚上就开走了。6时30分，电话铃又响了，可是我躺在浴缸里，不想被人打扰。清洁高于友谊!7时，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的编辑)和沃尔夫；申克按响了门铃。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与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胡尔德曼和申克想搭乘“库特沃”继续前往汉口。送他俩去芜湖的许尔特尔则返回这里(他说，他得看守大使馆里的椅子腿，不让它们逃走)。

8时，我把张(国珍)的太太送进了鼓楼医院。这个可怜的女人痛苦万分。跟平时一样，我们在医院里等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在特里默大夫的帮助下就诊。厨师曹(保林)走路还有点儿摇晃，不过也许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史迈士博士打来电话说，路透社在发电报时已经无意中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我们让人正式发电报致歉，以免激怒上海的日本当局。

不断有伤员到达下关火车站。史迈士博士派医科实习生去火车站照顾这些伤员，我得把我的汽车借给他们用。韩先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的一个中国朋友要送给我两辆卡车,上面装有 100 罐汽油和 200 袋面粉。这是一件生日礼物，我满心欢喜。用这些东西能办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急需食品和汽车给委员会。现在可以安排定期送大学生去火车站了。当然我必须把这些汽车开到我的房子里保护起来，不过我们很乐意这样做。要是这个消息确实——??这消息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胡尔德曼和申克来告别了——一路平安!要快，孩子们，不然你们就赶不上了!

下午 5 时，在张群先生(前外交部部长，现任外交部政治司秘书长此处拉贝有误。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那儿参加茶会。到场的除了大约 50 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外，还有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市长马先生以及其他各界著名人士。好几个

人致了辞，全由霍林通 ;董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翻译。这个茶会的意图是要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每天晚上 8 时～9 时之间在国际俱乐部碰头，在那儿我们可以和中国领导人士或他们的代表保持接触。这个主意不错。类似这种“圆桌会议”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北京也有过，只是现在扮演的角色不同了。

今天有两次警报：上午 11 时 10 分～11 时 20 分;下午 2 时 25 分～2 时 45 分。不过两次都是虚惊。

我那美好的生日礼物，即带有司机、汽油和面粉的两辆卡车，只剩下了一辆既无司机又无货物的空车。据说其余的东西在关闭了的和平门外面某个地方。明天将全体行动，把东西送交给我。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我的生日礼物。另外，我还从韩先生那儿得到了 4 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这一定又是妻子暗中送的。多谢了，妻子!现在我的桌子看上去整整齐齐，像过节一样。

11 月 24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05:46　字数：1087

前面提到，路透社提前发出了关于国际委员会计划的电报。史迈士博士立即对此表了态，即对这条消

息做了如下更正：为平民百姓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倡议不是美国大使馆，而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委员会发起的。罗森博士昨天中午就从广播里听到，东京已经根据路透社电报的消息提出了抗议。东京方面问道，已经离开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与这些计划究竟有什么关系。罗森博士随即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向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发去了下面的电报：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免遭破坏这一事实，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此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和东京。新的保护区在特别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

我这里只有记录手册。请转发东京。你们及东京大使馆的答复尽可能通过美国海军发到这里。

罗森防空洞里的水又满了，但是没有上一次那么糟糕，我们还能赶在第一次警报(从 10 时到 10 时 30

分的预备警报)发出之前及时把水舀干。今天天气好极了。11 时 20 分又有一场虚惊。11 时 45 分，解除了警报。下午 2 时 20 分，第三次警报响了。我没有听到第二次警报，这时四面突然响起了枪炮声。在我们的南面，但又好像是在城墙里边落下了许多炸弹。我看见两架轰炸机从大约 2000 米的高空往下投炸弹，便一头钻进还很潮湿的防空洞，里面挤满了中国人。接着一片寂静。3 时 40 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韩先生整个上午都在跑来跑去，打算领取那辆装着汽油和面粉的卡车，可惜他一无所获。一个司机逃跑了。第二辆卡车以及汽油和面粉已经被第八十八师看管起来了。这个师占用了存放着上述物品的院子。要不是我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朋友(杭立武博士)帮助我的话，我可就吃亏了。那就太遗憾了，我本来可以用这两辆车好好帮助伤兵的。伤兵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央医院院长 J;亨利 ;刘博士走了，他留下的两个主管医生也全跑了。要不是美国的教会医生坚持到底的话，我不知道那么多伤兵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段时间里，我动用了别人送给我的那辆卡车。只要我不需要司机刘(汉臣)给我开车，就由他驾驶那辆车。他开车时打着德国国旗，以免汽车被征用。中国士兵现在碰到卡车

就征用。我听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说，已经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全体南京市民撤离这座城市(这个消息还有待核实)。

11 月 25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06:22　字数：2108

秋天的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医生的问题使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给香港、上海和汉口的红十字会拍了电报，请求派遣医生和寄送药品。跟所有其他大使馆一样，美国大使馆也在敦促他们的同胞离开南京。由于电报是由美国大使馆发出的，我们无法找到外国医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要我帮助抢救中国皇家古老的奇珍异宝，然而事情竟发展到了这一步。我过生日时怡和通砖瓦厂送给我的两辆卡车中的一辆有一段时间曾用来运送大学生去照料伤员，现在归杭立武博士先生使用。他调集了一个车队，要把 1.5 万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千真万确)珍宝送到码头，政府要把它们带到汉口去。人们担心，万一这些珍宝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就会被送到北平(本来它们就属于那里!)。

昨天，收音机里报道了上海的情况。日军司令部对我们努力在本地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反应是友

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到。

收到了妻子 11 月 11 日的来信(路上走了 14 天)。现在我担心可能不会再有信来了，因为陆路也许很快就会被封锁。多谢了，妻子!乌尔西的纸娃娃我保存起来了，当作护身符。

到现在为止，已有两次虚惊：9 时 5 分～9 时 30 分，11 时 40 分～12 时 30 分。

韩先生的防空洞现在也坍塌了，他只好再挖一个。另外，他正在学校里准备一个房间，让他的家人搬进来。埃拉 ;高太太送来一些木箱和皮箱托我保管，里面有两个挂钟，用纸包着，上面贴着“小心，钟表”的标签。所有物品都送进了车库，否则我真不知道把它们放到哪儿。

马市长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下午 6 时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茶会。好的，我们去，正好调剂一下生活!

礼和洋行的丁先生征求我的意见，他能否把自己的旅馆托付给施佩林先生管理。他当然能。一个施佩林总不会扛走一个旅馆!

我的邻居鞋匠(这个令人讨厌的鞋匠)现在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心同德。他和他的家人整天都在舀防空洞里的水。他还给我(花 10 元钱)做了一双漂亮的棕

色靴子。我自愿多给他 1 元钱，让友谊粘得更紧。他说要再帮我做一双靴子，来配我的国社党制服。一个人是会变的，这个希望永远不能放弃。还有，你要把爱心送给你的邻居!据上海电台播音员报道,昨天有 40 人在城市遭轰炸时身亡。有几枚炸弹落在所谓市立剧院的附近，当时我们正在里面参观画展。

除此之外，电台还报道说，日本人对于建立平民中立区一事至今还没有给予“最终”答复。我决定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发电报。今天发了下面的电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转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

我恳请您代为转发以下电报。第一封,

致元首:

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 20 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

西门子驻南京代表第二封,

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求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希特勒万岁!

拉贝

西门子代表

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如有必要，我将支付电报费。请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从我账上预支。

拉贝由于我不能肯定拉曼先生会不会被高额电报费吓退，所以请他让人从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预支这笔费用，记在我的账上。

下午 1 时 30 分～3 时 3 0 分空袭：轰炸城南。

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请我去别墅俱乐部参加告别酒会。看来我必须参加，尽管我从来也适应不了鸡尾酒会。英国海军似乎也要撤离。这并不怎么令人高兴!

今天公共汽车停运。据说所有的公共汽车都开到汉口去了。现在大街上或许会变得安静一些，虽然据说这里还有 20 多万中国人(平民百姓)。我多么希望(上帝作证)希特勒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终于能够建立起中立区。

怡和通砖瓦厂的孙先生，是韩先生给我带来的一个新朋友。他愿意给我们修筑一个新的防空洞，原因是老的防空洞里总是充满了地下水。如果这个“伟大的想法”能够变成现实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因为泡在有水的防空洞里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国际俱乐部马市长举行的茶会上约定，请我们留下来的外国人每天晚上 6 时～7 时在北平路 69 号英国文化协会里与中国人见面。除此以外，没有商谈任何重要的事情。英国上将霍尔特在别墅俱乐部举行的告别酒会也进行得平淡无奇。我借此机会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托付给美国大使馆官员艾奇逊先生，他答应帮我设法发到上海。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汉口方面对建立中立区表示担忧，因为事先没有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电台还报道说(《上海晚报》通讯社提供)：江阴要塞不久就要投降。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南京痛苦的结局就要来到了。因为这意味着日本战舰将从扬子江开过来，从江面上轰击这座城市。这是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想象怎样保卫南京。不过我觉得这条消息报道得早了一点儿。也许上海电台的播音员根本得不到中方的新闻，而只有日本的。

11 月 2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4:33　字数：1744

天晴，阳光灿烂，可能会有高朋来访。

有个中国人来找我，想请我在首都饭店(南京最大的旅馆之一，据说是他亲戚的)升一面德国国旗。我们可没有那么傻，断然拒绝了!再说，亲属关系也不对，因为我对店主了解得很清楚。

此时此地，我们生活在一个“谣言”时代。四周充满了最惊险离奇的传闻，当然，要把它们写下来是不值得的。刚刚传来的一条消息说，最高统帅决定将防守部队的前沿阵地确定在城外 50 里处。这个消息受到了欢迎，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它。一旦防线被敌人突破，人们将撤离这座城市。我无法判断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从军事角度看是否可信。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它毕竟听起来不错!

许尔特尔先生把胡尔德曼和沃尔夫 ;申克送到了芜湖他们要去的地方，带来了关于“库特沃”号的最后趣闻。听说我的朋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王先生和他妻子)果真又下了船，好像是坐火车去汉口了。还听说“库特沃”号船上成立了一支类似警察的纠察队，由布伦德尔少校领导。这很有必要。因为已经查明，在

德国人上船的时候，原来给德国乘客准备的二等舱已被中国人占用。这些中国乘客是由船上的中国船员(所谓茶房)偷偷带上船的(当然要收取高额酬金!)。

杭立武博士刚才在回答我的询问时告诉我说，我们不必为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建立中立区一事担心，最高统帅本人已经表示赞同。我们现在也为委员会找到了一名外国人作总干事，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菲奇先生。现在我们只等日本人同意了。

德国大使馆收到了上海总部给我的一份电报，内容是：转西门子洋行

本西门子洋行通知：请您本人决定是否离开南京。为了避免人身危险，建议迁至汉口。望回电告知您的打算。我请人通过大使馆答复如下：转上海西门子洋行

11 月 25 日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 20 多万平民。

拉贝韩先生成功地从怡和通砖瓦厂取出 100 罐汽油，还有 20 袋面粉。院子里正在修筑新的防空洞，我还得另外找一个地方存放汽油。100 罐汽油放在院子里，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有点儿太危险。

史迈士博士打来电话说，据电台报道，一家东京报纸认为南京中立区将给占领这座城市带来很多困难，会拖延时间，不能把南京和南市相提并论。虽然这只是一篇报刊报道，但总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表态。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呢?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的收音机今天中午报道说，中国人承认江阴要塞那里情况危急，但是中国人正在全力自卫，仅仅是逐步后撤。关于这里的防御计划还听不到任何新消息。

晚上 6 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王固磐致辞。没有发布任何新闻，比如战场情况等。我们只是听说明天中午 12 时可以在中央银行兑换小额纸币(1 元的和更小的)。这我肯定用得着，因为零钱已经相当短缺。罗森博士请我吃饭。在去他那儿的路上，汽车抛锚，我只好步行。司机把车停在马路上，车门也没有锁，就优哉游哉地找汽油去了。马路上漆黑一团，可是卡车仍在忙着运送木箱和行李。必须十分留神，不要在黑暗中被车压伤。在罗森那儿，我还见到了沙尔芬贝格、许尔特尔和克勒格尔。克勒格尔没有买到船票，所以只好留在这里。等了很久，骑兵上尉洛伦茨也来了。他当天晚上必须启程。我们闲聊着度过了一个美

好的夜晚。罗森博士称赞洛伦茨是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德国顾问。城市可能遭到炮击，罗森很担心，不知我们大家能否在这之前及时乘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离开。希尔施贝格一家也想在万不得已时坐这条船逃离。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考虑得非常合乎情理。可是，如果始终只想着逃跑或者听别人谈论此事，颇让人感到沮丧。我周围的中国人那么镇静、沉着。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主人不逃跑，其他一切问题都会逐步解决。我越来越觉得，我无论如何必须在这里坚持到底。只是我承认，一个比我自己的住宅更安全一点的地方，我还是想要的。或许我能得到另外一套住宅。张群部长的房子已提供给罗森博士使用，这座房子有一个很棒的防空洞。我得去一趟，看看这座堡垒。接着一个大问题就来了：搬不搬家?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聚集到了我身边，我不可能把他们都带走，但是我也不可能同时住在两所房子里，这终究要看我目前拮据到什么程度。必须找到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

11 月 2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4:53　字数：1496

天空有云，又一个航空天候。昨天我们一整天没有受到骚扰。今天我们从 9 时 40 分到 9 时 45 分有预

备警报。此刻，我正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下午 1 时 45 分)，警报又重新响起，不过只是第一次信号。

厨师曹(保林)还一直病着。给他开了药(碘卡扑拉尔)，可是买不到了，因为药店全都迁走了。今天，事过 5 天以后，人们才想到告诉我这件事。我暂时从我自己少量的备用药品中拿了一些给他。另外，他一个人躺在一间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子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肯定是节约的缘故)。于是，我借给他一个煤油炉。问他为什么不添置一个煤炉，他回答说，卖白铁制品的商店都关门了，买不到烟囱。我觉得这不是实情。我知道，这个好人曹(保林)在其他职工那儿不太讨人喜欢，所以他们现在就不管他。这当然是不允许发生的!

罗森博士尽心竭力照顾我，令人感动。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当中，我是最让他操心的“孩子”。他担心(这是有理由的)我要留在这里，而不和他以及其余的德国人、英国人等乘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逃走。他塞给我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　布龙的证明，凭着它我可以登上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此船不久将被拖着逆流而上。就连前部长张群的房子，他也想方设法给我弄到了，以防万一，不管我用得着用不着。总之，凡是他用某种方式能做到的，他都做了!我们昨天下午谈了心里

话，就是说，他给我讲了他的遭遇。他祖父经与罗森档案资料核对，此处应为罗森的外曾祖父。和贝多芬是朋友，他给我看了贝多芬写给他祖父的一封信。他的家族近 100 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他父亲当过部长，可是他也许永远当大使馆秘书——他祖母是犹太人，这断送了他的前程罗森在 1938 年夏奉召回国，后去英国。1945 年 9 月，他曾给中国驻美大使写信，告知德国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日军暴行的资料。此后下落不明。一个不幸的人!

下午 6 时在北平路 69 号开会。唐将军到会致辞。他提醒说，在保卫战即将来临之际，他的部队里可能会出现混乱。只要是在他的权限以内，他将向所有外籍人士提供保护。城门将被关闭，但是我们外国人有机会通过城门，直到最后时刻。

罗森博士、普里多　布龙(英国领事)和艾奇逊(美国大使馆秘书)今天下午要去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他们要了解关于城市防卫方面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由于我们国际委员会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所以今天通过美国大使馆再次给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去了下面的电报：国际委员会承蒙美国大使馆帮助

于 11 月 22 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建立安全区的建议书，谨此再次恳请对此建议予以友善考虑。由于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以安置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成千上万名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特此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

约翰 ;H ;D ;拉贝

主席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是否起了作用，我当然无法确定。不过我认为，电报现在应当到达柏林了。

下午 3 时，我们决定明天召开国际委员会会议。即使我们得不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我们也必须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就是说，至少得制定安全措施。

我贪婪地把一些过期的上海报纸看完以后，最新的一批现在送到了。即便是最新最新的一期能到，我也不会感到惊奇。邮局本领真大!全是 11 月 15 日～19 日的消息。下面是几个标题:《九国会议商讨给日本的新声明(今日表决)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日本人希望与韩复榘缔结特别和约》,《松井将军向饶神父难民区捐款 1 万日元》,《日本军队向昆山挺进》,《南京政府撤离》,《保卫南京》,《德国妇女儿童在南京登船》,《可以向南京发动全面进攻》。

11 月 2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5:19　字数：1542

罗森博士把昨天与最高统帅谈话的下述结果告诉了我。对“未来的防御战是只限制在城外，还是在城内也继续进行”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对两种情况都有准备。对下一个问题即“如果出现了最坏情况，谁来维持秩序，即谁将作为最后一位行政长官留在城里，动用警察的力量来制止不法民众的骚乱”，卫戍司令长官唐将军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有责任维持秩序。换言之，没有行政官员留在这里，没有人为千百万市民的公众利益牺牲自己!多么“美好”的前景!!

上帝啊，但愿希特勒愿意帮忙!如果这座城市真的遭到炮击，那么它所遭受的不幸将无法想象。

从罗森博士那儿我还听说，大使在汉口曾经打听是谁给元首发了电报。现在陶德曼博士先生已经收到了罗森博士的信，信中述说了详情以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内容。收音机里今天中午只字未提关于中立区的事。

施佩林接我去参加下午 3 时在史迈士博士家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会上正式任命菲奇先生为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为中方共事总干事。我们认为，在得

到日本当局消息以前，我们不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米尔斯牧师建议我们尽快做一次尝试，即提请中国最高领导人(最高统帅和唐将军)注意，从军事角度看，固守南京是荒唐的，能否考虑和平让出这座城市，这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杭立武博士反驳说，现在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适当时机，我们要耐心等待，直到得到日本当局同意建立中立区的肯定答复。我们下午 4 时 30 分散会，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因为一切还是未知数。

下午 6 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邮政专员李奇通知说，邮局将正式关闭，只有几个邮票销售处和一个小邮局仍然开门。但是，还可以把信件投入信箱，有时会有人来取。李奇先生似乎有些紧张。他那迄今为止工作得相当出色的庞大班子跑得一个人都不剩。有人议论说，日本人到了离芜湖大约 60 公里的地方，3 天就可以到达这里。这有点儿不对头，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不像施佩林那么乐观，他估计日本人两个月以后才能到达这里。会上，我们还收到了印着中国字的大纸条，让我们把它们贴到住房的大门上，以免中国兵痞骚扰。听说一位德国顾问在城里的房子今天被士兵们光顾了，不过事情得到了迅速解决。今天，我让人在宁海路 5 号我的新住宅钉上了有我名字

的牌子，悬挂了德国国旗。然而，我以后只是名义上住在这座“宫殿”里。这段时间，我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第二个防空洞的建造工作不得不中断，因为坑里全是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再次声明，还有 20 万关于南京市人口，据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府的档案资料记载，1937 年 6 月，南京城区与乡区人口总数为 101.545 万人。南京沦陷前夕人口变动较大，一部分随国民政府迁移，一部分有钱的人逃离南京。据南京市政府 1937 年 11 月 23 日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 50 余万。”这一数字，从日本有关资料可以得到佐证：1937 年 10 月 27 日，驻沪冈本总领事以机密第 2144 号函致广田外务大臣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 53 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该公函是日驻沪总领事派谍报人员赴南京所作的调查结果。南京沦陷后，即 1938 年 3 月～4 月，国际委员会成员史迈士博士曾进行调查，结果是：1937 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过 100 万，到八九月，人口急剧减少，11 月初，又上升到 50 万。”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资料可说明，

南京沦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应是 50 余万。加上未能撤离南京的中国守军和从上海、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入南京的外地难民，则总人口数应为 60 余万。中国人住在南京。我问他是否留在南京，他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能留多久就留多久!(这就是说，他要溜!)

11 月 29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5:37　字数：1661

我今天发觉一个富人也有他的忧愁，虽然我只是以代理方式拥有我的财产，即我的新“宫殿”(张群部长的房子)。我曾很随便地让这家佣人为我带来的字旗弄一根旗杆来，他也很快就把所要的东西弄来了。可是，他拿给我看的旗杆账单上写着：35 元!因为前几天我在我的院子里竖起了两根新旗杆，所以我恰好熟悉这些价格(战争时期的价格!)：一根旗杆 3 元，而我的佣人张(国珍)买的旗帜是每面 2 元。这个“宫廷仆人先生”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工资不菲的佣人一个月的工钱算进了旗杆里。我没有狠狠地斥责他。但是韩先生认为，这在富人家里司空见惯，富人就是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儿”。抱着这样观点的这些男孩子想要赢得战争——根本不可能!

施佩林打来电话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下台了，

任命了一个新人接替他的位置。史迈士博士就此报告说，这个新人或许会留在这里，就是说，不会带着他的警察部队逃跑。这回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下午 4 时召开了委员会会议。我们必须有所进展，无论以什么方式，即使日本人不承认中立区。

昨天，我们享有一整天的安宁。今天下午 1 时～2 时，预备警报干扰了我收听电台节目。罗森博士打来电话说，他 12 时 40 分已经收听了上海台，刚好听到：根据东京一则报道，日本人还在考虑是否接受我们关于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不久前，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了会议。会上，唐将军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要坚决保卫南京。这次报告使日本人顿生疑心。我觉得，德国方面也许从我们的利益出发，已经进行了干预，而类似唐将军这样的讲话必定对我们有害而无利。然而也不能因为唐先生的观点而指责他，他本是一位将军，以这种身份讲起话来，自然有点儿火药味。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做法的确不妥，更何况根本不可能对这座城市进行有效防御。我们这里位于扬子江的夹角地区，正坐在捕鼠器上!

整理房间的时候，一张元首的相片偶然落入我手中，上面写着巴尔杜尔 ;冯 ;席拉赫的一首诗：这正是

他最伟大之处：

他不仅是我们的元首，是民众的英雄，

而且他为人正直、朴实而坚定；

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

他的精神轻抚着群星，

而他始终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这再次给了我勇气。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德国人或外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下午 4 时，委员会内部会议召开，我们讨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6 时，在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例会，市长当众宣布了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我多次讲话，我讲得有点不妥，因为我声明，我们还不能公布安全区的边界(迄今为止只针对南京的中国人而言)，而实际上安全区的所有边界已通过史迈士博士向路透社和其他通讯社记者公布了。我通知说，我们得到了所有大使馆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已给上海日本大使发去了两份电报；我个人不但给元首，也给

克里伯尔发了电报。我不能期待希特勒的答复，因为这种纯粹的外交问题也许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但是我表示，我确信元首会给予帮助。我请求与会人员再耐心等待一两天，因为我仍然没有放弃还能得到日本当局同意的希望。报社记者(不少人到场)提醒我注意，现在不能再失去时间了，应该向公众广泛宣传我们的事情。人们说的其实是对的。晚上 10 时，电台播送了一条新闻：江阴要塞失守了。这是结局的开始!现在距离日本人到我们门前恐怕只有几天了。我和史迈士博士通了电话，同意他和贝德士博士以及米尔斯牧师给新闻界起草的电报。最高统帅向委员会提供 10 万元经费。我提议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担任财务主管。他得到了认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职位。我请克勒格尔搬进我的新房子(宁海路 5 号)，他对此表示同意。我的卡车尽管有德国国旗，还是被守卫内政部的士兵抢走了。我给唐将军的代理龙上校打了电话，晚上 11 时领回了汽车。

11 月 30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6:48　字数：1009

我催韩先生带着他全家搬到我这里来。他现在住在学校的几间房子里，已经请人修建了厨房和洗澡间。

他的朋友、怡和通砖瓦厂的老板孙先生(我的施主)也搬到了我这里。新的防空洞还没有建好，我们十分紧张地干着。除了垒起的砖墙(我们没有水泥)两面用厚木板支撑着，我们还在防空洞里使用了金属板(当然是铁做的!)。我不知道是谁弄来的这些铁板，反正它们一下子就出现了。别的东西也是这样。我院子里的情景看上去妙极了。卡车还得去拉一个巨大的水箱，因为我担心自来水厂会断水。煤油我们也买好了，蜡烛也有，还贮藏了大约能用一个月的煤。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把自己准备注射胰岛素的器械全部煮沸消毒。我总是随身带着一套器械和3安瓿胰岛素。张(国珍)的妻子还躺在医院里，厨师也在医院，不过他已经好些了。他服用了我的药，因为难吃得要命，他便觉得对他有帮助!从芜湖来了一个医生(布朗大夫)和一个法国神父。人们想在芜湖也建立一个中立区，请我们出主意。而我们自己在这方面还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当中还不曾有一个人面对过这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会完成它的，无论如何必须克服困难。

昨天夜里，30辆满载弹药的卡车在离城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有40人死亡。

我正在努力收集更详细的资料，想知道留下来的

市民有多少。这时传来了谣言，说那个本想给我提供“相当准确”资料的人，即前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先生被捕了。他辞去自己的职务，是因为他不是军人，感到不能胜任这一工作。这条消息尚未被证实。

史迈士博士打来电话说：我们在城里有6万袋米，在下关有3.4万袋米。这也许够用了。我们缺少的是用于临时住所(草棚)的席子。天气寒冷，不管怎样，得安排人们住宿。

下面是国际委员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览表：

1 〖〗经费

2 〖〗警察〖〗安全区入区检查〖〗安全区边界守卫〖〗警察人员的数目及其安置

3 〖〗士兵与涉及军队的事项〖〗撤出命令及其检查〖〗军队开始逃跑时的措施，伤员的照料

4 〖〗伙食〖〗食品的数量〖〗食品的储存和分配

5 〖〗运输与运输工具

6 〖〗难民的住宿〖〗监督〖〗住房的使用和管理〖〗(1)公共建筑物(政府的)〖〗(2)学校等教会建筑物〖〗(3)空闲的住房〖〗芦席棚

7 〖〗公共设施〖〗提供水、电和电话

8　〖〗卫生设施与医疗保健〖〗专用厕所〖〗垃圾和粪便的清理及运输〖〗医院和医疗设施

11月30日11时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7:26　字数：593

11时15分～11时45分，有警报，但没有空袭。晚上，上海电台报道说，水栅(即封锁河道的障碍物)已被破坏，据说水栅上已开了一个50英尺宽的口子。小型日本炮艇通过了这个口子，正在布雷区扫雷。中国人又设置了两个新的水栅。下面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名单：

(1937年11月29日)

姓名〖〗国籍〖〗地址 1　约翰 H　D　拉贝，主席〖〗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2　史迈士博士，秘书〖〗美国〖〗金陵大学 3　芒罗 ;福勒〖〗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 4　马吉牧师〖〗美国〖〗美国圣公会 5　希尔兹〖〗英国〖〗和记洋行 6　汉森〖〗丹麦〖〗德士古石油公司 7　潘廷〖〗德国〖〗兴明贸易公司 8　麦凯〖〗英国〖〗太古洋行 9　皮克林〖〗美国〖〗美孚石油公司 10　施佩林〖〗德国〖〗上海保险公司 11　贝德士博士〖〗美国〖〗金陵大学 12　米尔斯牧师〖〗美国〖〗长老会 13　利恩〖〗

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 14　特里默〖〗美国〖〗大学医院 15　里格斯〖〗美国〖〗金陵大学序号为 3、5、6、7、8、9 和 13 的先生们在被占领之前离开了南京。克勒格尔德国礼和洋行

在列名单时还没有把他作为委员会正式成员登记上去，不过后来补登了。克勒格尔在被占领期间留在南京。还有

乔治 ;菲奇美国基督教青年会

后来也正式加入了委员会，在整个被占领期间留在南京。

12 月 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8:04　字数：1547

9 时 30 分，我与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一起开车去平仓巷，委员会在那里开会。我们进行了分工，列出了人员名单。马市长带着他的一班人来参加会议，答应给我们 3 万袋大米和 1 万袋面粉。可惜我们还没有卡车把这些粮食运进难民区。大米和面粉我们可以卖掉(为了防止“牟取暴利”，必须由我们限定最高价格)，把所得收入用来救济难民。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主把一定数量的大米或面粉免费分给穷人。我们将建立施粥处(粥厂)。

鼓楼医院收到了我送的 12 罐汽油。韩湘琳叫人把水箱送到了我们的院子里。我们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就要建好了，顶上是铁板，砖砌的入口。下午，我从卫戍司令部(龙顺钦和林先生)那里收到了 2 万元。最高统帅答应捐献给我们 10 万元，这是支付的第一笔款子。我问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其余部分，杭立武博士对此耸了耸肩说，也许还会支付大约 3 万元。看来我们不得不利用大米和面粉尽可能多赚些钱了。不然，我们的现金很快就会用完。

菲奇、克勒格尔、史迈士博士、基督教青年会的王先生、里格斯等和我一起参观了我在宁海路 5 号的新房子，明天我们要在这里正式开设委员会办事处。史迈士博士对房子的美观和设施的豪华感到很兴奋，他决定从此以后只称呼我为约翰 H　D　拉贝 ;洛克菲勒。

晚上 6 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委员会会议。会后，召集新闻记者和欧洲人等开会。我们向新闻界公布了计划和各个职务的分配情况。

晚上 7 时 30 分，在首都饭店召开委员会会议。我们很难决定是否继续开展建立难民区的工作，因为我们始终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如果我们要求

留在南京的市民搬进中立区，之后却又遭到日本人断然拒绝，那么我们将负有很大的责任。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委员赞成我们继续工作下去。

开放中立区公告的行文必须十分谨慎。我们先要向这里每一个代销报纸的中国人打听：有没有人，都是些什么人留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查看一下中国人情绪的晴雨表。我们将暂时把中立区称作“难民区”，而不是“安全区”。这样，如果以后有人指责我们的话，我们就多少有些保护。罗森博士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消息说，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转交上去了。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给东京德国大使馆的电报也已转发过去。许尔特尔打电话来说：罗森博士请德国人集中一下，商量什么时候必须登上三桅帆船。结果是：克勒格尔、施佩林、年轻的希尔施贝格和哈茨(一个奥地利工程师)，这些先生们全都要留在这里帮助我。那么就没有必要、也不值得磋商了。

考虑坐三桅帆船的有：希尔施贝格太太和女儿，两个人已经在船上了(希尔施贝格太太要把三桅帆船给妇女们收拾得更好一些，听说船上情况很糟糕)；此外有罗森博士、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3 个人都是大

使馆的)、两个售货员(诺伊曼小姐和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俄国妇女)以及基士林克—巴达糕饼店的会计。不过，最后这位也有可能还留在这里，我需要给克勒格尔领导的财务部找会计。希尔施贝格大夫在冯 ;舒克曼太太的陪同下，把生病的张群送到了汉口。在此之前我把我储备的胰岛素给了他一些。希尔施贝格大夫想坐飞机回来(他说的)，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医生。晚上8 时，在首都饭店和马市长、林勋欣(音译)、林度信(音译)、谢晓春(音译)和刘泽方(音译)共进晚餐。中国人和我先后致辞。除此以外，没有讨论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反正这是一次“告别宴会”。韩先生和他那位怡和通砖瓦厂的朋友孙先生被我任命为粮食委员。韩先生喜笑颜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担任过这么高的职务呢。我当然也是首次任命这么高的职务。今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听到了 3 次防空警报，但没有空袭。韩(湘琳)说，他看见 20 架崭新的中国飞机朝西边飞去了。

12 月 2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8:23　字数：2017

法国饶神父(上海南市难民区)给我们转来了日本当局的电报。下面是译文：1937 年 12 月 1 日电

致南京大使馆(南京美国大使馆)：

根据您 11 月 30 日来电

给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答复如下: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签名：饶神父(上海)

高斯(美国大使馆官员)据电台报道，伦敦把这个答复视为断然拒绝。我们这里的看法不同。从外交角度看，这个答复措辞巧妙，留了一条后路。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利的。我们根本就不指望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处理失当”承担责任。电报的结束语“但是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等等，已经令人非常满意。我随即通过美国大使馆发去了下面的回电：

我们恳请您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下列意见转发给饶神父：

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

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

签名：约翰 ;拉贝

主席德国大使陶德曼博士和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博士从汉口回来了，这使人们感到很意外。罗森博士在回答问题时解释说，这件事与委员会的工作毫无关系。不过罗森博士私下还告诉我：大使不完全同意我给元首和克里伯尔发的电报，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这两份电报!明天我要登门拜访陶德曼博士，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估计，他的归来与德国的和平斡旋即陶德曼调停。有关。马市长为此向我打听情况，我当然无法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们很难找到运输工具去拉运给我们的大米和面粉。其中一部分存放在离安全区很远的地方，无人看管。听说军事机关已从中取走了大量的米。给我们的

3 万袋米据说只剩下了 1.5 万袋。

晚上 6 时，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例会上，新闻界得到了下面的简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特此公布，今天早上收到了饶神父从上海发来的电报。据该电报称，日本当局已声明：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当局将努力尊重安全区区域。

根据这个半官方声明，同时在希望得到日本当局直接答复的情况下，委员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开始各项准备工作，以安置即将迁入安全区的难民。

委员会已经得到了中国军事当局和民政机关的明确保证，即全面尊重安全区的民用性质。

鉴于上述保证，委员会感到有责任为安置大批遭受苦难的居民而采取预防措施。

饶神父建立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前面提到他的电报全文如下：

(电报全文见前)

这份电报是对委员会 11 月 29 日晚致上海一个国际小组电的回电。委员会的电报全文如下：

我们恳请您，从安全区的利益出发，尽快拜会日本大使馆官员日高和日本大使，并授权您通知对方，

中国当局已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并向我们提供大米及其他物品表示支持。——万分紧急。

与此同时，委员会主席约翰 H　D　拉贝先生于11 月 29 日晚给上海日本当局发送了下述电报：

国际委员会承蒙美国大使馆友好帮助于 11 月 22 日向日本当局递交了关于建立南京安全区的建议书。本委员会不揣冒昧，再次恳求对此建议予以友善考虑。由于必须事先采取措施以救助成千上万名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迫切希望即刻对此建议作出答复。11 月 22 日，用电报把原建议书全文发给日本当局。当我们得知对方已于 11 月 23 日晨收到此件后，即于 11 月 24 日把建议书全文交给新闻界发表。建议书全文如下：(建议书全文见前)方孝(音译)上校以警察厅联络官的身份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罗森博士根据大使馆警察的叙述，通知说：警察得到命令，将与军队一起撤离这座城市。马市长对此予以否认。

晚上 8 时，在福昌饭店参加杭立武博士的告别晚宴。丁先生重新开办了这家饭店，表面上则由住在那里的施佩林管理。杭博士今天晚上携带 1.4 万箱皇宫

珍宝即故宫文物，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去汉口。由于运输条件跟不上，他不得不留下 1000 箱。我们为他的离去而深感惋惜，因为他极其能干，曾给予我们很大帮助。我们希望他能重返此地。

我们今天听到了 3 次警报。投掷了炸弹，发生了多次空战。据说空战时击落了 3 架日本飞机。

12 月 3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8:47　字数：1101

罗森博士来看望我，并向我转达陶德曼博士的问候。陶德曼博士昨天晚上已经搭乘他来时乘坐的海关巡逻艇又回到汉口去了。罗森犹豫了片刻后还是承认了，大使确实带着和平斡旋的建议去了最高统帅那儿。当然，关于和平建议的细节我是不可能从罗森先生这儿了解到的，因此我也不在这方面费神了。只要真的采取了这类步骤，对我来讲就足够了，但愿这些建议能带来好的结果!罗森博士又给我看了一份给大使本人的电报，内容如下：发自：汉口，12 月 2 日

发往：南京，1937 年 12 月 3 日

南京德国大使馆：

东京 1937 年 11 月 30 日电：

日本人想尽量保护城市、国民政府、外国人的生

命财产以及和平的中国百姓。日本希望中国政府能在列强的影响下使首都免除战争的摧残。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有关这点日本人将发布正式声明。

绍肯罗森博士断定，其他国家的大使没有得到类似内容的电报。这样，委员会就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这个消息，同时又不泄露发电人是谁。罗森博士建议我们和蒋介石的夫人取得联系。

尽管负责守卫南京城的唐将军向我们保证从难民区中撤出全部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我们仍然发现，上述区域内有 3 处地方新挖了战壕和高射炮阵地。我告诉唐将军的特使，如果不立即停止修筑工事，不履行将军人清理出安全区的许诺，我便辞职并解散国际委员会。人们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立下了书面保证，但同时又指出，执行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们对一家中国小报(蚊报)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异议，这家报纸呼吁读者，不要进入所谓的外国人的安全区，宁可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烧得寸草不留，也不要让它们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马市长指出，对这种无稽之谈他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8 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以下通告：新闻简报 1937 年 12 月 3 日

1　宣读了 12 月 2 日回复饶神父电文的副本。

2　今天早晨委员会要求中国军事当局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

3　委员会的成员和朋友们观察到，在区内西南地区的 3 个地方，中国军人重新开始了掘土作业，今天下午委员会进行了实地观察，并将此事件通报了南京卫戍司令总部。我们满意地看到，总部立即颁布命令，必须停止修筑工事。

4　委员会决定安全区采用和南市难民区相同的标记符号：白底红圈中间一个红十字。我们今天经历了数小时的空战。伦敦电台已经报道了德国大使昨天对南京的访问，并简短地提到，陶德曼博士给最高统帅带去了和平建议。上海的一个电台报道说，此地的一个日本阅兵仪式因为一个中国人的炸弹行刺事件而受阻。行刺者当场身亡，一些士兵受轻伤或重伤。日本人随即占领了国际租界。

12 月 4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19:17　字数：1886

我们将中国军人从安全区清理出去的困难是很大的。士兵们非但没有如唐将军所许诺的那样撤出，反而继续挖掘新的战壕并在安全区内架设军用电话设

施。我提出严厉抗议并指出如果再这样下去，委员会只能听其自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断向我们保证，3 天之内从安全区撤出全部军人。这个时候又有谣传说，日本人再过两天就会兵临城下。我甚至觉得已经听到了炮火声(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运粮的 8 辆卡车今天只来了一半。我们又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空袭。我的朋友克勒格尔当时正在飞机场上忙碌，离他 100 米远的地方落下了好几枚炸弹，他差一点就丢了命。我们委员会开了一个长会，讨论了是否可以利用一下 11 月 30 日东京发给陶德曼博士大使电报中罗森博士已经传达了的内容。我们作不出任何决议，因为中国人现在看上去是执意要守卫城市，因此中国人很有可能会愤怒地拒绝我们的建议，从而危及正在筹备成立的中立区。上海的电台报道说，由陶德曼博士在牯岭(有意改动地点，因为最高统帅目前正在南京)带给最高统帅部的和平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一口回绝，当然，此间我们对此深表怀疑。

难民们开始陆陆续续搬进安全区。一份小报(蚊报)反复告诫中国人，不要进入“外国人”的难民区。这家煽动性的报纸写道，即使城市遭到炮击，中国人也应当正视危险，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在18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报界得到以下消息：

供新闻界和警方的专稿 1937年12月4日

在安全区(中文翻译用的是“难民区”)

安置居民及分发食物的暂行措施

一、安置

1　安全区内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安置居民的准备。目前的战局还没有达到必须这么做的地步。

2　为了在紧要关头(也就是最后的时刻)将逃进安全区内的人数控制到最小程度，委员会建议，各个家庭可以和亲朋好友私下协商现在就安排好自己的住处。委员会保留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这些房子里安置难民的权利。

3　一个负责安置难民的特别委员会目前正在区内忙于了解所有可以考虑安置难民的房屋的情况。凡是无法通过私人关系在区内找到住处的难民，该委员会将通过协商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战局紧迫)时，将不实施该办法。一旦这个时刻到来，将会发布正式通告，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

4　私下协商仅适用于私房，不包括公共建筑或学校。

5　安全区内可供使用的空间有限，故家具或类

似的财产不得带进区内。只允许携带铺盖、衣物和食品。

二、膳食

1　目前区内还没有足够的食品储备供大量难民食用，所以现在已经搬进安全区的难民必须备有至少能维持一周生活的食品。

2　建议专事米、面和其他食品以及燃料供应的商人现在就进入区内继续经营。

3　储备专供委员会在区内分发用的大米和面粉，待私商的粮食库存全部用尽时再使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储备的粮食将交给持有委员会执照的私商出售。

三、运输工具

委员会急需卡车和板车向区内运送储备物资，为此请求无偿或有偿地将运输工具提供给委员会使用。

四、安全区的启用时间

中方军事人员及其全部军用设施没有离开该区域之前，无法正式启用安全区来安置难民。

签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中文文本中称为：难民区)

安全区管理委员会

(1937 年 12 月 3 日的情况)

一、理事会:

1　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 H　D　拉贝

2　秘书：刘易斯 S　C　史迈士博士

3　总干事：乔治 ;菲奇

4　副总干事：杭立武博士

5　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 ;克勒格尔

6　中方秘书处主任：汤(忠谟)系主任

二、委员会:

1　总稽查：爱德华 ;施佩林

2　粮食委员会：韩湘琳主任

休伯特 L　索恩副主任

孙耀三

朱静

蔡朝松(音译)

晁老五(音译)

萧

C　C　孟

周保新(音译)(红　字会)

3　住房委员会：王廷主任

查尔斯 ;里格斯副主任

查尔斯 ;吉

朱舒畅(音译)

欧文 C　C　朱

许豪禄(音译)

王明德

Y　S　张

王有成

4　卫生委员会：沈玉书主任

C　S　特里默大夫副主任

5　运输委员会：E　L　希尔施贝格主任

R　R　哈茨副主任(非委员会成员)

12 月 5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20:09　字数：2661

阳光明媚的星期日，刚到早上 8 时，一天的烦恼就开始了。应该来接我的司机把我丢下来不管，于是被我狠狠训斥了一顿。发牢骚——解雇——道歉——重新聘用。我想这可能是第 25 次解雇他后又聘用他了，简直就像周年庆祝!当我终于坐到汽车里时，又响起了警报，炸弹扔了下来。我现在有了通行证，即使警报响了第二遍，我仍然可以开车出去。再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已经顾不上炸弹了，这听上去很有些英

雄气概。但是非常幸运——太棒了，太棒了——炸弹总是落到其他的地方。我们终于通过美国大使馆收到了东京关于安全区的正式答复，虽然内容详细些，但和前几天饶神父转给我们的电报答复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就是说日本人再次拒绝了，但是答应尽可能保护安全区。电报全文如下：海军电台

汉口大使馆发自：上海

南京大使馆发往：南京，1937 年 12 月 5 日

北平大使馆明码电报

华盛顿国务院南京安全区

108712 月 4 日，18 时

文及：南京 1937 年 11 月 22 日 944 号电报

事由：南京安全区

日本当局仔细考虑了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建议，日本大使现通过总领事将下列通告通知美国大使：

1　考虑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有必要给安全区领导层提供足够的物资材料或其他特别权力，以便安全区附近发生战斗时，能够阻挡中国武装部队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或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2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不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的附近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和据点，一旦在南京发生战斗，这些设施和据点很难做到不会被中国军队使用。

3　鉴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即使该建议受到中国当局的欢迎，但仍然不能保证做到在南京发生战斗时，能够完全阻挡住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并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4　尽管日本政府完全承认对此建议负责的领导层的高尚动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承担在未来对所述区域免遭炮击或轰炸的保证义务。

5　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此件抄送汉口、南京、北平、东京)

签名：高斯我和贝德士博士以及施佩林拜访了唐将军(南京卫戍司令)，想从他那儿得到保证，立即将所有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撤出安全区。我们早已得到3 天之内开始撤军的保证。当唐将军通知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要过两周军队才能撤离安全区的时候，我们的惊讶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是当头一棒!日

本飞机很容易就能确认出区内尚有军队留存，这样日本提出的区内不得部署中国军队的条件就没有得到满足。目前我们根本不可能考虑建一个“安全区”，这至多只能是一个“难民区”。当然不能因此而绝望。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开会，讨论了这一事态，并拟定了以下新闻稿。新闻界是不能了解到全部事实的，否则我们就等于自己毁了自己。1937 年 12 月 5 日中国新闻发布会

1　在美国海军无线电站善意地传递下，委员会今天早上收到了日本驻沪当局的直接回答，复函附后。

2　今天上午 11 时，委员会主席约翰 H　D　拉贝先生、总稽查爱德华 ;施佩林先生和 M　S　贝德士博士拜访了唐生智将军，和他讨论了如何从规定的安全区的区域内撤出军事设施的问题。在答复中，唐将军先生作出以下声明作为他在 1937 年 12 月 3 日所致委员会函件(附后)的说明。

(1)如果建议内提出的安全区有清楚明晰的标记，中国军方将考虑不再在区内设置新的军事设施。

(2)此外在区内不应再继续设立或使用军事堡垒设施，包括高射炮(抵御飞机用的火炮)，从区内撤出其他全部武器和武装部队。

(3)其他不包含武装部队或常备军的服务性设施，在必要的情况下撤出安全区。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以上声明决定现在开始工作。安全区将在和唐将军约定的时间范围内用旗子围起来，以便居民和军人能熟悉安全区边界。只有在向交战双方发出正式声明后，委员会才对外宣布安全区的正式启用。在所有商定的条件未得到满足之前，目前暂不发表这类正式声明。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 1937 年 12 月 3 日函件译文：致约翰 H　D　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先生：

尊函已收到。我获悉贵委员会本着仁爱的精神，为了保护平民百姓计划在南京成立难民区。您请求我作为负责城防的司令官承诺从区内撤出所有的军事设施和指挥所(包括交通指挥所)，禁止军事人员在区域内居住或进入该区域。鉴于在上海已有设立这类区域的先例，考虑到这样一个区域能拯救许多穷苦人的生命并减轻他们的苦痛，我原则上完全赞同成立这么一个区域的想法。

我可以保证满足您的愿望，但同时我又必须指出实际执行所面临的困难。事情总有轻重缓急，因此有

些事情必须予以考虑。

关于从安全区撤出所有军事组织和交通设施一事，我已经下达命令，根据您的愿望执行。我会尽快敦促军事人员不得在区域内居住或穿越该区域。总而言之，我会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满足您的愿望，因为作为卫戍司令，我钦佩贵委员会的工作并愿意竭诚与您合作。

希望您的努力能有成效。

谨致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唐生智

南京战区卫戍司令 12 月 5 日(续)

炸弹一枚接一枚地落下。如果爆炸声太响了，我们就挪动椅子，离开窗户稍远一些。我们院子里的防空洞是最好的，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用它。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不会承认我们的安全区，他们现在距南京仅有 13 公里。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么再过两三天日本人就到城门前了，而不是像唐将军所说的那样要过两个星期。城门将要堵死，3 个城门洞只留下了半个城门是开着的。从城门到施梅林家的马路两旁美丽的白杨树全被砍了用来封锁街道。这种路

障对坦克来讲就如同儿戏。人们想出这个主意，只是为了做做样子。但是谁又知道呢?我们紧张忙碌地向区内运送米面。界旗和墙头布告已经准备好，布告用于向区外可怜的百姓介绍安全区，对这些可怜人的安全我们不敢作出任何保证。饶神父在上海也面临过同样的困难，直到南市遭炮击后，交战双方才认识到他的安全区的价值。罗森博士对中国军人很有意见，据他所知，中国军人潜入区内，是因为他们感到在那些挂着德国国旗的空房子里比区外要安全些。我不敢断定这事是否属实。不过有件事倒是事实，唐将军今天就是在难民区内的一所房子里接待我们的。

12 月 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20:45　字数：3145

从 7 时 30 分起，空袭警报一个接着一个，但是谢天谢地，我们的难民区没有遭到轰炸。从芜湖传来消息，停泊在船坞的“塔克沃”号(怡和洋行)和“大同”号(太古洋行)两艘轮船遭到了轰炸，死了许多中国人，据说“塔克沃”号完全被烧毁。停泊在附近的一艘英国炮舰的舰长在空袭中被弹片击中受伤。现在，南京居民开始陆续地进入安全区。明天，安全区通道的墙上要贴上布告，这个区域要用委员会的会旗(白底红圈

红十字)围起来。留在此地的大部分美国人今天登上了一艘美国军舰，剩下的人作好随时乘船的准备，只有我们委员会的成员拒绝登船。罗森博士告诉我一个机密消息，蒋介石接受了由陶德曼博士大使递交的和平建议。罗森博士希望，和平能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来到(但愿他的希望有道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占领南京指日可待。

在今天的空袭中，对浦口铁路设施的轰炸炸死了20 个人。

我和现在住在我旁边的“军官道德修养协会”的黄上校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黄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应当能守卫得更好一些。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但是我们退却了。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现在搬进区内的人们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对这种奇谈怪论我能说什么?这么个人竟然是最接近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官员! “是这样的：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

最穷的人，难道应由他们以生命来弥补军方所犯的错误吗!尊敬的黄先生，你为什么不命令南京那些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 80 万市民留下来?为什么总是要那些社会最贫穷阶层的人来献出他们的生命?”我们还谈到了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何时离开安全区的问题，他认为要到最后一刻，也就是南京街道爆发巷战时，再撤出来，一分钟也不能提前，在南市就是这样的。尽管如此，饶神父仍然设立了安全区，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黄先生忘了一点，南市随时都可以从毗邻的外国租界得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而我们在南京，要想准备得充分，就必须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在安全区内备好米面、盐、燃料、药品、炊具和其他我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等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就什么也筹集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外界断了联系。我们要考虑有医生、护理人员，要安排粪便的清运，要考虑安葬、警察，必要的话还要考虑后备警察，因为警察极有可能会和退下来的士兵一起撤退，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暴徒闹事，那问题就严重了。难道这些准备工作都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吗?对这种情况我甚至想都不敢想!在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我力图改变黄先生的想法，但是没有结果，他是中国人，对他

来讲，几十万同胞算得了什么，他们贫穷，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去死!我们还谈到了城市的守卫问题。冯 ;法尔肯豪森将军和所有德国顾问都指出，守卫城市是毫无希望的，既然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要牺牲生命?当然，设立一道外围防线是必要的，也不能要求一个要面子的将军拱手交出城市，但是展开城墙战斗，展开巷战，这是地地道道的胡闹，是残忍的大屠杀!但是，说什么都不管用，我的口才帮不了任何忙!黄先生说，荣誉要求我们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啊，那我们就等着瞧吧!南京发电厂厂长白先生和总工程师陆先生也曾经说过，为了保证电厂的运转，要在南京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电厂仍然在运转，但是谁在负责我还不知道，反正白先生和陆先生早已走了。供报界专稿1937 年 12 月 6 日

1　今天下午，委员会向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先生递交了一封信函，对他在 12 月 3 日就安全区一事所作出的具体表态表示感谢，并告知，他提出的给安全区标记出界标的建议应立即执行。考虑到安全区必须完全平民化的必要性，以保证将来搬进安全区的数以万计难民的必要的安全，委员会希望，卫戍司令能继续努力尽快从区内撤出中国军人。我们完全信任卫

戍司令的许诺，我们赞赏卫戍司令对需要保护的平民所给予的充满同情的关心，并对此表示感激。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继续自己的工作。

2　今天下午 1 时，委员会发出了电报，对昨天收到的日本当局的电报予以答复：

1937 年 12 月 6 日致日本当局电：

1　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已收悉，委员会对内容已作了记录。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减少区内的军事设施的数量并从区内撤出军事人员。委员会已经开始用旗子标记出区域的界线，旗子的图案是白底红圈红十字(红圈象征安全区)。在安全区转角处的地上或建筑物的房顶上水平悬挂画有上述标记的大横幅。

2　鉴于安全区内剩余的中国军事人员正在逐步撤离，同时考虑到数以万计涌进区内的难民和其他平民的忧虑和困境，委员会希望日本军队在安全区筹备期间以及设立后不要轰炸该区，也不要对该区域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国际委员会将努力尽快完成赋予其的工作。

3　国际委员会获悉，日本当局在答复电第 5 段中作出了承诺，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日方承诺内容如下：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

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4　国际委员会在此通知日本当局，共有 15 名～20 名外籍人员志愿管理安全区。外籍成员继续留守在城市表明，他们认为中国以及日本当局在安全区方面所作的保证是诚实并且可信的，此外这还表明，委员会将坚定地负责将所有有关安全区的规定实施到底。

签名：约翰 ;拉贝

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宁海路

致唐生智将军先生 1937 年 12 月 6 日

南京战区卫戍司令

南京

尊敬的唐将军先生：

昨天您十分友好地和委员会主席及代表进行了交谈，委员会在此就您对委员会工作的首肯以及在帮助南京难民和平民方面所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委员会特别要感谢的是您就安全区事宜所给予的详细的保证：

1　在安全区域内不设立新的军事设施、战壕或其他掩体，同时也不得在区内留有火炮；

2　在安全区域作出明确标记后，下令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安全区；

3　所有属于军事指挥所或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必须逐步撤出安全区。

对于您提出的为安全区作出明确标记的建议，委员会将立即执行，以便于中方军事人员执行您的命令。

委员会和受您指挥的警察局长方先生商定，张贴致中国军人的通告，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安全区的性质和作用，以便他们能理解禁止他们进入安全区的理由。

委员会关切地并充满理解地注意到了您的表态，即：委员会的愿望具体实施起来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对此委员会要指出，接待大规模难民有一定的困难。他们寻求得到保护，但是只要安全区内布置有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这种保护就不能得到。

委员会不否认您说法的正确性，即：短时间内从安全区撤出武装军事人员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请允许委员会冒昧地指出，由于通讯联系的难度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当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时，几乎就不会再有机会通知日本人安全区开始启用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会轰炸区内的难民，并指责中国军方因滞留在所谓的安全区而必须

对此负责。

为此，委员会希望您继续努力，尽快从安全区内撤出所有部队。委员会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表达了对您所作承诺的充分信任。

最后，委员会在此对您充满同情地顾及到平民百姓的利益表示感谢，请求能继续得到您的友好合作以及您关于安全区各项努力的建议。安全区维系着许多中国人的命运。

此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 ;拉贝

12 月 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25:07　字数：3129

昨天夜里可以听到热闹的来往汽车声。清晨约 5 时许，大批飞机从低空掠过我们的房顶，这是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告别仪式。

我昨天下午拜访的黄上校也走了，这是奉了最高统帅的命令!留下来的全部是穷苦的人民和我们几个决心要和最穷苦的人们在我们的所谓“安全区”共患难的欧美人。据上海方面电台的报道(13 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了汤山，距离南京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可以看见贫穷的百姓带着生活用品和铺盖从四面

八方进入我们的安全区，这些人还不是最贫穷的，他们只是先头部队。他们还有点钱财，可以花钱借住在安全区内的亲戚朋友处。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还没有进来。安置他们必须要开放中小学和大学，以集体住宿的方式安置，由粥厂向他们提供膳食。答应提供给我们的粮食，我们最多只运进来了四分之一。我们缺乏运输工具，现有的运输车辆不断地被军方征用。

今天上午，我们的两辆卡车被军方拖走了，现在只归还了一辆，另外一辆尚未归还，车上还装着我们急需的两吨盐。我们一直在找这辆车。最高统帅部刚才又发给我 2 万元，这样，我总共得到了 4 万元，而不是答应的 10 万元。该对这个数字满意了，许诺和守信根本就是两回事!对这种分期交付赠款的方式最高统帅似乎一点也不知道，不能因此而去责备他。明天所有的城门将关闭，剩余的美国人将送上美国军舰。我今天还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向德国大使馆发了一份给西门子洋行的电报，请求把应付的人身保险费通过上海德华银行付给多德韦尔公司，但愿这份电报能发过去，保险费这个月到期。

今天下午，安全区已经用委员会的旗子标记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等待已久的艰难时刻了。我希望

我们首先能健康地活下去，当然我们是沉着的，是充满勇气的!或许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此外上海方面的电台还报道，陶德曼博士先生在结束了对南京的短暂访问后乘海关巡逻艇已经抵达了汉口。据说他提出的和平建议被蒋介石拒绝了。关于南京城的守卫，电台报道说，市区内不会发生战斗，因为日本人不打算摧毁各个国务部门富丽堂皇的建筑，这些消息和这里目前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前面我已经提到，根据罗森博士的秘密通知，陶德曼博士提出的和平建议已被最高统帅接受。此时，城内正在为保卫战做最后的准备。这里的每一个士兵都声称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然，出于外交惯例，人们在报道中会有意地歪曲事实。这不足为奇。城门外的房子被烧掉了。人们要求那些住在城郊接合部、房子被烧的老百姓躲进我们的安全区，这说明人们还是默认了我们的安全区。克勒格尔刚从施梅林家(南门内施梅林家在中山门外，应为东门。)回来，他发现房门已经被撬开，部分物品遭劫。

出于实际的考虑，他让人先把剩下的饮料全部带

了回来。许尔特尔报告说，他今天在去汤山的时候，进入了中日双方战线之间的地区，幸运的是他没受到任何伤害。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日本人真的已经推进到了汤山，没多久就会到这里了。我们在山西路入口处竖起第一批委员会旗帜时，美联社记者还给我们摄了影。

在 18 时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市长没有露面，外国人也仅有一半人出席，估计其余的人可能已经上船了。有人谣传城内靠近城门的房子也要烧掉。这在那些住在南门附近的穷苦百姓中造成了恐慌，几百户家庭的一家老小涌向我们安全区，但是在黑夜中又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妇女和儿童瑟缩哭喊着坐在铺盖卷上，等待着去找住处的丈夫和父亲。我们今天运进了 2117 袋米，明天是否还能进出城门就要打问号了。供报界专稿 1937 年 12 月 7 日

一、今天下午(大约过了 16 时)，已经开始在山西路交叉路口处安置界旗。

二、根据警察局方局长的报告，唐将军已经发布命令，从安全区境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我们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确认，高射炮阵地已经从五台山撤出，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其他一系列军事设施也正准备运

走。

三、今天晚上发布了通告，要求所有店主将商店迁进安全区，并尽可能多地将储存的商品带进安全区。

四、今天晚上还向中国报界提供一份公告文本(附后)，该公告将于明天在安全区域内广为张贴，公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市民介绍安全区的意义。

五、同时还向中国报界披露安全区的行为守则，该守则也将于明天在安全区内广为张贴。下面是该守则中特别关于住宿和膳食问题的几个要点:

1　住宿:

(1)建议居民尽可能在安全区内达成私人住房协议。需交付的房租应尽可能的低，绝不应超过和平时期通行的价格。

(2)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以及学校是给没有能力签订私人住房协议的最贫穷的人预留的。学校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开放。

(3)对于居留在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安置在一起，但是寝室的安置将根据性别区分。该住宿的安置是免费的，为了能安置大规模的难民，向每人提供的寝室面积不超过 16 平方英尺。

(4)在安全区启用后，若以上设施不足以安置全部

难民，委员会将要求安全区内所有空房或仅得到部分使用的房屋的主人免费接纳剩余的无家可归者。

2　膳食：

(1)指定分发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由经过委员会特许的私商出售。

(2)穷人的膳食(稀饭)由红　字会和红十字会负责管理的粥厂以低价提供。粥厂分别位于五台山、金陵大学附近，以及山西路交叉路口。

3　安全区的启用时间：

(1)一旦中国军方撤出全部军事设施，委员会将向双方(中方和日方)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

(2)公共建筑物和学校设施将尽快开放，安置最贫穷的人，开放事宜将另行公布。

(3)安全区的最终开放还将通过报纸的专版予以公布。

供中国报界和安全区布告使用：

告南京市民书《告南京市民书》的文字，采用拉贝在日记中保存的中文原件。

在不久以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经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市一部分地区设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区域为双方所赞同的。中国当局允诺

中国军队不进入指定的区域。这个区域既然没有驻兵，日方也就赞同不再攻打那个地方了。这个协定为双方所遵守的。在那个区域以外的南市各地方，虽然有恐怖和毁灭的事，然而这个难民区域却是被救了，而且又救了整千整万人的生命。

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这个区域的界址开在下面："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沿西到西康路(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中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处到原起点的新街口为界。"这个区域的边界都用了旗帜作记号。在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并在旗上写了"难民区"三字。

为着要使上述的区域为平民成为一个安全地点，卫戍司令长官曾允诺在本区域以内所有的兵士和军事设备一概从速搬出，并且允诺以后军人一律不进本区。日本一方面说："对于规定之区域颇难担负不轰炸之责。"在另一方面又说："凡无军事设备，无工事建筑，不驻兵，及不为军事利用之地点，日本军队决无意轰

炸，此乃自然之理。”

看到以上中日两方面的允诺，我们希望在所指定的区域内为平民谋真正的安全。然而在战争的时候，对于任何人的安全自然不能担保的。无论何人也不应当认为进了这个区域，就可以完全保险平安。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允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12 月 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25:25　字数：3368

昨天下午，佣人张把他的妻子从鼓楼医院接了回来。她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在这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她想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们的勤杂工很难过，他的家人在城外 20 公里的地方，他没法把他们接过来。他没有时间，因为我们的厨师病了，他要承担厨师的一部分工作。关于此事，他一个字也没有向我说过，我以为他的家人早就在这里了，但现在为时已晚。即使他出得了城门，他也许就再也进不了城了。

昨天晚上相当平静，这说不定就是暴风雨前的平

静吧?!电台报道了由陶德曼博士提出的和平建议的细节，据该报道披露，日本要求中国:

1　承认满洲国;

2　在上海设立租界;

3　改组国民党;

4　加入反苏维埃联盟。

这原本听上去并不过分，应当是可以被蒋介石接受的，不过电台对此的说法恰恰相反。也说不定日本人想先占领南京，然后再签署和平协议。

一个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有时是意想不到的!两年前在北戴河的一次茶会上，陶德曼博士用这么一句话来和我打招呼:“看，南京市长来了。”我当时听了他的玩笑还有些不高兴(那时我是南京地区小组副组长)。可是现在，这句玩笑几乎要变成真的了。当然，一般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前一段时间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马市长昨天离开了南京。于是委员会不得不开始在难民区内处理应由市政府处理的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这样，我真有点像一名“执行市长”了。拉贝呀拉贝，你得意忘形了!

电台根据《上海晚报》报道，蒋介石打算辞去中

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现在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汪精卫被推举为新的国民政府的首脑。不过也有传闻，说随着南京失陷后和平协议的签订，蒋介石将再度进入政府。目前日本人试图包围南京。现在看来，中国人只有扬子江一条路能通往汉口，但是在撤退时，这条路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轰炸。我听说，下关的人口已经开始疏散。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这个所谓的“安全区”，街道上比和平时期活跃了许多。看着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流浪，真是催人泪下。那些还没有找到落脚处的人们，在寒冷的黑夜来临时，一家老小就躺在房子的角落里睡觉，还有些人甚至就躺在露天大马路上。我们紧张地为安全区的建设工作着，但遗憾的是总是有军方人员的干扰。他们还没有撤出安全区，而且看样子好像也不急于撤出。在周围城郊，人们烧毁了房子，然后把难民送到我们这里来。我想人们可能觉得我们愚蠢得要命，因为我们开展大规模的救助活动却什么也不图。有几个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所有抵抗都只是做做样子，他们只想打一场给别人看的战役，为的是不丢面子。但是我的看法不同，我担心的是，守城的唐将军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献出他手下的士兵和平民百

姓的生命。在中国，几个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中国每年都有大约 100 万人死于饥荒或洪水。

我现在要开一个换钱银行，零钱太紧张了。两位和我要好的中国政府官员答应向我提供帮助。

英国文化协会的建筑物已经对难民开放。从今天晚上起，我们今后的新闻发布会就在我们的总部宁海路 5 号举行。

我们大家都已经近乎绝望了，中国的司令部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中国士兵把我们刚竖起不久的界旗拿走了不少。安全区要缩小，人们需要空出来的地方构筑火炮阵地和防御工事。这样一来，我们原来的计划就会告吹。如果日本人听到了风声，就会毫不留情地对我们进行轰炸，那么安全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区。明天我们必须对安全区的边界再作一次检查。我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背信的行为，因为中国人早在 11 月 22 日就已经正式承认了安全区，而且是在接受了安全区以后我们才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通知了日本人。M S 贝德士博士(金陵大学)致约翰 ;拉贝先生的情况通报

1937 年 12 月 8 日

今天早上中国士兵出现在汉口路小学和旁边的房子里，以及金城女子工业专科学校。

在何应钦公馆即今南京大学外办所在地。后面的徐府巷 2 号也有一个武装的中国岗哨。

此外在陶谷新村也有许多中国士兵，这批士兵今天早晨运进来了较大数量的大米储备，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士兵将会很快离开安全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房子有 3 号、5 号、8 号和 10 号。

签名：M　S　贝德士

供中国报界专稿 1937 年 12 月 8 日晚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周工作回顾：

8 天前，也就是 1937 年 12 月 1 日，市长马先生来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要求委员会承担管辖安全区的全部责任，现将他信中所要求的内容附录于后。他此外还请求委员会任命一名欧洲人为总干事，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 ;菲奇先生担任这一职务。杭立武先生在和中国当局就安全区的谈判中给委员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菲奇先生任命杭先生为副总干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菲奇先生任命：

韩湘琳先生为粮食委员会主任；

许传音为住房委员会主任；

沈玉书牧师为卫生委员会主任；

爱德华 ;施佩林为总稽查；

克里斯蒂安 ;克勒格尔为财务主管；

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为中方秘书处主任。

除了几名勤杂工和司机外，委员会及其全体成员，自愿并且无偿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马市长请求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调拨给委员会 2.1 万袋米和 2 万袋面，以缓解这里的困境；同时为了弥补支出，划拨 10 万元给委员会，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其中的 4 万元。为了将储存在城外的米面运进来，粮食委员必须拥有一支机动的车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很困难(注：城郊正在燃烧)。到昨天为止他一共筹集到了 12 辆车运进了 6300 袋米(相当于 7875 担)。面粉目前还运不进来，不过粥厂用的煤和 500 袋盐已经有了保障。遗憾的是，应急用的煤已经不可能再得到了。我们的粮食委员每天都运进了米面，这每一天都是一场胜利，这在今后的艰难岁月中将起到很大的作用。鉴于储备仍然不够，我们请求所有的囤积有粮食和燃料的商贩尽快将物资运到安全区来出售。此外还有必要再次指出的是，委员会希

望商贩们以能够接受的价格出售商品。

住房委员会在上周详细了解了区内所有可供使用的房屋情况。如果区内的私房主以及私房的租户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慷慨和爱国，与朋友合住，或者将房子以和平时期的半价出租，那么我们估计，安全区内有足够的房子安置市内剩余的居民。

昨天的报纸已经公布，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留给最贫穷的人使用。调查表明，如果每人需要 16 平方英尺的面积的话，这些建筑物可容纳3　　5万名贫穷的难民。区内的几乎每一所学校都随即自愿慷慨地同意将建筑物用于此目的。在上一周这些学校已经为安置贫穷的难民作好了准备。

这些建筑物何时对穷人开放，将会尽快对外公布。目前这些房子的主人还未获准接纳任何人。

如昨天所通告，红　字会和红十字会已经自告奋勇地在区内成立了粥厂并且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此外红　字会还将负责安葬那些不幸在区内死亡的穷人。大学医院(鼓楼医院)位于区内，负责承担病人的治疗和护理工作。目前该医院只拥有数量很少的医生，为此请求所有目前还在城里的医生，自愿为鼓楼医院提供服务。

沈牧师先生正着手在区内建立负责卫生设施的组织。由于缺乏工人，因此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困难。

12 月 7 日下午 4 时，施佩林先生开始竖立区界旗，并在 12 月 8 日上午结束了这项工作。

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正撤出安全区。宣布安全区为非军事区的通告近期将会正式发布。

以第一区警察局方局长和阎清鹏(音译)局长为首的警方，合作得非常出色。他们将看守安全区边界，并负责区内的治安。已经分配给安全区 400 名警察，他们将佩戴上有安全区标记的袖章。

由于在目前的紧急形势下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国际委员会只有非常不情愿地承担了由马市长转授的负责安全区行政管理工作的责任。一旦困难时期过去，委员会承担的责任也将随即停止，并将应南京市政府的请求将这种责任归还给市政府。

马市长请求委员会接管安全区行政管理的信函全文如下：……(中文信函现保存在南京国际委员会档案材料中)

12 月 9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25:53　字数：2285

空袭从一大清早就持续不断。中国的飞机已经不

再来这里，但是高射炮还在射击。城南落下了大量的炸弹，可以看见那儿升起了巨大的烟柱，一场大火正在南面蔓延。我们仍然忙着将大米从城外运进来，遗憾的是我们的一辆卡车损坏了，我们的一个卡车搬运工失去了一只眼睛，被送进了医院。委员会将负责照料他。剩下的美国人以及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罗森的两个随从)也上了船。但他们又表示，如果“空气不紧张”，今天晚上还要上岸来参加新闻发布会。

另外一辆卡车的押车员从南门回来时惊恐万状，南城门遭到了轰炸。城门的守军开始不放他们出城，后来通过协商还是同意了。当这辆车从城外返回的时候，全体城门守军，共 40 人已全部被炸死。

下午 2 时，我和贝德士博士、施佩林、米尔斯、龙和参谋部的一位上校巡视了唐将军不满意的安全区沿线(西南界线)。从山丘的顶上我们可以看见被火光和烟雾笼罩的城郊，中国人为了将那里辟作战场把房子都烧了。我们发现，在安全区西南界内有一排高射炮阵地。就在我们巡视的时候，3 架日本轰炸机掠过我们的上空，距我们约 10 米远的高射炮阵地进行了猛烈的射击。我们都卧倒在地上，扬起脸朝上观察着高

射炮的炮火。可惜的是炮火总是打偏，或者应当这么说，幸运的是总是打偏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上面会有炸弹投下来，但是我们很走运，日本人越过扬子江朝浦口飞去了。上校在安全区的界线的问题上不肯让步，于是我威胁说要甩手不干，并说我将致电元首，由于唐将军的失信，难民区无法继续存在。上校和龙先生忧心忡忡地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拿定主意，走出重大的一着，当然对这一着棋我们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们想再面见唐将军一次，力争说服他放弃对内城的保卫。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唐将军竟然表示同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征得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我和米尔斯牧师，还有贝德士博士在龙上校和一名士兵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炮艇“巴纳”号上，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发出了下列电报：致美国大使馆——汉口 1937 年 12 月 9 日

国际委员会从卫戍司令唐生智处得到许可传递以下电报中所涉及的内容。唐将军请我们通过您将一号电文传给最高统帅蒋介石。二号电文我们将通过艾奇逊先生传给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请将该建议内容通知其他大使馆。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些建议也能得到这些大使馆的同意。

签名：约翰 ;拉贝

主席(以下是电文)一号电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日本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对城墙内南京城的进攻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中国当局建议，在城内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３天，在这３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约翰 ;拉贝

主席二号电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中国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在城墙内南京城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日本当局建议放弃对城内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３天，在这３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约翰 ;拉贝

主席我们从“巴纳”号上岸，穿过燃烧的下关回城简直不可思议。晚上 7 时，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前，我们刚好赶回家。我们听说，日本人在此期间，已经推进到城门前，或者是离城已经没多远了。我们可以听到南城门和光华门上的炮火的轰鸣声和机枪扫射声。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没人去帮助他们，已经没有医生、卫生员和护理人员了，只有鼓楼医院的几个正直的美国医生还在坚持着。安全区的街道上挤满了带着大包小包的难民。原来的交通部(武器装备部)已经对难民开放,仅仅一会儿的时间，里面就挤满了人。我们关闭了两个房间，因为在里面发现有武器弹药。难民中也有逃兵，他们扔掉了自己的军服和武器。供中国报界专稿 1937 年 12 月 9 日晚

安全区安全措施

1　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即使在上海的国际租界也有 1000 多人死于流弹、高射炮弹片、炮弹片和日本飞机及中国飞机误投的炸弹。)

2　我们要记住，日本人从来没有保证过，不对我们的安全区进行炮击或轰炸。

3　日本人仅仅保证在安全区内不存在中国士兵和军事设施的前提下不蓄意进攻安全区。

4　为此我们紧急呼吁居民，空袭期间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瓦房同样也能保护不受高射炮弹片的伤害。)

5　一旦城市开始遭炮击或轰炸，只要可能人人都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

6　即便只是听到城里有步枪或机枪声，也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或以围墙作掩护。射击时，在砖结构房子里的人不应当停留在门窗旁边。

7　空袭、炮击、步枪或机关枪射击时，如果有人正好在街道上，而且无法很快找到安全的地方，如有可能，应当在坑里或围墙附近掩护自己。

8　如果在城内或周围地区爆发战斗，行人不应成群结队，而应尽可能散开。

9　伤员可以送到鼓楼医院，要救护车请拨打电话 31624。

10　发生火情请打下列电话：

大方巷消防站：31058

鼓楼消防站：31093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2 月 10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26:51　字数：3944

昨天夜里非常不安宁。隆隆的炮火声、步枪声和机枪声从昨天晚上 8 时一直响到今天凌晨 4 时。然后这种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渐渐减弱，到 5 时完全停了下来。我听说日本人昨天差一点就把城市占领了。他们一直推进到了光华门，据说那里几乎没有防御。中国的一个后备团没有及时补上，但是应当被替换下来的部队除了少数几个连以外都撤了下来。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出现了。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赶到的后备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才将敌人打退下去。今天一大早听说，日本人已于昨晚推进到了扬子江边的自来水厂附近。大家普遍认为，至迟今天晚上，城市将要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们决定公布昨天晚上发出的两份电报，但是开头章节不予公布，免得唐将军出丑。3 名记者此刻正在努力通过美国炮艇“巴纳”号的帮助(艾奇逊先生)将这两份电报发出去。现在只有通往下关的城门是可以通行的，记者们要想把这条消息发出去，很有可能就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昨天晚上那样有军队掩护。

金大夫会讲德语，他表示愿意向委员会提供帮助。

他手下领导有 8 所军医院，全部位于安全区以外，这 8 所军医院安置的全是轻伤员。据金大夫讲，其中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自残致伤。金大夫想把重伤员安置到我们安全区来。这种做法原本是违反协议的，但是我希望日本人知道了以后不会因此而提出责难。我告诉金大夫去和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大夫联系，他是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方面的负责人。根据金大夫的说法，他能提供 80 名中国医生。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南京还有这么多的医生。当然如果真的有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人越多越好。在过去的两天里，城里已经有 1000 名伤员了。

约翰 ;马吉牧师打算在这里成立一个红十字会的欧洲分会。虽然他也有经费(黄上校给了他 2　　3 万元)，但是却没有进展，因为没有得到红十字会总部的答复。而没有总部的批准，他自己显然不敢着手办此事，多么可惜!要是换了我，我是不会犹豫不决的。如果好事能成，何必要请示来请示去呢?反正到最后总会同意的。

我们紧张地等待着日本当局和蒋介石对我们电报的答复。城市的命运和 20 万人的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安全区的各条街道上挤满了难民。许多人找不到

合适的落脚处，仍然露宿街头。遗憾的是，我们不断发现，区内仍然有许多军事人员。我们和龙上校以及赵先生终于达成了以下协议：

1　唐将军明确承认安全区的五台山界线(西南线)。

2　龙负责粥厂的建设工作不会受到士兵的干扰。

3　卫戍司令部的3名代表和委员会的3名成员共同巡视安全区，沿路遇到的每个士兵都将被逐出安全区。唐将军的3名代表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全权将士兵逐出安全区。

韩先生报告说，下关的士兵要烧掉我们剩余的粮食储备，龙答应立即干预。我得到了一个可以进出城门前往下关的军方通行证。城东好像在准备战斗，可以听到沉重的火炮声，同时还可以听见飞机进攻的声音。五台山上的高射炮仍在向日本人射击，阵地确实位于安全区内。这实在是让人感到绝望!如果再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的安全区就将遭到炮击，这无异于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因为区内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日本人哪怕是只给一个肯定的答复也好!让人感到最为遗憾的是，无法将全部的真相告诉给留在这里的欧

洲战地记者们!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将军事人员清理出安全区的保证始终没有兑现。今天早上我再次向这些人声明，我不愿意就这些事情讨价还价，更不愿意拿中国人的名誉当儿戏。之后他们是让步了，但是没有拿出行动。然而现在已经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我们大家都深感沮丧!从汉口美国大使约翰逊那里传来消息，他已经把我们的电报转交给了蒋介石，并且他本人也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建议。同时他又发了一份秘密电报告诉我们，在汉口的中国外交部已经正式口头通知他，他们认为唐将军同意停火 3 天并从南京撤出部队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蒋介石已经宣布，他不会接受这类的建议。我们再一次确认了一下，我们没有弄错。龙和林在我们发电报时也在场，他们确认一切属实。据他们看来，最高统帅肯定会同意这件事的。可能是汉口外交部的某一个高官对此事提出了刁难，结果导致了我们的建议被拒绝。我们反复给蒋介石发电报，同时给在汉口的德国大使陶德曼也发了电报，请求他在有关我们的建议上予以支持。现在已经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海军电台

序列：发自：汉口

华盛顿国务院 1937 年 12 月 10 日 14 时
驻南京大使馆文及：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
驻北平大使馆
驻上海领事馆
第 24 号——1937 年 12 月 10 日 11 时

南京电报号 1026——12 月 9 日 18 时下列内容已于 12 月 10 日 11 时发给驻汉口外交使团：美国大使于 1937 年 12 月 9 日夜间 12 时收到美国驻南京大使代办艾奇逊先生于下午 6 时发来的无线电讯。该电讯包含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分别致日本当局和中国当局的两份电报，就如何避免在南京城内的战斗及如何防止众多平民在战斗中不可避免的死亡提出了建议。委员会请求我将电报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和美国驻汉口大使馆转交给有关当局。现附上艾奇逊先生的电讯稿副本，供汉口外交使团传阅。

收到上述消息后，副本已经美国驻汉口大使馆递交给了汉口的中国有关当局。中国有关当局今天早上回复，该建议已经呈送给最高统帅部。一旦统帅部有回复，将会立即告知。

可以估计，1937 年 12 月 9 日晚，该消息以同样的方式已递交给了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

我在此要指出的是，国际委员会紧急请求所有大使馆支持这项建议。美国大使已经代表自己通知了中国当局，完全支持南京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建议，如果该建议能够完整地并且在军事指挥人员的计划下得到实施，他将表示欢迎。

此电原件传南京。

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约翰逊海军电台

序列：发自：汉口

华盛顿国务院 1937 年 12 月 10 日 15 时 30 分

驻南京大使馆文及：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

驻北平大使馆

驻上海领事馆

第 25 号——1937 年 12 月 10 日 15 时

本人电报——1937 年 12 月 10 日 11 时我得到中国外交部口头但却是正式的通知，国际委员会认为唐生智将军已经同意停火 3 天并将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内的估计是错误的。此外我还得到进一步的通知，蒋介石将军已经表示，他不能(我再重复一遍：不能)接受这项建议。

此电原件传南京。

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约翰逊

1937 年 12 月 10 日电

致美国大使约翰逊先生阁下

汉口

机密!仅供大使本人阅

委员会在此明确确认关于唐将军表态的消息。此间总部坚信，如果蒋介石将军了解军事形势，他是会同意的。

签名：拉贝

主席

1937 年 12 月 10 日电

致德国驻汉口大使

奥斯卡 ;陶德曼博士阁下:

本人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已于 12 月 9 日将建议电告美国大使，诚挚地希望您能支持该建议。

签名：拉贝

1937 年 12 月 10 日电报

致最高统帅蒋介石:

国际委员会在此诚挚地请求将此消息转达给蒋介石将军：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

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20 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

签名：拉贝

主席 12 月 10 日

中午，听电台广播说，如果唐将军不立刻撤出他的部队，日本人明天将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今天城市全天遭到了轰炸，玻璃窗被震得直响。紫金山上有几座房子在燃烧，城郊也仍在燃烧。我们难民区内街道上的居民们感到是那么的安全和保险，他们几乎不去理会那些日本飞机。上帝啊，如果哪一天人们发现自己的感觉是错的，也就是说遭到了日本人的轰炸，那么这个血腥的屠杀必定是毁灭性的!我一直在希望局势会朝好的方面扭转。日本电台报道说，南京将在 24 小时内被攻占。中国军队的士气已经明显地低落。首都饭店(城内最好的饭店)已经被军队占据。士兵们一个个在吧台旁喝得醉醺醺的，懒洋洋地躺在俱乐部的沙发上，他们要逍遥一下。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

城市在一夜之间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到目前为止，看上去还不至于如此。外面静悄悄的，又有一批难民带着妻儿露宿街头。

12 月 10 日 22 时 30 分，据上海海员电台报道，南京今天下午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由于唐将军在中午 12 时之前没有将他的部队撤出去，所以日本人现在正在忙于将中国军队的残部清理出城市(肃清残敌)。当然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但是现在距离以前曾经提到过的“艰难的时刻”却是没有多远了。我和衣而眠。午夜 2 时 30 分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炮火声，其间还伴有机枪声。炮弹开始可怕地从我们的房顶上呼啸而过，我让韩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进入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最为高贵”，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火光将周围照得通明，前后长达数小时之久。所有的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以几秒钟为一个间歇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到了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房子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内。南面和西面也开始炮击。对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稍微有些适应了以后，我又躺到床上睡觉去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只是打个盹。

12 月 1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32:26　字数：1078

上午 8 时，水电都停了。炮击还在持续。有时炮火声会稍微减弱一些，但紧接着又会重新开始。我们的金丝雀“彼德”好像很喜欢这个，它放开喉咙唱着，这金丝雀似乎比“乌鸦”更加镇定，我可没这份心情唱歌!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实际上安全区并不“安全”，这里仍然有武装士兵，想将士兵清理出去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看来一个中国将军的话顶不了什么用!可悲呀!我们无法像原来计划的那样通告日本人：安全区内已经没有军队。

上午 9 时，安全区落下了第一批炮弹，地点在福昌饭店、世界剧场的附近，共有 21 人死亡，约 12 人受伤。负责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轻伤。饭店前的两辆汽车燃烧了起来。另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中学)，炸死 13 人。一再有人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鼓楼医院前，而且是在安全区一侧正在构筑工事。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土丘更为合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打算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

路上，我们发现士兵们正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那些在广场边上形成一个尖角的房子被士兵砸开了，我亲眼目睹了门窗被砸开。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沙袋做的路障、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网等，对坦克车来讲几乎算不了什么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遵从我们的愿望。我在鼓楼医院给龙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联系此事。

下午6时，参加下午6时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代表外，就只有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巴纳”号美国炮艇朝上游去了。史迈士博士说，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想知道该如何处置他。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在场人员的笑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 24 小时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又将其释放。晚上8时，我把韩先生叫到面前，建议他携家眷搬到宁海路5号我们的总部去，那里的防空洞要比这里的好。此外我的房子距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本人现在已经把

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也应当搬过去，因为今天夜里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发动猛烈的进攻。韩先生暂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目前住在原来的德国学校)。明天他打算在住宅区找另外一套住房。我随之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 9 时起，城市遭到了炮击。但是进攻不久便减弱，接着出现了令人估摸不透的沉寂。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

12 月 12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32:47　字数：2515

我原来以为日本人可以在平静中接管城市，但这种想法没有得到证实。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不断地看见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佩带的也不再是手枪，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是士兵还是警察都没人遵守唐将军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清理安全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早晨 8 时，炮击再度开始。

中午 11 时，龙和周奉唐将军之命来请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停火 3 天的协议。在这 3 天内，守城部队撤退，然后将城市交给日本人(和原先的想法一样)。我们起草了一份新的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在电报发出前应由唐将军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以及一份

和谈代表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和谈代表在白旗的保护下，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一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的龙和周。到了晚上快 6 时的时候，龙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已经没有用处了；对停火来讲，一切已经太晚了，日本人已经到了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事情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不能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动议仿佛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换句话说，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受到这个指责。他想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的身上。这是我很不喜欢的!

下午 6 时 30 分，紫金山上的火炮在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都处在电闪雷鸣之中。整座山骤然间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这是一个古老的有关南京陷落的象征。有句民谚说：“紫金山

焚则金陵灭。”)可以看见中国平民从南面逃过来，他们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好几支中国部队声称日本人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但是这条消息不准确!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进军。当然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即将开始。我告诉韩先生和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得提前回去，免得中国委员的家人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我自己和韩先生开始往回走，到家做些准备，以免我们因为炮击或轰炸而陷入困境。我在手提箱里放进了必要的洗漱用具，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放进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等。随后我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在皮大衣里又塞进了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备我在必须离家时用得上。我装满了东西，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觉得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依赖胰岛素的。有一小段

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能带点什么走呢?我再一次走过所有的房间，又仔细看了一遍，好像要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那儿还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这得放进口袋。这下我装备完了。我很清楚，此时此刻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前的幽默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 8 时的时候，龙、周两位先生(林已经撤退了)到我这儿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同意了。在我们回家前，两位先生在委员会的钱柜里寄存了 3 万元。

晚 8 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

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 ;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克里杉对克勒格尔先生的昵称。，我的天，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主要街道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 20 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已经和他约好，让他明天到我们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 48 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 30 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 3 个

人,有 8 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 100 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晚上 9 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 9 时～10 时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 8 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去了。同时我还听龙先生讲，他和周奉命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 3 万元只能用于此目的。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12 月 13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33:01　字数：1406

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 10 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 ;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

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 3 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撒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 3 个分队约 600 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

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 400 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

日军进城。摄于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上海路。

日本人进城后不久的中山路。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

我们缴械的要求，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峻，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打算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　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　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　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　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12 月 14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33:28　字数：2457

我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下面是这封信的译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指挥官先生南京宁海路 5 号

驻南京日本军队 1937 年 12 月 14 日尊敬的指挥官先生：

请允许我们在此表达对贵炮兵部队的谢意，他们遵守纪律的行为使得安全区幸存。为了维护中国平民的利益，我们想就未来的计划安排与您取得联系。

国际委员会已经承担了在安全区安置滞留城中的中国居民的责任。米面已有储备，可暂时接济难民。委员会还同时接管了安全区内的中方警务管理工作。

委员会现提出下列请求：

1　恳请在安全区各通道口派驻日军岗哨。

2　安全区由区内平民警察保护，平民警察只携带手枪。请予以批准。

3　批准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出售米面并设立粥厂。委员会在其他城区有粮食储备，请准予我们的卡车通行，运输粮食。

4　在难民全部返回原住处前，请准予委员会继续保留目前对房屋的管理权(即便能够返回，仍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必须得到照料)。

5　准予委员会与贵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

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局面，大量逃

跑的中国士兵在城北无路可退，其中一部分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怜悯，救他们的命。我方代表为此试图和贵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只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上尉。以上提到的那些中国士兵，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安置在安全区的房子里。

现恳请您能宽恕这些士兵，考虑他们的愿望，准予重过和平的平民生活。

在此，我们想向您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约翰 ;马吉先生(美国人)为该会主席。该会已经接管了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几所原军医院，于昨天解除了院内全体人员的武装。该会保证负责这里的建筑物将来不得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地方够的话，我们建议将所有中国伤员安置在外交部。

为了中国平民百姓的安康，我们期盼着能有机会和您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 ;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书宋(音译)先生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60 岁的宋先生也是我们下属的红　字会成员。我们找了约 6 名日本军官，他们让我们和明后天才抵达的日本陆军谷寿

夫将军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时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据 1947 年 3 月 10 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载:“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 26 年 12 月 12 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垣而入，即开始屠杀。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 26 年 12 月 12 日至同月 21 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 19 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 15 万余具。被害总数达 30 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联系。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 100 米～200 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 10 人～20 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

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士林克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 200 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 1000 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 400 人～500 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许离开。我

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将一批 125 名中国难民迅速地安置在空房子里。韩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 3 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抢走了。贝德士博士报告说，甚至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 1 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几队日本兵也来到了我的私人住宅，在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社党　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国国旗非常不受欢迎，我们委员会成员索恩先生汽车上的美国国旗被抢走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盗了。从清晨 6 时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奔波，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种暴行。韩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多少少还比较客气，举止也还得体，但是一部分部队的行为确实可恶。飞机上抛撒着宣传品，向平民百姓通告，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我们疲惫不堪，近乎绝望地回到了位于宁海路 5 号的总部。城市的许多地方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靠什么活下来，对我来讲简直是个谜。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 7 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

10 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

12 月 14 日，晚上

更新时间 2009-4-29 16:36:37　字数：801

我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时间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汉堡正派商人的职业协调不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便开始时常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来，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不免左顾右盼，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对我们的过失并不理会，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不知不觉、因而也就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又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
每一个沉寂
都萌发出生命的
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
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
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记者杜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值得称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本电文签署人和当地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到 12 月 14 日晚上 9 时为止一切都好。请通知

D　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 136 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我刚刚得到消息，杜丁先生已经返回，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遗憾!

12 月 15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37:15　字数：3043

上午 10 时，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他向我们转达了海军“濑田”号炮舰舰长和舰队军官的问候。我们把致日本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 时，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有关这一点，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向他提供帮助。韩先生和我对这 3 个地方的情况非常了解，我相信我们能够让工程师和工人们将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我又遇见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他作为翻译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由于昨天，也就是 12 月 14 日，我们没能和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因此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

信文如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宁海路 5 号

日本大使馆参赞 1937 年 12 月 15 日

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 12 月 13 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

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 ;拉贝

主席作为对这封信和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的形式给予的回复，回复由福田先生翻译，纪要如下：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

1937年12月15日，中午

翻译：福田先生

委员会出席成员：约翰 ;拉贝先生，主席

史迈士博士先生，秘书

施佩林先生，总稽查

(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

1　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　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　居民应尽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4　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5　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

武装，仅携警棍。

6　贵委员会在安全区储备的 1 万担米可以供难民使用，但是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他们在区内购买粮米。(关于区外储备的粮米，没作明确表态。)

7　电话和水电供应必须恢复。我们定于今天下午和拉贝先生视察这些设施，我们将在视察后制定相应措施。

8　从明天起将对城市进行清理，我们急需劳工，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我们明天需要 100 个～200 个劳工，干活付酬。

签名：刘易斯 S　C　史迈士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我们同指挥官和福田先生告别时，原田将军走了进来，他当即表示要我们带他去安全区转一圈看看。我们约好下午去察看下关发电厂。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约定的下午察看时间，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

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史迈士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史迈士又一次开车去找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我向他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的话，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也深以为然，安慰我并答应明天去办这事。我的心情悲痛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这是很残酷的。但是他们声称，在济南中国人枪毙了2000名日本战俘。

我从日本海军处听说，负责安全接运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美国“巴纳”号炮艇被日本人误炸沉没，死亡两人。一人是桑德利，意大利一家报社的记者；另一人是查尔森，“美平”号的船长。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肩部和膝部受伤，斯夸尔的肩部也受了伤，加西的一条腿断了，安德鲁斯少尉受了重伤，休斯艇长也断了一条腿。这段时间里，我们委员会也有一个人受了伤。克勒格尔拿着一盏油灯靠着一个几乎是空的汽油罐太近，结果把双手给烧伤了，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黑姆佩尔抱怨日本人把他的饭店完全摧毁

了。基士林克糕饼店看来也已经片瓦不存了。我急切地盼望着这段动荡不定的日子能早日过去，我们现在对生存的忧虑的的确确要大于南京沦陷前的那段时间。人们对手榴弹和炸弹已经习以为常，现在要做的是同占领军搞好关系。对一个欧洲人来讲，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委员会主席来讲，要胜任这一点，并不简单。

今天下午“巴纳”号炮艇的幸存者们要被运送到停泊在下关港的美国炮艇“瓦胡”号上。据说日本的舰队凡是能够航行扬子江航道的也已经驶入下关港。我估计，美国“瓦胡”号炮艇能够而且会驶往上海，因为受伤人员几乎是不可能安置在南京的。

我们再次写信给日本人，正式提请他们注意我们成立的红十字会分会。全文如下：国际红十字会分会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宁海路

日本大使馆参赞 1937 年 12 月 15 日

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

目前已经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为了能够应付由此形成的困难局面，我们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我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便该分会能得到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

现在我们恳请您，帮助我们获得南京日本军事当局的批准，以便我们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随本函附上委员会名单。

谨致良好的问候

签名：欧内斯特 H　福斯特

秘书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宁海路 5 号

电话：32346，31641，31961

约翰 C　马吉牧师主席

李春南先生(音译)副主席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

洛先生副主席

欧内斯特 H　福斯特牧师秘书

克里斯蒂安 ;克勒格尔先生财务主管

戴簌三夫人

明妮 ;魏特琳小姐

罗伯特 O　威尔逊大夫

P　H　芒罗　福勒先生

C　S　特里默大夫

詹姆斯 ;麦卡伦牧师

M　S　贝德士博士

约翰 H　D　拉贝先生

刘易斯 S　C　史迈士博士

W　P　米尔斯牧师

科拉 ;波德希沃洛夫先生

沈玉书牧师

12 月 16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39:08　字数：7297

上午 8 时 45 分，我收到了菊池先生给我的一封函件，菊池是一位谦逊可亲的日本翻译。他在信中通知我们，从上午 9 时起在安全区搜寻中国士兵。

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经历的狂轰滥炸和连续的炮击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可怕时期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安全区外已经没有一家店铺未遭洗劫。现在掠夺、强奸、谋杀和屠杀在安全区也开始出现了。安全区里的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子，都被砸开或洗劫了。下面致福田先生的信大体描述了目前安全区的局势，信中所提到的 15 起事件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几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宁海路 5 号

日本大使馆参赞 1937 年 12 月 16 日

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昨天在交通银行的会晤中，我们已经向少佐先生强调过，应当想方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这是很有必要的。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我们甚至找不到足够的脚力来装米和煤运送到粥厂。结果今天早上有数千名难民没有得到食物。为了让中国的平民能得到食品，国际委员会中的几个外国委员今天早上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日军巡逻队，把卡车开到安全区来。昨天，我们委员会有好几个委员的私人汽车被日本士兵拖走了。

现随函附上日军在安全区的各种暴行。

不结束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活动，例如，不可能找到劳工去修复电话局、水厂、电厂和各种商家店铺，甚至都找不到人去清扫街道。

为了弄清并改善局势，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向日本

皇军建议，立即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1　所有搜家活动由负责军官指挥，率领正规组织的小分队进行(制造麻烦的大多是四处游荡的士兵，他们 3 人～7 人一伙，无军官带队)。

2　夜间，最好也在白天，在安全区的所有通道口安排日军岗哨(昨天我们已经向贵军的少佐先生提过这项建议)，阻止四处游荡的日军士兵进入安全区。

3　立即发放汽车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以免我们的卡车和私人汽车被日军士兵扣留(即使在城市保卫战的最艰苦的时期，中方司令部还是向我们提供了通行证，虽然此前已有车辆被扣，但在递交了申诉后，所有车辆都在 24 小时内物归原主。此外，当时中国军队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仍然提供给我们 3 辆卡车为平民百姓运送粮米。与此相比，日本皇军具有更好的装备，而且已经控制了全城，城内的战斗也已经全部停止，因此我们坚信，在目前中国平民百姓需要得到日军的关心和保护的情况下，日军会表现出更高的姿态)。

日军最高指挥官于昨天抵达南京，我们原以为市内的秩序和安宁会由此而得到恢复，因此昨天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昨天夜里的情况比前天还要糟

糕，因此我们决定向日本皇军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相信，日军最高指挥官是不会赞成日军士兵的暴行的。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 ;拉贝

主席

签名：刘易斯 S　C　史迈士

秘书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

1937 年 12 月 16 日

(在给我们的所有报告中，我们在此仅举几起，均是已经仔细核实过的事件。)

1)12 月 15 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的 6 名街道清扫工在他们位于鼓楼的住所里被闯进的日本士兵杀害，另外一名清扫工被刺刀严重刺伤，日本士兵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如上所述，这些人是我们安全区的雇员。

2)12 月 15 日下午 4 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附近，一辆载有大米的卡车被日本士兵抢走。

3)12 月 14 日夜晚，安全区第二区的全体居住人员被赶出房子，然后被洗劫一空。第二区区长本人被日本人抢劫过两次。

4)12 月 15 日夜晚，7 个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拖走 7 名中国妇女，其中 3 名妇女被当场强奸。

5)12 月 14 日夜晚，许多人向我们诉说，日本士兵闯进中国居民的房子，强奸或强行拖走妇女。安全区内由此产生恐慌。昨天数百名妇女搬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栋建筑物，我们委员会的 3 名美国先生昨天夜里整夜守候在学院，保护那里的 3000 名妇女和儿童。

6)12 月 14 日，30 名显然没有军官带队的日本士兵搜查了大学医院和女护士的寝室，医院的职员们遭到了有组织的抢劫。被偷走的物品有：6 枝自来水笔、180 元现钞、4 块表、2 卷医院的绷带、2 只手电筒、2 双手套和 1 件毛线衣。

7)昨天，即 12 月 15 日，不论是收容所、公共场所，还是大学建筑物内，从各个方面都传来报告，日本士兵在各个地方强行闯入，多次抢劫中国难民。

8)12 月 15 日，美国大使馆遭破门盗窃，若干小物件丢失。

9)12 月 15 日，日本士兵翻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后墙，砸开一扇门，闯入学院的医学系。由于该系

在 12 月 13 日就已经将可移动的物品全部转移，所以没有东西被窃。

10)12 月 14 日中午，日本士兵闯入铜银巷的一所房屋，强行拖走 4 名姑娘，强奸了她们，2 小时后将她们放回。

11)我们在宁海路的米铺于 12 月 15 日的下午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搜查，他们买走 3 袋米(3.75 担)，只支付了 5 元钱。米市的现行价是每担 9 元，这样，日本军队共欠国际委员会 28.75 元。

12)12 月 14 日夜晚，11 名日本士兵闯入铜银巷的另一所房屋，强奸了 4 名中国妇女。

13)12 月 14 日，日本士兵闯进美国女传教士格瑞丝 ;鲍尔小姐的住所，抢走一双皮手套，喝掉了桌子上的所有牛奶，然后又用手把糖罐全部掏空。

14)12 月 15 日，日本士兵闯入美国医生 R　F　布拉迪的车库(双龙巷 1 号),打破福特汽车的一块窗玻璃，然后又带来 1 名机械师，试图发动汽车。

15)12 月 15 日，日本士兵闯进汉口路的一个中国居民住家，强奸了一名年轻妇女，强行拖走 3 名妇女。其中 2 名妇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后面追赶，结果这 2 名男子被这些日本士兵枪杀。

如前所述，我们委员会的外国成员已经对以上事件进行过核实。

签字：刘易斯 S　C　史迈士

秘书德国顾问的房子几乎也都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已经没有人敢出家门了!为了让汽车出入，有的时候要打开院门，这个时候外面的妇女、儿童就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我们允许他们在我的院子里露宿(我已经接纳了 100 多名极为困苦的难民)。眼前的悲惨局面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我和菊池一起开车去下关察看发电厂和几个剩余的大米储备点。发电厂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如果工人们对日本人的保护持信任的态度，那么估计发电厂可以在几天内恢复供电。我很乐意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但是由于日本士兵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行为，要想把必要的 40 名～45 名工人募集到一起，可能性非常小。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不愿意冒险通过日本当局从上海调一名德国工程师来。

通往下关方向的挹江门。此处只有一个边门可以通过。城门洞一米多高的尸体，与修筑路障用的沙包结结实实地叠在一起，要想乘车去下关，都得从上面开过去。

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 50 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　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今天晚上来访的总领事冈崎胜雄解释说，虽然有一些士兵被枪杀，但是剩余的人都将被安置到扬子江心的一个岛上的集中营里参见本史料集第 6 册第 334 页。。

我们原来的校工也被子弹击伤，现正躺在鼓楼医院。他被强征苦役，干完活后得到一份证明，在回家的路上他被人莫名其妙地从后背击中两枪。原先德国大使馆给他开具的证件现在就摆放在我的眼前，上面浸满了血迹。

写到这里，后院里响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门声。见

佣人不开门，几个日本士兵就在院墙边探头探脑，看见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了过去，他们立即就一溜烟地跑掉了。我们打开大门，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距离，直到他们消失在一个黑黢黢的巷子里，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 3 天来也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走凶神恶煞!!

前面提到的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在他今天的来访中还提请我们注意，虽然日本人没有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我们将受到的待遇就如同被他们承认了一般。我们接着向负责接待我们在日本大使馆谈判的福井喜代志先生递交了我们致日本大使馆的一封信。全文如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井喜代志先生南京宁海路 5 号

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1937 年 12 月 17 日此信作者放在了 12 月 16 日的日记中。

南京

尊敬的先生们：

昨天下午总领事冈崎胜雄先生指出，从法律角度

来看，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作出若干说明。

我们从未考虑寻求某种权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1937 年 12 月 1 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等。193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的上午，贵军获胜进城的时候，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唯一尚在运行的机构。当然，我们所获得的全权不能超出安全区的界线，而且我们在安全区也无权享有主权。

日本驻上海当局曾向我们保证过，只要安全区内没有军队或军事设施存在，贵军就不会蓄意攻击安全区。鉴于我们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机构，贵军进城后，我们立即试图和先头部队取得联系。12 月 13 日下午，我们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贵军上尉，他正率部进入预备阵地。我们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解释，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了安全区的界线，此外我们还恭敬地向他指出了 3 个红十字医院的位置，通告了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配合和平静增强了我们

的信念，即：我们得到了贵军的完全的理解。

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们起草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让人译成日语。为了将这封信转交给日本当局，我们的拉贝先生、史迈士博士和福斯特牧师3人一直在忙于寻找贵军高级军官。关于这一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可以证明。我们一共和5名贵军军官进行了接洽，但是他们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挥官抵达后和他联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日本帝国大使馆福田德康先生和关口先生来访，关口向我们转交了“濑田”号舰长和舰队军官的致意帖。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向关口先生保证，我们愿意为电厂恢复供电提供帮助。

同一天中午，我们荣幸地在交通银行和特别长官(参谋部和特务机关长官)进行了会晤。对我们12月14日的函件，他给予了口头正式答复。他告诉我们，日本岗哨将布置在安全区的入口处，平民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执行巡逻任务，但是只能装备警棍，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储备的1万担大米可以提供给难民，准予将原城市管理当局指定给委员会的粮米储备运进安全区，尽快修复电话设施和水厂、电厂，此事至关重要。

关于 12 月 14 日函件的第 4 点，只作出了如下的答复，即：难民应尽早返回原住所。

有了这个答复，我们便鼓励我们的警察继续他们的工作，向居民们保证，经过向贵军军官的必要解释，他们将会受到良好的待遇。我们并且开始了粮米的运输工作。

但是恰恰从这个时候起，只要没有欧洲人陪同，我们的卡车在街上就会被扣留。从星期二早晨起，我们领导下的红　字会开始派车在安全区收殓尸体，但是他们的车不是被强行拖走，就是被企图扣留，昨天甚至有 14 名该会的工人被拖走。我们的警察在执行警务时受阻，昨天在司法部执行警务的 50 名警察遭逮捕。据在场军官称，要带走他们枪决。另有 45 名我方的“志愿警察”昨天下午也同样被带走(这些“志愿警察”是委员会于 12 月 13 日下午组织起来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安全区内的“着装警察”尽管必须日夜执勤，但靠他们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区内的警务工作。这些“志愿警察”既不着装，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他们仅仅佩戴臂章，而且从性质上看不过就如同欧洲的童子军，他们临时承担一些小型服务工作，例如帮助维持民众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在急救时

帮帮忙等等)。

12 月 14 日，我们的 4 辆消防车被贵军征收用于运输。

我们力争让日本大使馆和贵军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将城市的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一旦日本当局成立新的城市管理机构，或者其他的组织机构，我们将移交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我们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为了维持安全区的秩序所进行的工作，贵军士兵横加阻挠。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我们为维持秩序而建立的体系，从 12 月 14 日早晨起，扰乱了我们必要的公务活动。具体地说是这样的，12 月 13 日，当贵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在安全区几乎集中了城市的全部平民百姓，安全区当时只遭受到轻微的炮击损失，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对安全区没有进行任何抢劫。完全可以说，我们为贵方和平地接过了整个安全区，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恢复秩序之前，为使正常的生活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作出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一旦秩序恢复，就可以在全城恢复正常的交通。但是到了 12 月 14 日，贵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留下来的 27 个欧洲人和中

国居民一样震惊了。

我们一方面对此表示抗议，另一方面请求贵方首先在军内恢复秩序，只有这样城市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愿意为合作作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昨天晚上 8 时～9 时之间，我们委员会的 5 名成员巡视了安全区。巡视过程中，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交界区域，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在贵军的威胁下，加上中国警察被拖走处决，我们自己的警察在街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在安全区的街道上看到了两三个一伙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安全区的四面八方又传来消息，这些四处游荡、无法无天的贵军士兵正在奸淫掳掠肆意蹂躏。

这表明，贵军没有考虑我们昨天(12 月 16 日)函件第 2 点中提出的请求，即：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岗哨，阻止四处游荡的士兵进入安全区。

作为恢复安全区的秩序的第一个步骤，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1　日本皇军成立宪兵队，昼夜在安全区巡逻，对于偷窃、抢劫、强奸或强抢妇女的士兵，宪兵有权逮捕。

2　日本当局接收原中国南京市政当局移交给我们的 450 名警察，维持中国平民百姓的秩序(百姓秩序一直良好)。

3　鉴于城里各处火势昨天已经(幸好没有在安全区)形成火灾，我们建议，在贵军的领导下重新成立消防队并提供 4 辆消防车。

4　此外我们还冒昧地向贵方建议，在成立新政府之前，尽快派遣一名城市管理专家来南京，将平民百姓的生活引入正轨(前政府职员中仅留下警察、消防队员和 3 名助理员。贵军接管了城市的全部土地和建筑物，以及居民中较为贫困的人口。大部分受过教育、有知识有职业的居民都已离城西逃)。

我们在此重申，我们无意继续履行原南京市政府赋予我们的半行政职能。我们期望贵方能尽快担当此任，以便我们能作为一个单纯的救济组织开展工作。

过去 3 天的蹂躏和破坏如果得不到制止，救济工作的难度必将成倍增加。我们组织安全区的原则是，鼓励每个家庭尽可能通过个人途径在安全区商定食宿事宜，以减缓突发局面给我们的组织机构造成的负担。目前的局势如果得不到改善，那么要不了几天大部分居民就要挨饿。各家自己储备的食品和取暖物资已经

告缺，中国人的钱、衣物和个人财产都被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抢走了，人们怕上街，怕重新开店做生意，因此正常的生意和其他的活动只能小规模进行。我们的供应也陷于停顿，从 12 月 14 日早晨起，货车运输可以讲几乎陷于瘫痪。贵军进城前，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向安全区运送储备粮。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分发粮食，因为我们已经要求居民们带上能维持一个星期的食品储备。为了防止一些收容所出现粮荒，我们委员会的欧洲委员不得不在夜幕降临后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收容所运送粮食。

如果不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粮食供应，居民将受到饥饿的折磨。另外一个折磨中国居民的因素是贵军无休无止的骚扰。一些家庭向我们诉苦，他们的房子被砸开，遭抢劫，他们的女人一个晚上被强奸多达 5 次。于是他们第二天早晨逃离住所，找一个希望能得到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这难道奇怪吗?

昨天下午，贵军指挥部的 3 名军官前来我处交涉，请求在恢复电话通讯方面提供帮助，就在这同时，一批电话工人被赶出了他们在安全区的住所，他们都佩戴委员会的袖标，我们不知道他们逃匿到什么地方了。如果任这类恐怖活动继续发生，我们就不可能提供必

要的工人，从而帮助对民生至关重要的机构恢复工作。

如果市内贵军士兵的秩序不能立即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 20 万中国平民中无人饿死。

我们再次保证，为了城市平民百姓的利益，我们随时愿意和贵方通力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 ;拉贝

主席附件：(中文布告)

又及：昨天中午以来发生在安全区的贵军士兵暴行报告将于近期送达。

12 月 17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42:18　字数：1553

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强奸，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 200 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 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 100 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我们的奥地利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同一个日本士兵发生了争执，这个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时被哈茨一记准确的勾拳击中下颚倒在地上，他的另外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同伙带着他赶紧溜之大吉。但愿这个胜利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恶果。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昨天要求难民尽快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住处，有店铺的就重新开业。其实日本士兵已经为店铺的店主们打开了门，城里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未被日本人砸开并抢劫。德国大使陶德曼博士位于萨家湾的房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的门上有一个用日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布告。我的院门上也有这么一个布告，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光顾。克勒格尔陪我一块儿去了陶德曼的住所，在回来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车，车是昨天他和几个日本军官在旅馆的时候被日本兵开走的。克勒格尔执拗地站在自己的车前，

后来车里的3个日本兵说了句“朋友，你走吧”，把车还给了他。还是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在下午跑到我的院子里，趁我不在的时候开走了洛伦茨的车。我告诉过韩，如果他无法摆脱客人的话，就无论如何必须让我们的客人留下字据。这次他也的确得到一张字据，上面是这样写的：

“感谢你的赠送!日本皇军，K 佐藤”

这下洛伦茨肯定要“高兴”了。

军政部对面一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脚下躺着3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枪毙的。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就被草草地抛在沟里。

该屠杀地位于烧毁的交通部前，在一座挖有防空洞的小山丘脚下。30名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从安全区被带走后在此遇害。

下午6时，我给我院子里的难民带来了60张草垫子，他们高兴极了。又有4个日本兵爬过院墙，我当即挡住了其中3人，把他们赶了回去。余下的那个日本人则穿过一排排的难民来到了大铁门面前，我在门口抓住了他，客气地把他送出门外。这些家伙刚到门外就一溜烟地跑了，他们不愿意和一个德国人打交

道。大多数情况下，我只需要喊一声“德意志”和“希特勒”，他们就会变得有礼貌，而美国人要想让日本人承认则相当困难。今天我们递交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看来给大使馆二秘福井喜代志先生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不管怎么说他至少已经开始保证，将这封信立即转交给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我和史迈士博士在日本大使馆和福井先生谈话的时候，里格斯叫我们回总部去，说福田先生正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谈到了修复发电厂的问题。在日本人的请求下，我向上海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南京路244 号

日本当局请求由一名德国工程师负责此地发电厂的恢复运转工作。发电厂的设备看来没有因战斗而受到损坏。请通过日本当局给我们答复。

拉贝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但是只要和我们合作，还是能把事情办好的。在请人转达我对最高指挥官的问候的同时，我还请人一并转告，我对“市长”这个职位感到厌烦，非常想卸任。

12 月 18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43:25　字数：6977

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的到达能恢复秩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今天从一大清早我就开始驱赶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有一个日本士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只要我本人在家，情况就还过得去。这些家伙们到今天为止对欧洲人还有些尊敬，但是对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在总部的时候，不断有人叫我到邻近的遭日本人砸门抢劫的房子里去。从一所已经被洗劫一空的住房里，我撵走了两个日本人。在我和一个日本军官讨论恢复电厂供电的时候，我们一辆停在门前的汽车被抢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弄了回来，士兵几乎不买他们的军官的账。一个中国人踉跄着冲进房间，告诉我们，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枪杀了，就因为他拒绝给闯进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烟。在我的申诉下，和我讨论电厂事宜的日本军官给我开具了一张用日语书写的住宅安全证。我们开车回家，准备马上把安全证贴在门上。当我们回到小桃园的时候，一个士兵正打算闯进我的家，结果被这名日本军官赶走了。与此同时，我的一个中国邻居过来告诉我，4 个日本兵闯进了他

的家，其中的一个正企图污辱他的妻子。我和日本军官立即冲进邻居的房子，避免了惨剧的发生。日本军官左右开弓扇士兵的耳光，然后才允许他离去。我们正准备走的时候，韩走过来告诉我说，我不在的时候，一个闯进我家的日本士兵对他进行了抢劫。我实在是吃不消了，于是我走下车，让那个日本军官自己开车走了。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我的身体和心情都难受极了。那个日本少佐本来不承认这一切，但是现在他向我表示歉意。并且他非常坦率地向我宣布，今天在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后，他相信我们没有夸大其辞，表示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立即结束目前的状况。我和史迈士博士再次来到日本大使馆，向冈崎和田中宣布，我把日本士兵闯入我家看成是对德国国旗的伤害，我决不容忍这类越轨行为再次出现。我们以委员会的名义要求立即将日本士兵撤出安全区。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井喜代志先生南京宁海路

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1937 年 12 月 18 日

南京尊敬的福井先生:

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再次打扰您。我们非常关心 20 万平民的疾苦和忧患，为此我们请求日本军事

当局立即进行切实有力的干预，制止四处游荡的日军士兵在安全区的暴行。

各方纷纷送来日军暴行报告，目前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场地将这些暴行事件一一记录在案。

昨天有 1000 名妇女因遭到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昨天晚上贝德士博士回到在金陵大学的寝室，准备在那里过夜，保护这些妇女，但是不论在他自己睡觉的地方还是在大学图书馆，他都没有看见一个宪兵岗哨。

晚上 8 时，菲奇、史迈士博士和米尔斯 3 位先生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准备在大门边的一间屋子里支床过夜(为了保护这里的 3000 名妇女和儿童,自 12 月 14 日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是这样过夜的。人们由于害怕，纷纷逃往这里，这里的人数昨天增加到了 4000 人)，他们遭到了日军搜家小分队的粗暴扣留，被拘禁了 1 个多小时。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两位女负责人明妮 ;魏特琳小姐和程女士以及她们的女友戴籁三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她们推推搡搡。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最终他还是放菲奇等 3 人回家，但同时又不允许米尔斯留下，

所以后来事情怎么发展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综上所述,并结合 12 月 16 日司法部抓人事件(即使根据乐观报告，被抓的人中至少也有数百名平民，见“特别备忘录”)，我们坚信，如果不立即采取必要的制止措施，安全区全体平民的生命都将受到威胁，因为搜家小分队军官的情绪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死。

成千上万的妇女因极度的恐惧纷纷来到我们的美国学校寻求保护，这样男人们就越来越孤独。(如：截至 12 月 15 日，小桃园的原语言学校共安置有 600 人，12 月 15 日夜间发生了多起强奸事件后，400 名妇女和儿童便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结果那个地方只留下了 200 名男子。)这些公共校舍原来计划安置 3.5 万人，但是由于妇女们的恐惧，人数增加到了 5 万。这还不包括从司法部和最高法院这两个地方撤出来的所有男人。

如果目前的恐怖局面持续下去，不仅我们所能提供的住房会成问题，就连供应粮食和招募工人也将变得越发艰难起来。今天早上贵方代表菊池先生来到我们办公室，了解发电厂工人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告诉他，就连我们自己的工人都不敢出去干活。我们委员会的欧洲成员不得不自己当卡车司机，为各个收容所

运送粮食和燃煤。粮食委员会委员在过去的两天中不敢走出自己的家门。日军士兵昨天晚上在住房委员会的一位先生家里(汉口路 23 号)强奸了他家的两位妇女，日军士兵竟然强迫他在旁边站着。粮食委员会副主任(外国人)索恩先生(神学教授)保护着收容在金陵神学院的 2500 名中国人，但他又不得不自己开卡车去运粮食。只要他出去，中国人就无人保护。结果在昨天，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日军士兵在神学院一个挤满难民(妇女、儿童和男人)的大厅里强奸了多名妇女。我们外国人不可能既要养活 20 万中国平民，又要白天黑夜地为他们提供保护。这是日本当局的任务。如果贵方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我们是能够在粮食方面提供支持的!

日军军官在安全区执行搜查任务时，一直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在左右着他们的情绪，就是他们认为安全区里到处都是穿着便服的中国士兵。我们向贵方说明过，安全区里是有过中国士兵，他们在 12 月 13 日下午放下武器，然后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向贵方保证，安全区内已经没有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了，贵方的搜家小分队已经将他们全部清理了出去，遗憾的是同时遭到清理的还有许多中国平民。

考虑到各方的有关利益，我们向贵方提出以下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

一、约束士兵

1　我们重申昨天的请求，派出宪兵部队，昼夜在安全区巡逻。

2　在 12 月 16 日的信函中，我们请求贵方在安全区的各通道口设置岗哨，阻止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进入安全区，岗哨至今未设。不过我们仍然希望，日军能想方设法，阻止士兵抢劫、强奸和屠杀中国平民。建议命令士兵夜间不得出营。

3　我们请求贵方，在贵军恢复安宁和秩序之前，在 18 个较大的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岗哨。必须严格命令岗哨，全面履行职责，禁止士兵爬墙进入收容所(随函附上收容所清单)。

4　此外我们再次请求，在各收容所张贴日语布告，便于日军士兵了解收容所的性质，禁止进入收容所骚扰可怜的难民。

二、搜家

1　日本搜家小分队的军官们显然并不了解收容所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建议贵军派一名高级军官在收容所所长的陪同下，逐一参观全部 18 个收容所，在

白天视察了解收容所的内部情况。

2　我们十分清楚，目前在安全区已经没有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也不存在任何狙击手。但是日军现在仍然不断地搜查收容所和私人住宅，而且这种搜查一直伴有抢劫和强奸。所以我们认为，日军原来打算阻止中国士兵躲藏在安全区的计划，可以根据我们的请求，由宪兵巡逻队来执行。

3　我们之所以冒昧地提出以上意见，是因为我们坚信，只要平民百姓过上两三天太平的日子，他们就能在安全区内开始正常的生活，食品和取暖物资可以得到运输，商家店铺可以重新开张营业，工人们也敢出去找活，他们可以帮助恢复对民生至关重要的企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等。

三、被抓走的我方警察

我们昨天向贵方指出，贵军从司法部抓走了 50 名着装的警察和 45 名“志愿警察”。在此我们还要指出，我方又有 40 名派驻在最高法院建筑物内的着装警察被抓走。一名日军军官对他们提出的指控是，说他们在搜查之后又将中国士兵放进了司法部建筑物，因此必须枪毙他们。

所附的“司法部事件备忘录”说明得很清楚，对

那些被日军士兵驱赶离家的中国平民(男女皆有)，由委员会的外国委员负责将其中的一部分安置在司法部的建筑物里。

伍长德是南京警察部队的一名警员，被派在总部工作。他于 1937 年 12 月 16 日被日本人抓走，理由为他是一名中国士兵。他被带至首都剧场对面的空地上。日本兵让他在那儿站了几个小时，在此期间又有 1000 多个中国人被赶到那里。他们随后被带到汉西门，日本人命令他们蹲在地上。他们被强行分为七八十人不等的几组，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所幸伍被分在最后一组，这时天色已黑，机枪扫射时，他未受伤，便随即倒地装死。随后日本兵开始收集引火之物，准备将尸体烧毁。一些日本兵用锄头把柴火堆在一起。一名日本兵走到伍身边时发现他还在呼吸，便用锄头猛击其背部，并把柴火堆放在他的身边。柴火堆点燃后，日军便撤走了。伍在被烧着之前，成功地从柴火堆中逃出。他极可能在城外躲了 10 天之久，直至第三次他装扮成一个乞丐才回到城里。此画面摄于 1938 年 2 月 15 日，这时他的伤口已基本愈合。

此外我们昨天还请求，将原中国政府分配给我们安全区的 450 名着装警察交给即将组建的由日本领导

的警察部队。同时我们还希望，前面提到的 90 名着装警察也能编入这支警察部队。关于那 45 名“志愿警察”，希望能将他们送回我们总部，或者通告我方，已将他们安置在何处工作。对这 450 名分配给我们安全区的着装警察，我们列有一个花名册。如需要，该名册可提供给贵方。

我们希望，贵方能友好地采纳我们的建议。同时我们向贵方保证，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我们随时愿意和贵方进行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 H　D　拉贝

主席

附件：

1　司法部事件备忘录。

2　安全区难民收容所清单。司法部事件备忘录

1937 年 12 月 16 日早晨，一名日军军官带领一队日本士兵来到司法部，命令带走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执行枪决。根据这名军官走前的说法，他来此的目的就是抓人枪毙。在殴打了一名上尉警官后，他命令抓走全部警察。估计有 50 名警察被抓走，因为当时派驻在司法部的共有 50 名警察。

两天前，即 12 月 14 日，已经来过一名日军军官，对安置在这里的半数难民进行了巡视，挑出 200 名～300 名中国人，断言他们是士兵，并下令抓走。剩下的 350 名中国人被他认定是平民百姓。这次对这一半中国难民的检查进行得非常仔细。当天这名日军军官没有检查的另一半难民被单独安置在建筑物的一个专门的地方。该军官保证，第二天，也就是 12 月 15 日，来对这批人进行甄别，将这批人中他认为还夹杂在里面的中国士兵找出来，进行分离。但是 12 月 15 日没有人露面。12 月 16 日，这名军官来到这里宣布，在对第二批半数难民进行检查后，他又找出了一些中国士兵，这表明我们和中国警察在 12 月 14 日的检查后私自将这些中国士兵放了进来，因为根据第一次的检查结果，这批人中已经没有中国士兵了。其实我们放进去的人都是被日本士兵从家中驱赶出来的平民百姓，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于是大学医院的麦卡伦先生和委员会的贝德士博士才把他们带到了司法部来。12 月 16 日经过对第二批半数难民的检查，的确发现了中国士兵，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委员会在检查后又私自放进了中国士兵，而是因为原定在 12 月 15 日由日军士兵对这批难民的检查根本没有进行。

金陵大学医院的詹姆斯 ;麦卡伦先生和住房委员会副主任查尔斯 ;里格斯先生在 12 月 16 日早晨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的过程中，里格斯先生一再想把事情解释清楚，避免中国平民被当作士兵抓走，结果 3 次遭到这名军官用军刀威胁，他还用拳头重击里格斯的胸部。

签名：刘易斯 S　C　史迈士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

12 月 18 日晚上 6 时，几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的时候，我正好回到家撞见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已经脱下了军装，解下了皮带，正企图强奸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我走上前去，命令他从爬进来的地方再爬出去。另外一个家伙看见我的时候，正好骑在墙上，我只是轻轻地一推就把他推了下去。晚上 8 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 5 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

已经有 300 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张的妻子昨天夜里病得非常厉害，今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把她再送到鼓楼医院。非常糟糕的是，就连鼓楼医院里的女护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强奸。南京

致日本大使馆 12 月 18 日

南京由于贵军士兵持续不断的抢劫、暴力和强奸，整个城市笼罩在惊恐和悲惨的气氛中。1.7 万多人，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逃到我们的建筑物里来寻求保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涌进安全区，因为外面的情况比我们这里还要糟糕。下面我列举在过去的 24 小时中在我们的建筑物中发生的暴行，这些暴行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1　大学附中，干河沿:

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被军用刺刀刺死，另一个被刺成重伤，即将死去。8 名妇女被强奸。我们好几个试图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的雇员，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无端殴打。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贵

军的士兵爬过围墙。许多中国人已经 3 天睡不着觉了，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如果有朝一日这种恐惧和绝望导致了对贵军士兵强奸妇女行径的抵抗，那将会发生毁灭性的大屠杀，对此贵当局要承担责任。

美国国旗被贵军士兵以污辱的方式撕扯下来。

2　蚕厂，金银街:

两名妇女被强奸。

3　农具仓库，胡家菜园 11 号:

两名妇女被强奸。

4　系所在地，汉口路 11 号:

我们委员会的人员居住在此，两名妇女被强奸。

5　系所在地，汉口路 23 号:

我们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居住在此，一名妇女被强奸。

6　农艺系，小桃园:

这座建筑物多次遭到日本人的恶意骚扰，因此所有的妇女都逃走了。今天早上我去那里察看时，6 个日本士兵站在我的对面。尽管我用极为客气的方式向他们提问，询问他们是否遇到什么麻烦，其中的一个日本兵仍然始终用手指扣着扳机，多次用手枪对着我。

以上未经修饰的事实还没有提到那些白天被四处游荡的日本兵骚扰多达 10 次、夜间多达 6 次的可怜人们的困难。这些日本兵出来要么是为了找女人，要么是为了抢劫，这些情况表明了立即实施管制的必要性。

贵方的一些代表声称，昨天夜里在所有这些建筑物的大门口，以及其他一些安置了大批难民的地方，都布置了军警岗哨。但是我们却连一个岗哨都没有看见。由于日本士兵到处都在翻墙越院，因此仅靠几个岗哨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在日本士兵内部普遍恢复纪律和秩序。

如果贵军士兵的行为不能重新得到控制，那么设立在原何应钦公馆的日本秋山旅团司令部对周围居住的人就会构成极大的威胁。如果贵方的将军们能关心一下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地方甚至能变成一个能提供特别保护的地区。

不仅仅是在这里，在整个城市，居民们的食品和现金财物都被日本士兵洗劫一空，这些人已经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他们的衣物和被褥也被日本士兵劫走，这些人因寒冷而患上了疾病。

贵当局打算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都有饱含着眼泪的市民悲痛欲绝，他们抱怨说，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栋房子会安全。这种做法想必不会是贵政府的意图吧?南京的居民希望日本人能给予较好的待遇!

如果贵方有机会，我建议，和我一起去查访一些地区，就在贵方院墙之下发生的一个个恐怖事件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被 7 个来我们这里检查的日本士兵打断了，我必须和他们打交道。所谓检查，无非就是看看有没有女人能让他们晚上拖出去强奸。

我夜里就睡在这栋楼里，而且我还将继续在此过夜，希望能给这里无依无靠的妇女儿童多少带来一些好处，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我所能提供的微薄的帮助。

我和我的朋友们(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进行我们人道主义工作的时候，多次遭到贵军士兵的威胁。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被酗酒或失去纪律约束的贵军士兵杀害或伤害，那么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我一再努力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来书写这封信，但是却无法掩盖字里行间所反映出来的自贵军 5

天前进城以来我们所经历的绝望和悲痛。

只有贵方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整治目前的局面!

您忠实的

签名：M　S　贝德士

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

12 月 19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44:30　字数：536

今天夜里我们房子里很平静。在我们宁海路总部旁边一栋房子的防空洞里有约 20 名妇女，有几个日本士兵闯了进去，想强奸这里的妇女。哈茨跳过院墙，赶走了闯入者。广州路 83 号和 85 号的一个收容所写来求救信，内容如下：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 540 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 83 号和 85 号，拥挤不堪。

从本月的 13 日到 17 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物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 30 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

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

难民

1937 年 12 月 18 日于南京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来保护这些人。日本士兵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为恢复发电厂发电招募到工人的。菊池先生今天为发电厂工人的事情来拜访我们，我就此向他指出，工人们都跑光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合家上下能够得到保护。此外就连我们欧洲人都不敢保证自己能幸免于日本士兵的兽行。对此，菊池回答道:“这和当年的比利时没有什么两样!”

12 月 19 日，18 时

更新时间 2009-4-29 16:45:05　字数：7984

6 个日本人爬过我的院墙，想从里面打开院子的大门。我走上前去，用手电筒照着其中一个匪徒的脸，他接着便拔出了手枪。我严厉呵斥了他，并把　字袖章举到他的眼前，这时他便迅速放下了手枪。这 6 个人后来在我的命令下又原路翻墙而去。院子的大门是不能给这些匪徒们打开的。

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火灾。由于水厂遭到了破坏，消防队员又被日本士兵抓走了，所

以我们爱莫能助。国府路整个街区好像都烧了起来，天空被火光映照得如同白昼。住在我院子里的 300 名～400 名难民(我已经根本弄不清楚在我的院子里究竟有多少难民了)为了御寒挡雪，他们用提供给他们的草席、破旧的门板和金属板搭起了小棚子。非常危险的是，他们也开始在小茅屋里生火烧饭。为了防火，我不得不禁止他们这么做。我非常害怕发生火灾，因为在我这里存放有 64 大罐汽油。根据我的安排，在院子里只能在两个地方生火烧饭。

两名被烧死的人力车夫。

大学医院，南京

致日本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19 日

南京

在此请允许我向贵方指出 12 月 18 日夜间发生在大学医院的事件。这所医院里除了有医护人员和员工，还有 150 多名病人。这所医院以前曾经享有特权，为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提供医疗护理。

晚上将近 8 时的时候，3 名日本士兵从医院的一个后门闯入，放肆地在医院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医院 65 岁的护士海因兹小姐接待并陪同了这些闯入者，尽管海因兹小姐一再声明她的手表属于私人财产，他们

仍然抢走了她的手表。此外被偷走的还有 6 块怀表和 3 枝钢笔。3 人中有 2 人离开了医院，而另外一人则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晚上 9 时 15 分的时候医院方面得知，剩下的那个日本士兵强行闯进了护士的寝室。我对这间房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个日本士兵和 6 个护士在房间里。当我赶到时，其中有 3 名护士已经被强奸。全体护理人员对此感到极大的震惊。

我们原先一直以为，医院能受到保护，免遭这类事件的侵扰，因此没有急于向贵方提出要求给予特殊保护。现在我们不得不提出这种要求，并请求在医院的入口处设置岗哨，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这类暴行再次发生。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名：罗伯特 O　威尔逊

医学博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日本国大使馆南京宁海路 5 号

南京 1937 年 12 月 19 日 17 时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再次报告日军士兵在安全区内的暴行，暴行序号为 16 号～70 号。如附件清单所述，这些事件仅仅是我们收到的众多报告中的一部分。施佩林先生(委员会

总稽查)、克勒格尔先生、哈茨先生以及里格斯先生，他们一直在忙于将闯入的日军士兵赶出去，这占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记录这些事件。

我非常遗憾地向贵方报告，目前的局势比以前更为恶化。

贵军的一名军官先生来到宁海路，将大量参与暴行的日本士兵狠狠训斥了一番，但是没有奏效!

拉贝先生必须保护逃到他院子里的300名妇女和儿童，他不能在危难之际离开他们，所以今天不能出席，他请我代为表示歉意。

我们寄希望于贵方能满足威尔逊大夫今天早晨的请求，在医院的入口处以及我们昨天提供的清单上列出的 18 个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岗哨，这样在洗掠抢夺的汪洋中，我们至少可以开辟出 19 个安全岛，向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居民提供保护。

谨致我本人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　C　史迈士

秘书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

1937 年 12 月 19 日

(以下事件系由我方工作人员提供的书面报告。另有大量我们了解到的日本士兵的暴行，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我们无法进行笔录。今天的这份暴行记录紧接 12 月 16 日的报告，那份报告已将暴行 1 号～15 号通告给贵方。)

16)12 月 15 日，一名被刺刀刺伤的中国人来到大学医院。他报告说，日本士兵将他和另外 5 名中国男子从安全区抓走，要求他们往下关运送弹药；到达下关后，他们 6 人都被日本士兵用刺刀戳杀，只有他一人幸免于难，来到了金陵大学医院接受治疗。(威尔逊大夫)

17)根据在福建路 6 号德国公司何中记(音译)联合公司工作的王郁辉(音译)先生的报告，12 月 15 日早晨 8 时左右，好几个日本士兵闯到他那里，抓住他，将他在德国机构注册的工作证轻蔑地扔在地上，而且还扯下了德国国旗。日本人强迫他将物资运到军官学校，塞给他一张纸条后将他放走，纸条上证明他完成了交付给他的工作。在回家的路上，走到珠江路时，他被其他日本士兵无端地从背后击中两枪。他现在正躺在大学医院，愿意作进一步的陈述(我一块儿带来了他浸满血迹的工作证。——拉贝)。(麦卡伦)

18)12 月 15 日夜间，一批日本人闯进小桃园旁边的金陵大学的大楼里，强奸了 30 名妇女，其中有些妇女遭强奸达 6 次之多。(索恩)

19)12 月 15 日，一名中国人来到大学医院。他报告说，他背着 60 岁的叔叔到安全区的时候，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他的叔叔，他自己也因此而受伤。(威尔逊大夫)

20)12 月 16 日夜间,7 名日本士兵闯进美国大学即金陵大学。的楼房里，砸碎窗户玻璃，抢劫难民，由于大学方面不能提供手表和姑娘，他们便用刺刀刺伤了好几名大学职员，他们同时还强奸了楼房内的一批妇女。(贝德士博士)

21)12 月 16 日夜间，日本士兵闯入大学由美国人居住的两栋房子，一栋房子里的一扇门被打破。在其他暂时由中国职员居住的美国人的住处，日本士兵也以极端非礼的方式强行闯入。(贝德士)

22)12 月 16 日夜间，日本士兵在金陵大学附近殴打了多名安全区警察，并要求他们从难民群中为其寻找姑娘。

23)12 月 16 日，日本士兵在五台山附近强行抓走了 14 名红　字会的役工。(菲奇)

24)12 月 16 日，日本士兵从红　字会(中国的一种慈善机构，类似于德国和美国的红十字会)粥厂的役工手中抢走了一个用来烧饭的铁锅，并将锅中的米饭倒在地上。

25)12 月 16 日，日本士兵偷走阴阳营徐氏奶场的两头奶牛并抓走两名男子。(菲奇)

26)12 月 16 日，日本士兵将 40 名佩戴我方袖标的志愿工人强行从位于赤壁路 9 号的住所中赶走，并且不允许他们携带行李和被褥等用品，我们的两辆卡车也同时被抢走。(菲奇)

27)12 月 16 日，日本士兵闯入我方卫生委员会总稽查位于牯岭路 21 号的住所，偷走 1 辆摩托车、5 辆自行车和 1 个垃圾桶。(菲奇)

28)12 月 16 日 16 时，日本士兵闯入莫干路 11 号，强奸了那里的妇女们。(菲奇)

29)12 月 16 日，日本士兵试图偷走大学医院的救护车，被约翰 ;马吉牧师(安全区美国委员)及时制止。(马吉)

30)12 月 16 日，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 5 次闯入史迈士博士位于汉口路 25 号的住宅，找寻姑娘。(里格斯)

31)12 月 13 日，我查看了德国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位于中央路的房子，中国士兵早已撤离这个地区，这里一切正常。我在 12 月 15 日中午再次来到这里时，发现房门是敞开的，所有的门都被砸开，窗户被破坏，房间里的东西都被搜查过，抢走了哪些东西已经无从查实。(克勒格尔)

32)12 月 17 日，日本士兵从停在沅江新村 6 号住所前的克勒格尔先生的汽车里偷走一部蔡司　伊康牌 6×9 相机。(克勒格尔)

33)12 月 17 日，日本人闯进珞珈路 5 号，强奸了 4 名妇女，偷走 1 辆自行车、被褥用具和其他物品。当哈茨先生和笔者来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他们迅速地跑走了。(克勒格尔)

34)在陵园路 11 号博尔夏特和波勒的住所遇见了日本士兵。这栋悬挂着德国国旗并贴有德国大使馆证明的房子已被闯入者翻遍。我赶到的时候，日本士兵正在发动博尔夏特先生的汽车，见我来了，他们便丢下了汽车。但是在 12 月 17 日他们还是偷走了博尔夏特先生的汽车。在我 12 月 15 日第一次去的时候，一名日本军官给我留下了一张名片。12 月 16 日，这栋房子又遭到了其他日本士兵的洗劫。(克勒格尔)

35)12 月 16 日约 11 时，一名日本军官请求我为电厂和水厂重新开工一事提供咨询。这时我向这名日本军官指出，在我们这会儿会谈期间，我的汽车停在大门外面(中山北路 244 号)没人看守，很有可能会被偷走。结果会谈结束后，我和 3 名日本军官离开屋子时，汽车果真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好几本书和 4 罐汽油。12 月 17 日上午 11 时左右，我在西门子洋行办事处的附近发现了我的汽车，我没花很大的周折就让日本士兵把属于德国财产的汽车归还了我。(克勒格尔)

36)今天下午，12 月 17 日 4 时，一名中国平民在我们位于大方巷的房子附近被 3 名～4 名日本士兵枪杀。住在这所房子里的除了我以外还有 3 个外国人，他们是 E　H　福斯特牧师先生、波德希沃洛夫先生和齐阿尔先生。(马吉)

37)12 月 17 日，在我的小桃园住处后面的一栋小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强奸并被刺伤。如果她今天能得到医治的话，或许还有救。这名妇女的母亲由于头部被击而受重伤。(拉贝)

38)12 月 17 日，两名日本士兵爬过围墙，试图闯进委员会主席拉贝的私人住宅，当时拉贝正巧在家。

见到拉贝出来，日本士兵从原路退了回去。他们声称是为了搜寻中国士兵。(拉贝)

39)12 月 17 日有人报告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面田祥(音译)先生家的附近(第二条街)，日本士兵犯下了强奸暴行。(王)

40)12 月 17 日，一名年轻姑娘在琅琊路(珞珈路 25 号对面)上被拖到一栋房子里遭强奸。(王)

41)12 月 17 日，一名年轻姑娘在司法部大楼附近遭强奸后被刺伤下身。(王)

42)12 月 17 日，一名 40 岁的妇女在仙府洼(音译)被强行拖走后遭强奸。(王)

43)12 月 17 日，在三元巷附近有两名姑娘遭多名日本士兵强奸。(王)

44)12 月 15 日晚，多名日本士兵强行进入三条巷的一座房子，强奸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妇女。(王)

45)12 月 17 日，许多妇女被从五台山小学强行带走，遭到了通宵的强奸，第二天早晨才被释放。(王)

46)12 月 17 日，吴家花园内两名中国人遇害，两名妇女被强行拖走，之后便音讯全无。(王)

47)12 月 16 日晚 8 时，两名日本军官和两名日本士兵闯进干河沿 18 号，将房内的男子全部赶走。

几名妇女得以逃脱，没能逃脱而留下的妇女遭强奸。其中一名日本士兵将内衣忘在了房子里。提供报告的人名字叫吴仙琴(音译)，30 岁，她本人也遭强奸。(王)

48)12 月 17 日，住房委员会第四区稽查员王有成报告，日本士兵天天闯进他在徐府巷 4 号的家，大肆抢劫。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他的母亲和三儿子留了下来。王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自己也不得不离开家。(菲奇)

49)12 月 17 日上午 11 时，日本士兵来到安全区的警察总部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一个名叫常清亮(音译)的厨房佣人遭逮捕并被抓走。此人的的确确是平民百姓，没有任何过失，也从未当过兵。我们请求贵方放了他。(安全区警察总部印章)

50)12 月 17 日上午 11 时，日本士兵闯进我家搜查，他们抓走了我的儿子姚蜀旗(音译)(第四警察局副局长)和我 19 岁的外孙女杨旺聪(音译)。

(签名：姚清思，山西路 105 号)

51)12 月 16 日，我们一位官员马普英(音译)先生在前去安全区蚕厂(金陵大学)通知要进行搜家时，被日本士兵逮捕，虽然他带有证明他是难民收容所稽查官员的袖标和证章。另外，我们办公室一位姓王的男勤

杂工也被抓走。

(签名：吴国京，第六区工作人员)

52)12 月 17 日，两名日本士兵闯进我在莫干路 9 号的住房，抓走了我的儿子、儿媳妇和我的姨妈。(王霈三)

53)12 月 17 日下午 3 时，3 名姑娘在大方巷的难民收容所先后被日本士兵强奸。在同一所房子里的另外一个妇女被枪弹击中，受重伤。(大方巷难民收容所)

54)12 月 18 日 17 时，10 名日本士兵偷走了我们医疗站 100 名难民和职员以及医疗站站长马森(音译)先生的所有铺盖用品和其他财产。(菲奇)

55)12 月 18 日晚上，450 名妇女逃到我们的大楼内寻求保护，并在院内露天过夜。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遭到过日本士兵的强奸。(菲奇)

56)12 月 18 日 16 时，日本士兵在颐和路 18 号向一个中国人索要香烟。由于香烟没有及时递给他们，该中国人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劈中头部(脑浆外溢)。受伤者现在大学医院，已经没有保住生命的希望。(菲奇)

这一画面是在这名男子被送进教会医院 6 天后拍摄的。此时可以看见脑浆还在从伤口处流出，因此造

成了他右半身完全瘫痪。此时病人并未失去知觉。在送入医院后他又活了 10 天。

57)12 月 16 日，7 名 16 岁～21 岁的姑娘被从陆军大学的宿舍抓走，其中 5 个人被放了回来。根据姑娘们 12 月 18 日的报告，她们每天遭强奸 6 次～7 次。12 月 17 日，日本士兵在夜晚 11 时爬过围墙抓走两名姑娘，过了半个小时后，将她们放回。(单渊宽)

58)12 月 18 日，拉贝先生报告，15 名日本士兵闯进他的家。爬过围墙的日本士兵中有几个拔出刺刀逼向他的助理，抢走了他的钱和一些文件。钱是从他的西装内口袋中掏出来的。被抢劫物品的详细清单已经交给日军少佐 Y　永井。拉贝先生是德国公民，而且在其住宅基地的四角插了 4 面标有　字的旗帜，因此少佐发出命令(该命令贴在拉贝的院门上)，严格禁止所有日本士兵进入拉贝先生的房子。尽管如此，仍然有 2 名日本士兵在当天闯进拉贝先生的房子。在晚上大约 6 时左右，拉贝发现了他们，这 2 名士兵中有一人半身赤裸，正图谋强奸一名中国姑娘。拉贝先生喝令日本士兵离开院子，而且必须是从哪儿进来还从哪儿出去，也就是从围墙爬出去。

在这前一天，日本士兵从拉贝先生的家里偷走了

一辆价值 300 元的汽车。偷车事件发生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日本士兵没有留下像模像样的借车字据，只是留下了一张用蹩脚的英文书写的纸条，内容是“感谢你的赠送!日本皇军，K　佐藤”。(拉贝)

59)日本军官 Y　永井少佐到安全区负责人拉贝先生位于小桃园的家中拜访时，拉贝先生的一个中国邻居赶来呼救，有 4 名日本士兵闯进他的家，正在强奸留在家里的一名妇女。永井少佐斥责了这名士兵，打了他几个耳光，然后将他赶了出去。另外 3 名日本士兵在见到少佐进来时早已溜之大吉。(拉贝)

60)哈茨先生报告说，他于 12 月 19 日 11 时 30 分，在我们总部隔壁院子的防空洞里发现了 2 名日本士兵，他们正准备强奸防空洞内的妇女。当时洞内共有 20 名妇女，听到妇女们的呼救声，哈茨先生将日本人赶出了洞。(哈茨)

61)12 月 19 日上午 10 时，我和贝德士博士以及菲奇先生向田中先生通报完日本士兵的暴行后，去了大学附中，打算了解一下昨天夜里那个地方的情况。我们发现，昨天夜里有 3 名姑娘被拖走，其中的一名在门房就遭到了 3 个日本士兵的轮奸。当我们朝大门走去准备离开校园时，珀尔 ;吴　布洛姆莱小姐出现

在大门口，她的身后跟着 3 名日本步兵，还有一个军曹骑在马上。我们试图挡住日本士兵，并要求布洛姆莱小姐上我们的汽车，那名日本军曹对此表示反对，并企图用马挡住我们的去路。但是他那匹没用的马害怕我们的汽车，所以我们成功地通过了大门，并带着布洛姆莱小姐来到日本大使馆，我们向日本大使馆询问，在城市的什么地方能将布洛姆莱小姐安全地安置下来。布洛姆莱小姐是在美国念的大学，掌握ω β x 密码。最后她自己决定到大学医院去做辅助工作。(史迈士)

62)12 月 18 日，陆军大学的难民收容所传来以下报告：12 月 16 日，有 200 名男子被强行带走，回来时仅剩 5 人。12 月 17 日和 18 日又分别有 26 名男子和 30 名男子被带走。被偷走的财物有：钱、行李、一袋米和 400 套医院的被子。一名 25 岁的中国男子遭杀害，一名老妇遭严重殴打倒地，20 分钟后死亡。(单渊宽)

63)12 月 18 日，在宁海路，日本士兵抢走了一个中国小男孩的半桶柴油，将他殴打一顿，并强迫他为他们拎这个桶。

日本士兵在平仓巷 6 号偷走了一头猪。另外 5 名

日本士兵赶走了一批小马。

在颐和路 12 号，日本士兵先将住在里面的男性难民全部驱赶出去，然后强奸了剩下的 7 名姑娘。

一个茶馆老板的 17 岁的女儿被 7 名日本士兵轮奸并死于 12 月 18 日。

昨天晚上 6 时～10 时之间，3 名日本士兵强奸了 4 名姑娘。

一名老年男子报告，他的家在莫干路 5 号，他的女儿遭到了多名日本士兵的残酷强奸。

日本士兵昨天夜里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强行拖走 3 名姑娘，并对她们进行了强奸。这几名姑娘今天早上回到了陶谷新村 8 号，身心状况非常悲惨。

在平安巷，一名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致死。

在阴阳营多次发生强奸和抢劫事件。(马思华)

64)12 月 18 日，广州路 83 号和 85 号的房子里一共挤有约 540 名难民。

从 12 月 13 日到 12 月 17 日，这里的房子每天要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抢劫和骚扰好几次，今天，也就是 12 月 18 日，那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年轻妇女每天晚上都被卡车拉走强奸，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放回来。到目前为止，有 30 多名妇女和姑娘

遭到蹂躏，妇女、儿童的哭喊声彻夜不停。这几栋房子里的状况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翻译签名：韩湘琳)

65)12 月 18 日，约下午 6 时以后，3 名日本士兵从琅琊路 11 号偷走一辆属于德国人齐姆森的福特汽车。

(签名：孔清发)

66)我们的一位负责人报告一件发生在安全区以外的事件：昨天我得到消息说，小道格拉斯 ;简金斯先生(美国大使馆三秘)的住所被洗劫，一个佣人被杀，于是我立即赶往位于马台街 29 号的这栋房子，我确认这则报告完全属实。住所内一片狼藉，佣人的尸体躺在佣人房间里，其他佣人都已经逃走，没有任何人留下来看守这所房子。12 月 19 日。(菲奇)

67)12 月 19 日，我的司机李文元一家 8 口人，住在珞珈路 16 号(德国人的住房，有安全保护证明，而且门上还挂有　字旗)，在 8 时 30 分的时候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洗劫，全部财产掠夺一空，他所拥有的东西全部被抢走，有 7 箱衣物、两篓家庭用具、6 床羽绒被、3 顶蚊帐、吃饭用的碗碟和 50 元现钞。这个家庭现在一贫如洗，连一床睡觉的被子都没有。(菲奇)

68)3 名日本士兵昨天闯入我们委员会 6 名领导成

员位于宁海路 21 号的住所，偷走了一双手套、一双便鞋，还有剃须刀和蜡烛。第二天，也就是 19 日，中午时分，又有 2 名日本士兵闯了进去，偷走 3 床被子、一套蓝色精梳毛料西装和一个装有个人债券的小箱子。(菲奇)

69)第八区卫生总稽查孟财多(音译)先生 12 月 19 日报告，他的位于北平路 59 号的房子昨天和今天分别被日本士兵袭扰了 6 次和 7 次。12 月 17 日，有 2 名姑娘在这所房子里遭强奸，今天又有 2 名姑娘遭强奸，其中一人被严重摧残，估计可能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今天，这里还有一名姑娘被强行拖走。住在这栋房子里的难民都遭到了抢劫，被抢走的有钱、手表和其他值钱的小东西。该报告由哈茨先生和签字者检查核实。(菲奇)

70)今天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一些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闯进红　字会主席陶先生的位于莫干路 2 号的住宅，撬开了陶家的好几只箱子。我和施佩林先生及时赶到制止了这场很有可能是有预谋的抢劫。(菲奇)

签名：刘易斯 S　　C　　史迈士

12 月 20 日上

更新时间 2009-4-29 16:45:44　字数：4485

有一名日本军官来宁海路的总部找我们，请求我们提供 20 名役工清理由日本军官居住的首都饭店，我给了他 16 名委员会的役工。中午的时候他亲自用卡车将役工送了回来，并且还付了 5 元钱。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日本军事当局的诚意。看得出来，中国人对此的印象是好的。中午我在交通银行前会见了福田先生，将我方缴纳的中国士兵武器的凭证交给了他。福田先生立即将此份凭证交给军事指挥部，以免人们再次有意地到宁海路我们的房子里来搜寻武器。下午我和韩先生以及菊池先生去下关电厂，想从 9 个中国工人那儿打听到电厂剩下来的其他中国工人的地址。但是成效甚微，因为我们只找到了 9 个人中的 3 个人，而且这些人都是苦力。于是我们驱车回城，派施佩林和我们在电厂找到的另外一名工人继续寻找。这一次我们的运气要好一些。到明天早上应该有约 100 名工人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福音，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日本当局尽快恢复电厂的生产。

回到宁海路以后，我认识了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伯恩哈特 ;阿尔普 ;辛德贝格先生。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因为他从收音机里(栖霞山有自己的电厂，所以有电收听收音机)听说南京

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电厂、水厂和电话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但是当了解到这里目前的局势时，他非常惊讶。在半路上他又让人把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因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他自己则执意无论如何也要到南京来，因此整整一大段路他都是步行走过来的，他后来搭上了一辆日本卡车，安全地通过了北城门。现在的问题是，他怎么才能重新回去。

下午 6 时，在米尔斯牧师的引见下，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 Y　森山先生访问了我们。森山先生能说流利的德语和英语，他用记者惯常的规则向我进行提问。我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请求他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尽快恢复日本军队中的秩序。他承认这件事是当务之急，因为日本陆军的声誉会因此受到损害。在我写到这里时，在不远的地方又有一大片房子燃烧起来，其中也有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人们几乎不得不相信，纵火是在日本军事当局知道并且纵容下发生的。日本匪军昨天的行为并没有多大的改进，这一点可以从下面今天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函中看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田中先生南京宁海路

日本帝国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20 日

南京请允许我向贵方递交有关日军士兵在南京的令人遗憾的暴行记录(序号为 71 号～96 号)。从中您可以看出，从昨天夜里到现在共报告给我们 26 起事件，昨天下午则报告有 14 起事件。这表明局势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

尽管已经在大门口安排了领事馆警察岗哨，昨天夜里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仍然发生了多起强奸事件，不过金陵大学主要收容所幸运地未受到骚扰。

由于其他防范措施至今未起任何作用，所以我们希望从今天夜里起，每天夜晚在 18 个收容所和大学医院的大门口安排岗哨；白天在五台山的粥厂前，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对面，并在大学体育场旁也安排岗哨。

如果贵方能进一步加强措施，阻止日军士兵的暴行，我们将表示欢迎。贵方投入的警察部队数量不够，不足以控制局势。

谨致我本人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约翰 ;拉贝

主席附件：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

1937 年 12 月 20 日

71)12 月 19 日下午 5 时许，一年轻男子在母亲的陪同下被送到了我们总部，日本士兵无缘无故用刺刀刺他的胸部。菲奇和史迈士博士 2 位先生在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一份日本士兵暴行报告(16 号～70 号)时，将这位年轻人带往大学医院。(菲奇)

72)12 月 19 日，农科作物系(金陵大学一部分)的一个工人被日本士兵抢走 10 元钱，在前一天他已经被日本士兵抢走 2.5 元钱。下午，房子里有 2 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晚上又有 5 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高)

73)12 月 19 日下午 3 时，一日本士兵闯入鼓楼医院(大学医院)，当麦卡伦先生和特里默大夫要求他离开医院时，他竟然朝他们开枪，幸亏子弹打偏了。(麦卡伦)

74)12 月 18 日，贝德士先生在金陵大学小桃园，也就是他办公室所在地的一栋房子里发现一日本士兵，问他来干什么，他便用手枪威胁贝德士博士。(贝德士)

75)12 月 19 日 16 时 45 分，贝德士博士被喊去平仓巷 16 号，这座房子里的难民几天前被日本士兵赶了出去(里格斯先生、史迈士博士和斯蒂尔先生目睹

了这起事件)。日本人刚刚洗劫了这所房子，并在三楼纵火。贝德士博士试图灭火，但无法扑灭，整栋房子被彻底烧塌了。(贝德士)

76)12 月 19 日 18 时，6 名日本士兵趁黑爬过拉贝先生在小桃园住宅的院墙。当拉贝用手电筒照射其中一人时，此人用手枪对准拉贝，但是没有开枪，可能是他心想，枪杀一名德国人不会给他带来好结果。拉贝喝令所有 6 名日本士兵从院墙爬进来的地方再原路爬出去。他们试图让拉贝给他们打开大门，但是拉贝拒绝给他们这个面子，因为他们是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的情况下踏上他的宅基的。(拉贝)

77)12 月 19 日 18 时，我们的一位职员喊贝德士博士、菲奇先生和史迈士博士到属于金陵大学的汉口路 19 号房子里，去驱赶正在里面强奸妇女的 4 名日本士兵。他们发现日本士兵在妇女们藏身的地下室里。日本士兵被赶走后，这所房子里的所有妇女和儿童都被转移到了金陵大学的几栋主楼里。这一夜，有日本领事馆警察的守卫。(贝德士博士，菲奇，史迈士博士)

78)12 月 20 日早晨 7 时 30 分，里格斯先生走过汉口路 28 号时，人们向他报告，由于所有的妇女都已经转移到了金陵大学，所以昨天夜里在那里拼命找

女人的日本士兵出于报复枪杀了一名中国人，用刺刀将一人刺成重伤，另外 3 人受轻伤。(里格斯)

79)12 月 20 日，在前往宁海路 5 号总部的路上，拉贝的汽车被一名日本士兵拦住。拉贝强烈要求这个日本士兵尊重他汽车上的德国　字旗以及国社党领导人徽章(它表明拉贝是德国国社党地区小组组长)。拉贝放大嗓门，语气非常激烈。这名日本士兵最后允许他通行。(拉贝)

80)12 月 20 日早晨 7 时，麦卡伦先生在大学医院值完夜班回家的路上，碰到了许多正在逃往大学的妇女儿童。来自不同城区的 3 个家庭向他报告说，昨天夜里他们从家里被赶了出来，日本士兵放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子。(麦卡伦)

81)12 月 20 日凌晨 3 时，尽管大门口有一名日本领事馆警察站岗，仍然有 2 名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 500 号楼，强奸了 2 名妇女。(戴籁三)

82)12 月 18 日下午 4 时许，日本士兵出现在湖南路 516 号的中国工程开发公司，索要外籍房主的名片，由于我们没有名片，他们便立即拿走了我们房子上的旗子。后来又来了多名日本军官和士兵，强行打开

钱柜和一些皮箱。(张海裕，黄凌〈音译〉——门房)

83)12 月 16 日，我在峨嵋路 7 号的房子遭抢劫，门被砸开,箱子被撬开。一辆 1934 年～1935 年产的、车号为 1080 的道奇车和一大批其他物品被偷走，被盗物品清单正在开列。(许传音)

84)12 月 20 日，卫生委员会第八区多名官员的衣服和被褥被抢走。由于没法在自己的办公室待下去，他们请求安置在总部或委员会其他官员那里，以便能在没有阻拦、没有威胁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沈玉书牧师，委员)

85)12 月 20 日，日本士兵多次闯入中山路 209 号德士古公司，偷走被褥、鞋子、地毯和家具，砸碎许多窗户玻璃，撬开钱柜。停在房子下面房间的金陵摩托车公司的 3 辆汽车被弄走，下水道工程公司的一个钱柜也被撬开，一块表和许多其他物品被偷走。(张平遥——门房)

86)12 月 17 日，Y　H　邵(基督教青年会行政秘书处)家的 3 个姑娘被强行从陆军大学拉出来，然后被拖到国府路，遭日本士兵强奸，到午夜时分才被放回。(陈新裕〈音译〉，基督教青年会行政秘书处)

87)12 月 20 日，阴阳营 47 号的房子被抢劫 7 次，一大批珍贵物品被盗走，昨天日本士兵再次闯进，偷走了 3 元钱，并找寻妇女。幸好没有发生强奸事件，但是房子里的所有住户均遭到抢劫。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这栋房子里逗留较长时间了。(陈新裕，基督教青年会行政秘书处)

88)12 月 19 日午夜 12 时，2 名日本士兵闯进农科作物系的 21 号房间，企图强奸屋内的妇女。由于这家的先生会讲日语，他的妻子才免遭凌辱。(第六区，第一难民收容所)

89)12 月 18 日，日本士兵从安置有 100 多名难民的金陵大学农科作物系将 4 名妇女抢走了一整夜，并强奸了她们，第二天早晨她们才被放回。12 月 19 日，又有 2 名妇女被强行拖走，同样的厄运降临到了她们的头上，但是这一次到第二天早晨，也就是 12 月 20 日的时候，只回来了一名妇女，另外一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第六区，第一难民收容所)

90)12 月 20 日，有一位双目失明的理发师被送进了大学医院。12 月 13 日日本人进入城南的时候，他正抱着他的孩子，日本人向他要钱，由于他没有钱，日本人就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威尔逊大夫)

91)12 月 20 日，城南一家帽店的老板也同样被日本人开枪击中了胸部，日本人向他要钱，并且对得到的数额不满意，还想要得更多，但是这位店主再也拿不出来了，因为他已经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了日本人。这位受伤者今天被大学医院收治。(威尔逊大夫)

92)12 月 20 日,2 名日本士兵今天从金陵大学红字会粥厂的会计处抢走了 7 元钱。(里格斯)

93)12 月 20 日下午 2 时 30 分,菲奇先生打算到我们的汽车修理工家去接 2 名妇女，把她们送到大学去，这时修理工跑了过来，报告说日本人发现了他家的那 2 名妇女，正准备强奸她们。我们立即朝平仓巷 13 号赶去，发现门房里有 3 个日本士兵和那 2 名妇女，2 名妇女的身上已经没有衣服。我们要求日本士兵离开这所房子。有 2 个人立即听从了我们的话，但是第三个日本士兵则开始检查我们的门房，看他是否曾经当过兵，他检查了门房的手、后背和脚。这个时候，2 名妇女已经穿上了衣服，我们用菲奇的车把她们送到大学，使她们脱离了危险。(菲奇，威尔逊大夫，麦卡伦，史迈士博士)

94)12 月 17 日夜间，11 名中国妇女被日本士兵强行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收容所里拖走，与此

同时一支日本搜索队在一名日本军官的带领下强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职员在学院门口排列成行，让他们在那儿站了有一个多小时。这个军官撕掉了由另外一支日本部队开具的此难民收容所已被搜查过的证明。(魏特琳)

95)12 月 17 日，居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一个难民的儿媳妇在她的房间里遭到强奸，该学校一名教师的女儿被日本士兵拖走。(魏特琳)

96)日本士兵违法地闯进了 5 栋住房(系工作人员的)并进行了抢劫，这 5 栋房子挂有美国国旗，此外大门上还张贴有美国大使馆财产证明。5 栋中有 1 栋多次遭到洗劫，有 3 扇门已经被打破。(魏特琳)

12 月 20 日下

更新时间 2009-4-29 16:46:03　字数：200

我不在家的时候，日本士兵试图用他们的刺刀撬开我在小桃园住宅的包有铁皮的大门。他们没有得逞，但是门上的刺刀印和铁皮板被撬起来的小角却留下了证明。我让人把已经损坏的门尽可能修好，但是刺刀印应当作为永久纪念保留下来。克勒格尔和辛德贝格来看望了我，同时也是想向韩先生借车供辛德贝格回家用。非常遗憾的是，韩竟然同意了。我是不完全赞

成的，因为在路上，韩的汽车肯定要报废，即使不是整辆汽车，至少也是所有的轮胎。

12 月 21 日

更新时间 2009-4-29 16:46:53 字数：14381

毫无疑问，日本人正在纵火焚烧城市，可能仅仅是为了抹去他们洗劫掠夺的痕迹。昨天晚上，城市有 6 处火灾。其中一处较大的火灾发生在珠江路(是沿我南面院墙的广州路的延续)。克勒格尔和辛德贝格两人来过，让我注意安全。但是我自己觉得起火地点距离这里还相当远。夜里 2 时 30 分，我被院墙倒塌声和屋顶坍塌声惊醒，大火已经蔓延到了主要街道中山路，这个时候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大火会蔓延到我的住处和中山路之间的最后一排房子。但是谢天谢地，火势没有发展下去。只有四处飞舞飘散的火星会对我院子里难民茅棚的稻草屋顶构成威胁，当然还有存放在院子里的汽油。汽油必须搬走。

以下电报能反映美国人绝望的心情：南京——1937 年 12 月 20 日——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电：

问题严重，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局势日益严峻。请通知大使和国务院。签名：贝德士，鲍尔，菲奇，福斯特，海因兹，马吉，米尔斯，麦卡伦，

里格斯，史迈士，索恩，特里默，魏特琳，威尔逊。

1937 年 12 月 20 日发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请求海军无线电站转发。——M　S　贝德士之所以要通过日本大使馆发送这个电报，是因为没有其他发送的可能性。这篇电文的内容非常明了，我甚至怀疑他们会不会帮助发送这份电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完全在日本人一方。美国人的确是难受极了。到目前为止我很有派头地指一下我的　字袖标、我的党徽以及我房子和汽车上的德国国旗还能起到相应的作用，还能奏效(太棒了)，但是日本人对美国国旗却丝毫不予理会。我的车今天早上被日本士兵拦住的时候，我大发雷霆。看见我指着我的旗子，日本人立即给我放行，但是特里默大夫和麦卡伦博士在鼓楼医院却遭到了枪击，幸好子弹打歪了。但是朝我们开枪这个事实让人感到可怕，因此就不难理解那些在自己的大学给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姑娘提供庇护的美国人为何忍无可忍了。

昨天史迈士博士的问题提得很好，即目前我们尚能控制局面的“假象”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难民收容所中的一个中国人打死了一个正在强奸他的妻子或女儿的日本士兵，那么局面就会失控，日本人就会对

他们曾经慷慨许诺要予以尊重的安全区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刚才传来消息，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日本大使馆拒绝转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电报!

上午我让人把家里和院子里的汽油(64 罐)搬出，送到宁海路去，我担心中山路又会有一批房子被焚烧。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类火灾的前兆迹象了：只要有大批卡车出现，那么稍过一会儿，房子就会燃起熊熊大火，这就是说，先抢劫，然后纵火。黑姆佩尔的北方饭店已经完全被烧毁，唯有房顶上的德国国旗未受损坏，骄傲地在废墟上空飘扬着。

下午 2 时，全体德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也就是说全体外国侨民，在鼓楼医院门口集合，形成一个整体队伍朝日本大使馆进发，打算向田中先生呈递一封信。内容如下：黑姆佩尔的北方饭店的废墟上仍飘扬着劫后犹存的德国旗(因为当时风很大)。

饭店内部一片狼藉。

中国南京

致日本帝国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21 日

南京

我们(此信的全体签名者)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特

请求贵方，为了维护南京 20 万平民的利益，立即采取如下措施：

1　制止在城市大部分地区纵火，以免尚未被毁坏的其余城区继续遭到肆无忌惮的有组织的破坏；

2　一周来，日本军队给城市造成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必须立即得到制止；

3　抢劫和纵火已经使得城市的商业生活陷于停顿，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拥挤在一个大难民收容所里，鉴于这一情况，同时考虑到国际委员会的粮食储备只能供 20 万居民食用一周这一事实，我们在此紧急呼吁，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恢复安宁和秩序，恢复市民的正常生活环境，补充粮食和燃料储备。

目前的状况必将在短时间内导致饥荒。

我们别无请求，只请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

南京外国侨民

敬呈

签名人：

约翰 ;拉贝(德国)

爱德华 ;施佩林(德国)

克里斯蒂安 ;克勒格尔(德国)

罗伯特 O　威尔逊大夫(美利坚合众国)

M　S　贝德士博士(美利坚合众国)

鲁佩特 ;哈莰(奥地利)

查尔斯 H　里格斯(美利坚合众国)

W　P　米尔斯(美利坚合众国)

刘易斯 S　C　史迈士(美利坚合众国)

G　A　菲奇(美利坚合众国)

欧内斯特 H　福斯特(美利坚合众国)

休伯特 L　索恩(美利坚合众国)

约翰 ;马吉(美利坚合众国)

科拉 ;波德希沃洛夫(白俄罗斯)

J　H　麦卡伦(美利坚合众国)

伊娃 ;海因兹(美利坚合众国)

C　S　特里默(美利坚合众国)

M　魏特琳(美利坚合众国)

格瑞丝 ;鲍尔(美利坚合众国)

R　黑姆佩尔(德国)

A　曹迪希(德国)

齐阿尔(白俄罗斯)我们认识了指挥官松井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战犯之一，侵占南京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据 1948 年 11 月 4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

决书载:“在占领上海约一月以后，日军到达了南京郊外。松井发出一个命令，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1937年 12 月 17 日，松井得意扬扬地进了城。自 12 月 13日起发生了人所共知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 6 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 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 15 5 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他和我们大家握手致意。在日本大使馆我担当了发言人的角色，我向田中先生申明，我们和中国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这座城市将会被全部烧光。田中微笑着否定了这种说法，但同时又答应和军事当局讨论我们呈交的信函中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关于第三点他不愿意和我们讨论，日本人自己也缺乏食品，因此不关心我们的储备是否足够。

在大使馆会面期间，一名日本海军军官交给我一封罗森博士先生的信。罗森博士目前正在南京附近的

一艘“蜜蜂”号英国炮艇上，这艘炮艇目前没有登陆许可，是因为人们不希望有更多的证人。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是怎么登上“蜜蜂”号炮艇的，我无从得知。于是我向福田先生询问此事，他担心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可能也同样遭到轰炸而被击沉了。罗森博士信文如下：德国大使馆

南京外围，1937 年 12 月 19 日

英国“蜜蜂”号炮艇上

亲爱的拉贝先生：

我们自昨天起就一直待在与南京近在咫尺的地方不能进城。

请告诉我你们目前的状况，是否有德国房屋遭到损坏。我可以从船上给大使先生发电报。

我们自己也经历了种种坎坷，详情面叙。

我争取通过日本人将这封信送交给您(但愿您的回复也能走这条途径)。

顺致问候。

希特勒万岁!

您忠实的

罗森衷心问候您!

您的

A　许尔特尔

衷心问候!

您的

沙尔芬贝格我的回复同样也是通过日本大使馆发出的：约翰 H　D　拉贝

致田中先生南京宁海路 5 号

日本帝国大使馆一秘

南京尊敬的田中先生：

在此请允许我向您递交一份写给德国大使馆一秘罗森博士先生的信。我今天收到了罗森博士先生给我的信函，此信是给他的回复。

如果您能将此信继续传递给目前在英国“蜜蜂”号炮艇上的收信人，我将表示不胜感激。

您忠实的

约翰 ;拉贝约翰 H　D　拉贝

致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先生南京

“蜜蜂”号炮艇 1937 年 12 月 21 日

南京亲爱的罗森博士先生：

您 12 月 19 日充满关怀的信函我已收悉。多谢!我很高兴能够向您通报，所附名单上的所有 22 名欧美人都很好。如果您能和我们一起在这里欢度圣诞节，

我们将感到非常的高兴。到那时我们也许就有照明、水和电话了。两所德国的房子即大使先生的和我的房子没有受损，陶德曼博士先生的汽车正在为军事当局效劳，您的汽车以及其他的德国汽车也同样如此。

日本大使馆的各位先生都很客气。田中先生热情地答应将这封信传递给您。

向您、沙尔芬贝格先生和许尔特尔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

希特勒万岁!

您的

约翰 ;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日本帝国大使馆南京宁海路 5 号

南京 1937 年 12 月 21 日随本函附上最新暴行事件报告 97 号～113 号，供您了解情况。

由于贝德士博士对发生在他的范围内的暴行事件有单独报告，所以他作出的暴行记录未包括在我们的清单中(前几次均如此)。

除了本报告的第一起事件(97 号)，其他事件均发生在昨天下午至今。关于较早一些的事件也有报告，容晚些时候呈送。

我们要指出并且请求特别予以考虑的是，每天在我们安全区内被强奸的妇女中有些人是牧师的太太、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学校教师的妻子，他们的家庭生活正派，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

由于私人住宅所遭受的危险持续不断，所以各收容所内的难民增加到了7　7万人(笔误。应为6　8万人。——史迈士博士)。根据我们原来的估计，各收容所计划收容的人数不到3　5万人。

希望贵方军事当局能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措施。

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S　C　史迈士

秘书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

南京，1937年12月21日

97)12月17日上午8时～9时，戴籁三夫人位于鼓楼头条巷3号的私人车库里一辆汽车被偷走。这是一辆奥斯汀7型汽车，深蓝色，发动机号230863，底盘号229579，车牌号1492(戴籁三夫人目前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临时帮忙，每天都可以在学校找到她)。(戴籁三)

98)12月20日，19时30分，一名怀孕9个月

的 17 岁少妇遭两名日本士兵强奸，21 时，出现临产阵痛。午夜时分婴儿出生，少妇今天早晨才被送进医院，因为人们晚上不敢上街。婴儿情况良好，母亲处于歇斯底里状态。(威尔逊大夫)

99)12 月 20 日下午，日本士兵闯进汉口路 5 号住宅，该房的主人是 J　H　丹尼尔，大学医院的院长。住宅大门上贴有日语布告。日本人进入楼上的房间，弄来 2 名妇女强奸，在房间内达 3 小时之久。地下室内的 3 辆自行车被偷走。丹尼尔博士先生不在期间，这所房子由威尔逊大夫居住。(威尔逊大夫)

100)12 月 21 日 13 时 15 分，威尔逊大夫在大学的女生寝室发现一名日本士兵，他要求这名士兵离开这所房子，但是遭到了手枪威胁。过后威尔逊大夫在街上遇见了这名日本士兵，后者见到威尔逊，就把手中的枪上了膛。(威尔逊大夫)

101)12 月 20 日下午 3 时，3 名日本军官闯入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办公室，工作人员试图通过翻译和日本军官交谈，但是被赶出办公室。日本军官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了 2 名妇女。(郑大成，难民收容所负责人)

102)12 月 20 日，日本士兵闯进我们委员会成员

舒尔兹 ;潘廷先生的家，该房现由马吉牧师、波德希沃洛夫先生和齐阿尔先生合住，波德希沃洛夫正在发电厂帮助恢复发电，齐阿尔的工作也如此，他目前正在帮日本大使馆修理汽车。日本士兵当着马吉先生接待的所有中国朋友的面强奸了多名妇女。这所房子里的客人都是美国圣公会具有良好素养的基督教家庭，他们对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感到震惊。(汤，金陵神学院系主任)

103)12 月 20 日晚上 10 时，2 名日本士兵闯进陈浪波(音译)先生位于鼓楼新村的住房，爬到妇女们的床上。陈先生叫来了曾经在日本大使馆工作过的孙先生，孙先生好言相劝才使日本人离开。(许传音)

104)12 月 20 日下午 4 时，4 名日本士兵在我们总部旁边的江苏路 23 号的房子里，先是端着手枪把所有的男人逼到另一个房间，然后强奸了 3 名妇女。这些妇女后来夜里逃到了我们总部，但是这些士兵今天早上又来要女人。今天下午 4 时 30 分，又有 2 名日本士兵闯进住房，强奸了另一名妇女。当其中的一个男子上前阻拦时，一个士兵朝他开枪，幸好子弹卡壳没有射出。(王)

105)12 月 21 日，今天下午，有 100 多名住在

我们总部旁边的妇女因为昨天夜里被日本士兵强奸来到我们这里请求保护和安置。我们把先到我们这里的妇女们送到了金陵大学。(王)

106)12 月 20 日夜间，安全区分区负责人在北平路 60 号的地方(中英文化协会附近)遭抢劫，其恶劣程度前所未有。(许传音)

107)12 月 21 日下午 3 时，施佩林被叫到了莫干路 8 号。他到达那里时，2 个日本士兵逃走了，第三个日本士兵正和一个姑娘在一个关闭的房间里。施佩林敲门后，门打开了，这个日本士兵将衣服整理好，然后在施佩林的要求下跑走了。(施佩林)

108)12 月 21 日下午 3 时 30 分，施佩林被叫到颐和路 19 号，在那里他看见了 2 个正在抢劫的日本士兵。施佩林走进房子后，日本士兵扔下了他们抢夺的东西逃走了。(施佩林)

109)12 月 21 日下午 2 时 30 分，施佩林抓到了 2 个正在施密特公司的哈蒙先生家抢劫的日本士兵。士兵看见施佩林后，丢下抢来的东西逃走了。施佩林将曾经在上述德国公司工作过的 2 名妇女和 2 名男子妥善地安置到了自己的家中。(施佩林)

110)12 月 21 日下午 5 时，施佩林从莫干路 6 号

的房子里赶走了 2 名醉醺醺的日本士兵。这 2 名日本士兵佩带黄色领章，声称是来寻找自行车灯的。这已经是施佩林先生第二次从这所房子里赶走日本士兵了。(施佩林)

111)12 月 21 日施佩林先生跟着上述 2 名日本士兵，阻止了他们进入莫干路 19 号。(施佩林)

112)12 月 21 日凌晨 4 时 50 分，一名日本士兵爬过我们总部的院墙，试图将一名妇女诱骗到防空洞中。施佩林跟踪了这名闯入者。据那位妇女讲，这个日本士兵以前到这所房子来已经有 2 次了。(施佩林)

113)12 月 20 日下午 4 时，4 名武装日本士兵闯入第六区的房管处办公室，偷走了衣物。离开房子时，他们强迫一名佩戴安全区袖标的工人为他们拿抢来的东西。(吴国京)

报告日期

1937 年 12 月 21 日

金陵大学

致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 1937 年 12 月 21 日

日本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根据您今天早晨的要求，我现在向您通报一批事件，其中的大部分是在上次见到您之后我亲眼所见的，剩下的部分是由可靠的人报告给我的，同时我本人也对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过深入的核实。

1　今天下午，日本士兵从我们图书馆大楼拖走了 7 个人，其中有些人是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或指控，硬说这些人是中国士兵。他们抗议无效，仍然被抓走，为的是让他们做苦役。

2　在头条巷 4 号，贵国大使馆大门口附近，2 名日本士兵在今天下午强奸了一名妇女。这难道就是贵国的几个宪兵重新恢复秩序的迹象吗?

3　今天我在贵国大使馆的时候，我自己的房子第四次遭到抢劫。大学的另外 7 栋房子也同样遭到洗劫。还有其他许多房子，贵国士兵已经闯进去很多次了。

4　在贵国军官率领下，由日军较大规模的队伍有组织进行的纵火活动使得数千穷苦人无家可归，也使得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希望破灭。但是他们活着。

5　大学医院在双龙巷的大门上尽管贴有贵方的布告，今天仍然被砸开。在医院的另外一个地方，由

于一个美国人的干预，避免了一辆救护车被日本士兵偷走。

6　我今天下午观察到了 5 起日本士兵抢劫穷苦百姓的食物和铺盖的事件。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强迫受害者为其拖运抢劫来的东西。

7　在安乐里我们中学的附近，我听到了一个红十字救护站传来的呼救声。救护站正在护理 3 个人。他们昨天夜里被搜寻女人和钱财的日本士兵打伤。昨天夜里在这栋房子的楼上，有一名妇女被强奸。我赶到的时候，2 名士兵正在对这栋房子进行彻底的洗劫。正在当班的卫生员告诉我，在高家酒馆 58 号他自己家里，昨天夜里有 2 名妇女被强奸。

8　我沿着五台山南面的道路回家，一路上有数百个一贫如洗的人家住在茅草棚里。有些人说，昨天夜里的情况要稍微好些。但是也有些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因为士兵仍然在不断地搜寻姑娘，不断地对本来就一贫如洗的人进行抢劫。他们甚至抢走人力车夫的人力车，断了他们的生路。

9　昨天，美国小学(五台山)的美国国旗被扯了下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而且国旗被人用脚践踏。日本士兵威胁所有的校役和其他人员：谁要是想把旗子

重新竖起来，就杀了谁。

我觉得昨天夜里发生的强奸案要少于前天夜晚，但是抢劫、盗窃和纵火非但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增加。两名国际委员会的成员驱车穿过城市数里，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宪兵。宪兵丝毫不起作用。

如果日本将军有意摧毁穷苦百姓的房子，剥夺他们最后的食物和衣物，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予以昭示，不必用恢复秩序的虚假的希望来蒙骗穷苦的人们和我们。

签名：M　S　贝德士卷宗档案

(仅限委员会内部使用)

南京市区内纵火记录

南京，1937 年 12 月 21 日

一、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士兵占领城市时的状况

星期五，12 月 10 日的夜晚，新街口以南的中华剧院的对面发生火灾。我们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晚上 10 时前往观察，确认是一个木材仓库着火。城市消防队及时控制住了火势，成功地阻止了火势向邻近建筑物的蔓延。

星期六，12 月 11 日夜间，遭日本人炮击的城南

地区多处起火。星期日，也就是 12 月 12 日夜间，同样也发生多起火灾。也就是在这个星期日的夜间，山西路北面的谷正伦家以及交通部的新楼发生火灾。交通部的建筑物看来像是给中国人自己放火烧掉的仅有的重要建筑物，当然有关这一点还没有最后证实。此外南门附近的几栋小房子也着了火。

星期二早晨，我们委员会的几个成员试图和日本当局取得联系，另外一些成员则前往城南去确认德国和美国财产是否遭到损坏。当发现只有为数不多的建筑物被烧毁或被炮弹击毁，我们感到惊讶。在太平路上，有一栋建筑物有大的火灾损失，但是这栋房子的火灾是在夏天就发生了的。在中山东路上，兴华信托公司(音译)的房子被烧塌了,除此以外的市内大部分地区未受到火灾的摧毁。

以上状况由以下人员观察并确认:

约翰 ;拉贝，爱德华 ;施佩林，R　黑姆佩尔，R　哈茨，A　曹迪希，欧内斯特 ;福斯特，约翰 ;马吉，波德希沃洛夫，詹姆斯 ;麦卡伦，M　S　贝德士，W　P　米尔斯，刘易斯 S　C　史迈士。

(当然，这里确认的是城内的损失。在城墙边，如下关和城墙附近，为了开辟作战场地，不让日本人在

城墙边上有掩护的机会，中国人自己也烧掉了房子。对于这点我不能也不想否认，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约翰 ;拉贝)

二、1937 年 12 月 20 日夜晚的状况

委员会成员经过仔细调查，确认了 12 月 19 日夜间在安全区内发生的火灾及其损失情况。

日本士兵纵火点燃了平仓巷 16 号的房子。施佩林和安全区消防队的一名官员赶往火灾现场，但是无法救火，因为我们的水泵和所有的消防器材都在几天前被日本士兵抢走了。同一天，在中山路和保泰街路口的街角有一栋房子被烧毁，晚上在国府路的方向也观察到了一系列火灾。

12 月 20 日下午 5 时～6 时之间，菲奇先生和史迈士博士前往保泰街，顺太平路向南来到了白下路，他们发现整个一条街停满了日军军用卡车和汽车，日本人正在卸车。从珠江路南面的小河开始一直到白下路，他们碰到了数支由 15 名～20 名士兵组成的日军小分队，有些小分队看来像是在小头目的监督下观察着街道两边燃烧的房子，有些则从商店里向外搬商品。菲奇和史迈士还看到了士兵在一些商店里纵火取乐。

他俩接着朝中华路走去，在那里看到了同样的情

况。基督教青年会房子的北半部已燃起了大火，毫无疑问，火是从房子内部点燃的，因为房子的外面并没有着火。日本哨兵对这两位先生毫不理会。

12 月 20 日晚上近 9 时的时候，克勒格尔和哈茨两位先生驱车顺着中正路来到白下路，然后打算向东去中华路，这时日本哨兵拦住他们不让向南行驶。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此时早已被全部烧毁。从太平路向北行驶时，他们清点了一下，除了以前被烧毁的房子，街道两侧共发生了约 10 起火灾。向西转向中山东路时，他们看见东海路和国府路的街角燃起了大火。到达中山路和珠江路路口时，他们看见珠江路的北面有一处大的火灾。这时，又有一支巡逻队拦住他们不让东行。街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人数很多，但他们根本不打算去救火，反倒是有许多人在拖走货物。

以上情况目击证人:

克里斯蒂安 ;克勒格尔,鲁佩特 ;哈茨,G 菲奇,爱德华 ;施佩林, M S 贝德士, 刘易斯 S C 史迈士。12 月 22 日

宪兵总部的两名日本人今天来拜访我，并通知我说，日本人现在要自己建一个难民委员会，所有的难民都必须登记。坏人(以前的士兵)必须安置在一个特殊

的营地。日本人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我答应了。在这期间，有组织的纵火活动仍然在继续进行。我一直在担心，中山路上燃烧房子的大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附近)会蔓延到主要街道的西侧，因为这一侧已经属于安全区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我的住房也会受到威胁。在清理安全区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些池塘里发现了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其中有一个池塘里就有 30 具尸体)，大部分被反绑着双手，其中有些人(在礼和洋行附近)的脖子上还挂着石块。在我这儿居住的难民仍然在不断增加，仅仅在我小小的私人办公室现在就睡有 6 个人，办公室的地上和院子里密密麻麻的全是睡觉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巨大的火光映照得血红。我数了一下，有 7 起火灾。我已经答应日本人，在寻找电厂工人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我向日本人指出，下关那儿有 54 名发电厂工人曾经被安置在和记洋行。我们现在确认，他们当中有 43 人在三四天前被捆绑着带到了江边，用机关枪枪毙了，据说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中国国营企业的员工(其实发电厂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营企业)。将这次处决的消息传递过来的是一个同时被处决的工人，处决时前面有两个人挡住了他，因此他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跳到江里，才幸

免于难。今天下午，克勒格尔和哈茨前去帮助一个被喝醉了的日本士兵用刺刀刺伤脖子的中国人，结果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了自卫，据说克勒格尔被日本人绑了起来，日本人之所以能把他捆起来，估计可能是因为他被烧伤的左手还吊着绷带。我和菲奇全速开车去解救他们，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但是我仍然又带着他们返回原处，以便在现场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我们看见了那个日本兵，一个碰巧路过这里的日本将军正在扇他的耳光，日本大使馆的田中先生也在场。这个士兵显然是用非常不利于这两个德国人的方式描述了此事，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这对我们来说是万幸)一直被揍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事情终于又一次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结束了，当然弄不好也会有其他结果的!

处决后的中国士兵被日本人扔进水塘。之所以判定其为处决，是因为受害者被反绑着。这很典型，因为日本人处决数万名中国士兵和平民时用的都是此种方式。

南京

致日本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22 日

南京

从城市的若干地方传来报告，昨天夜里和今天早上的局势有所好转，但是从下列事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局势仍然非常糟糕。

1　今天早晨 5 时，大学图书馆突然有 11 名中国人被捕。图书馆的大门虽然贴有宪兵的布告，日本士兵仍然使用暴力砸开了大门。日本士兵的举止同前一天下午一样残暴，因此甚至没有人敢去报警。后来到达的士兵又逮捕了一个中国人。昨天从这座房子里抓走的包括我们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内的那 7 个人到现在音讯全无。这种恐怖感和不安全感当然弄得我们无法为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作招募到工人。

2　昨天夜里 10 时，4 名日本士兵乘一辆车来到我们大学的大门口。其中一名士兵用刺刀威胁我们的看门人，不让他同贵方的领事馆警察取得联系。3 名士兵强行进入大学后，我们的门房才设法找来了贵方的一名宪兵，在这名宪兵的劝说下，日本士兵才撤走。今天上午 10 时之前，贵方的士兵已经 5 次强行闯入大学，丝毫不理会宪兵的警告。

3　今天早上，日本士兵继续闯入金陵大学的住宅区，包括美国人的住所进行抢劫。该事件原文漏，此处系依据《敌机飞临南京》英文原件补译。

4　不论是我，还是另外 3 个今天早晨要到城市的各个街道办事的同事，都没有看见一个宪兵。我们知道，宪兵是有的，但是他们的数量太少，而且在履行公务、恢复秩序和约束违纪行为时他们的态度过于温和。

5　在紧靠我们这里的地方，有组织的抢劫活动是借助于卡车来进行的，抢劫完后跟着出现的就是纵火。这就使得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陷入贫困和失业的境地。

6　昨天夜里，7 名日本士兵闯进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铜银巷)强奸妇女。

7　各个难民收容所都传来报告，说尽管各家房子上都贴有宪兵的布告，难民收容所仍然遭到了日本士兵的袭扰，他们来找女人，索要钱财。

8　小桃园的农科作物系昨天夜里出现了恶性事件，日本士兵因为没有钥匙，便砸破了许多门，而钥匙在 2 天前我们的杂工被逮捕时一块儿被其他日本士兵抢走了，这个杂工至今未获自由。

9　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学的蚕厂今天早晨也遭到了日本士兵的袭扰。其中一名士兵喝醉了，命令 3 名中国人为他们运酒，这酒不知他从哪儿偷来的。在

抢劫难民的时候，他在难民人群中一共开了 3 次枪。

10　此外还有一件事贵方可能会感兴趣，根据一名邮政官员的报告，贵方四处游荡的士兵私拆了大量的信件，由此造成哪些损失，我们不清楚。这些信件既有中国人的也有外侨的，由于前一段时间的战斗，信件无法投递，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信件都存放在邮政总局(建康路)。

以上只是我亲眼所见的或旁人亲口告诉我的少数几个事件。这些事件表明，真正的纪律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些已经被贵方士兵抢去钱财、手表等物的人如果不能满足士兵对钱财和贵重物品的要求，还要遭到日本士兵的殴打，尤其是在夜间。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M　S　贝德士

南京平仓巷 3 号

致日本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22 日

南京

根据贵方昨天的要求，南京美国长老会的成员再一次考虑了由贵方转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电报一事。现在我们确信，有争议的问题不仅重要而且紧急，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请求贵方，帮助我们办理电报消

息的传递。

正如我们向贵方报告的那样，日本士兵几乎闯进了在南京的所有美国人的住房并偷走了东西，就连美国大使的住房也闯进了日本士兵，他们想将停放在车库或院子里的汽车偷走。在行窃的过程中，日本士兵击伤一名大使馆警卫。昨天夜里，美国大使馆车库里真的被抢走了一辆车。

在城里有许多美国财产被日本士兵破坏，有一部分甚至被烧毁了。

至少在 8 起事件中，美国国旗被日本士兵从美国建筑物上取下或扯下，中国的佣人被吓坏了。如果佣人们想把旗子重新竖起来，就会受到日本士兵的威胁。

如果这种不公正发生在贵国侨民、贵国大使馆或贵国国旗的身上，贵方肯定会立即提出抗议，寻求最合适的外交途径并迅速要求赔偿。

现在我们就不得不向贵方呈交这么一份抗议书，同时再次表示，希望美国外交代表立即回到南京，以便前面提到的争执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解决。

我们冒昧地再一次请求贵方，通过贵方海军的电台将所附的电报发给美国驻上海当局。

我们预先对贵方诚挚的努力表示感谢。

签名：W　P　米尔斯

南京美国长老会

附件：一份电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日本帝国大使馆南京宁海路 5 号

南京 1937 年 12 月 22 日

现向贵使馆呈递最新暴行报告 114 号～136 号，其中的很多事件就发生在昨天至现在。

请允许我们指出，经过我们的确认，前往同一所房子反复奸淫掳掠的总是同一批士兵。如果执行上街巡逻命令的宪兵能增加双岗，以便在个别的房子中搜寻并且逮捕士兵，那么总的局势就会迅速改观。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 ;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

南京，1937 年 12 月 22 日

114)12 月 19 日，下午 2 时许至天黑前，位于汉口路 23 号、并贴有禁止日本士兵入内的日语布告的里格斯住宅，已被日本士兵 6 次闯入并抢劫。第二天晚上，也就是 12 月 20 日，这座房子已经遭到 15 次

袭扰和抢劫。(里格斯)

115)12 月 19 日下午，一名日本士兵在美国学校(五台山)试图强奸一名怀有 6 个半月身孕的 19 岁的中国女子即李秀英。，当女子反抗时，日本士兵手执匕首或是刺刀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和脸部有 19 处刀伤，腿上也有数处刀伤，下身有一个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经听不见。该女子目前被安置在大学医院。(威尔逊大夫)

116)12 月 19 日凌晨 3 时，日本士兵扯下委员会的牌子，从门窗强行进入普陀路 7 号和 9 号无人居住的楼上和楼下的房间，抢走了一部分属于房主的东西。上午 10 时，又有 4 名士兵对这几间房子进行了搜查，他们把凡看得上眼的东西全拖走了。(签名：18 名被安置在这栋房子里的难民)

117)12 月 19 日，据金陵大学蚕厂的难民收容所报告，昨天晚上 8 时到今天凌晨 1 时，共有 8 名妇女被强奸，其中一人被刺刀刺伤，还有 4 名试图保护自己妻子的男子也被刺刀刺伤。妇女被强行拖走，以后则是单独回来的。(吴国京，第六区)

118)12 月 19 日晚上 6 时，颐和路 6 号，6 名妇女被 7 名日本士兵强奸，其中 2 名妇女被刺刀刺伤。

之后，日本士兵又在门房用煤油灯将2床被子点燃。(杨冠频)

119)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宁海路 25 号红十字会的 3 楼，1 名寡妇和 4 名年轻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杨冠频)

120)12 月 20 日，我姐姐 32 岁，住在阴阳营 47 号，3 个月来，她的下身长有一个瘤子，行动起来极为不便。每天都有日本士兵来企图强奸她，到目前为止在她的哀求下都放过了她。鉴于她的病情不断恶化，同时也害怕日本士兵的暴行，我请求菲奇先生用自己的车将我的姐姐送到大学医院。具名人：朱绅益(音译)。(菲奇满足了他的请求)

121)12 月 20 日晚上 8 时～10 时，日本士兵 3 次来到设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难民收容所，每次都强行拖走 3 个姑娘。(里格斯)

122)12 月 21 日，早上 8 时来了 7 名日本士兵，要求提供 45 名苦力和姑娘。下午 2 时，来了 4 名日本士兵找姑娘。下午 3 时 30 分，来了 6 名日本士兵和 1 名军官，强迫我们向他们提供 10 名姑娘，结果他们抢走了 4 名姑娘。(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难民收容所，里格斯)

123)12 月 22 日，原邮局职员施望杰(音译)今天早晨报告，存放在邮局的许多装包裹和信件的袋子被日本士兵抢走了。(史迈士博士)

124)12 月 21 日晚 8 时，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难民收容所，有 7 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王明德)

125)12 月 21 日下午 5 时，日本士兵抢劫了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难民收容所内的属于外国人的许多行李。(王明德)

126)12 月 21 日，晚 11 时，3 名携有手枪和刺刀的日本士兵爬过宁海路 2 号红 字会后院围墙，殴打了日语翻译郭原森，将他的妻子拖到佣人房间强奸了 3 次。红 字医院的院长孔钦欣(音译)先生腿部受伤。佣人和红 字会的 11 名孤儿被逼到一间侧房不准出声。以后又有另外 3 名日本士兵通过大门进入，问院内有无日本军人。有人告诉他们，里面正有日本士兵在强奸妇女，于是他们便检查所有的房间寻找那 3 名闯入者，但是没有找到，因为那 3 人早已越过后院墙溜走了。这 3 个人刚走，又有 3 个日本人越过院墙爬了过来。他们同郭先生交谈了几分钟，捐给红 字会 3 元钱。郭先生告诉他们，他的妻子被 3 名日本兵强奸了，他们便要求郭先生带他们去发生强奸的房

间。到了那里，这几个士兵也要姑娘。郭先生告诉他们，房间里已经没有女人了。这帮恶魔便端着刺刀开始搜查所有的房间，最后他们发现了郭先生的儿媳妇，强奸了她，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由红　字会提供)

127)12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30 分，在汉口路 7 号一栋贴有日语布告的金陵大学大楼的底层，菲奇先生、贝德士先生和史迈士先生遇见了 3 名日本士兵，并阻止了他们拖走抢来的各种物品的企图。

128)12 月 22 日 12 时 45 分，菲奇先生、贝德士先生和史迈士先生在汉口路 5 号同样贴有日语布告的另外一栋大学的房子里遇见了 2 名日本士兵。

129)12 月 22 日下午 1 时，还是这 3 位先生在汉口路 8～10 号的小学内也发现了日本士兵，这座小学的大门口也贴有禁止士兵入内的日语布告。

130)自 12 月 14 日以来，北秀村 1 号、4 号、6 号和 8 号的房子天天遭到日本士兵的袭扰。开始的时候他们要钱，以后就拿走了所有他们看中的衣物和箱子，他们每天来 3 次～9 次。12 月 20 日，6 号有 6 个姑娘被强奸。12 月 21 日，8 号有 1 名妇女被强奸。(第七区办公室，1937 年 12 月 22 日)

131)12 月 21 日下午，莫干路 6 号的房子遭到 2

名日本士兵的洗劫。(第九区负责人)

132)12 月 21 日下午 6 时，4 名日本士兵抢劫了宁海路 40 号的房子。(第九区负责人)

133)12 月 21 日，4 名日本士兵轮奸一名 17 岁的姑娘长达 2 小时之久，然后又把她拖走。(第九区负责人)

134)12 月 22 日上午 9 时～下午 1 时，普陀路 7 号的房子 3 次被抢劫，每次有 3 名～4 名日本士兵参与抢劫。国际委员会的 7 块牌子被扯掉。(杨冠频)

135)12 月 22 日下午 1 时，8 名日本士兵爬过院墙进入宁海路 25 号，偷走的各种手表、钱财等价值约 40 多元，还有 2 辆自行车。(杨冠频)

136)12 月 22 日下午 4 时 30 分，4 名日本士兵闯进宁海路 4 号的房子，企图强奸一名 16 岁的姑娘。当日本士兵企图将这个姑娘骗到房间里时，姑娘跑开了。日本士兵便要用刺刀刺她，由于菲奇和克勒格尔先生出现，姑娘才得以逃脱。这 2 位先生到的时候，外面的一个士兵发出了信号，其他 4 个人便都跑走了。(菲奇，克勒格尔)

签名：刘易斯 S　C　史迈士

呈递日期

1937 年 12 月 22 日

12 月 23 日

更新时间 2009-5-4 15:49:37　字数：4021

昨天晚上，警官高玉拜访了我，请我们列出一份所有外国人遭受损失的清单。今天中午之前必须给所有外国人正在居住以及曾经居住的房子列出一份清单，对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来讲，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委员会来讲，这是一件不那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办到了。我和克勒格尔、施佩林、哈茨共同进行了探讨，我们按区划分，及时完成了下列清单。根据这份清单，共有 38 所德国房子被抢劫，其中一所(黑姆佩尔的饭店)被烧毁。美国人的损失清单要长得多，共有 158 所美国房子被抢劫。遗憾的是不能附上副本，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副本了。今天我亲自察看了沙尔芬贝格(大使馆的行政官员)的房子，他的房子已经被有组织地抢劫过，看上去已经破败。克勒格尔和施佩林过一会儿还要开卡车去那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抢救。陶德曼博士先生的房子昨天才遭到抢劫，一些中国画被偷走，过道里的漂亮的壁橱被打坏等等。但是程度并不严重。南京德国财产损失情况临时清单

1937 年 12 月 23 日

在所有下列房屋上均悬挂有德国国旗

地址〖〗房主或租户姓名〖〗目前居住人〖〗房屋及设施

目前状况 1.小桃园

干河沿〖〗中国房产(欧洲人居住)

租户：约翰 H.D.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西门子洋行(中国)代表〖〗约翰 H.D.

拉贝

西门子洋行

(中国)若干职员

约 350 名中

国难民〖〗建筑物完好

价值 300 元车号为 681 的汽车被日本军方没收

2.中山东路 178 号(饭店)〖〗欧洲人居住

房主：中国人

租户：R.黑姆佩尔〖〗空〖〗建筑物被彻底

洗劫烧毁续表

地址〖〗房主或租户姓名〖〗目前居住人〖〗房屋及设施

目前状况 3.安仁街

9 号 〖〗 中国房产

租户：爱德华 ;施佩林 〖〗 空

〖〗 洗劫

4.中山北

路 244 号 〖〗 房主：中国人

租户：礼和洋行 〖〗 克里斯蒂安 ;

克勒格尔 〖〗 被偷物品：

一辆汽车

车号 308

价值 1100 元

一部蔡司照相机 〖〗 〖〗 〖〗 价值 150 元

汽车外胎 2 只

汽车内胎 6 只 5.中央路

392 号 〖〗 房主：中国人

租户：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 〖〗 空(中国门房逃走了) 〖〗 彻底洗劫 6.中央路

沅江新

村 5 号 〖〗 增切克 〖〗 门房(遭毒打) 〖〗 彻底洗劫

汽车被偷 7.中央路

沅江新

村 6 号 〖〗 林德曼 〖〗 门房 〖〗 彻底洗劫

汽车被偷 8.中央路

沅江新

村 3 号 〖〗 尤斯特 〖〗 门房 〖〗 彻底洗劫 9.大树根

94 号高

楼门 〖〗 冯 ;博迪恩 〖〗 门房 〖〗 彻底洗劫 10.上海路

11 号 〖〗 施特雷齐乌斯 〖〗 3 名中国佣人 〖〗 彻底洗劫 11.慈悲社

12 号 〖〗 贝克博士 〖〗 3 名中国佣人 〖〗 彻底洗劫

汽车被盗 12.高楼门 7 号 〖〗 罗德夫人(公寓房) 〖〗 中国佣人 〖〗 彻底洗劫续表

地址 〖〗 房主或租户姓名 〖〗 目前居住人 〖〗 房屋及设施

目前状况 13.陵园路

11 号 〖〗 博尔夏特 〖〗 2 名中国佣人 〖〗 彻底洗劫

汽车被盗 14.慈悲社

5 号 〖〗 W.洛伦茨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 15.

中山东

路 25 号〖〗基士林克—巴达糕饼店〖〗中国佣人〖〗彻底洗劫 16.牯岭路

20 号〖〗罗森博士

德国大使馆秘书〖〗中国佣人〖〗部分洗劫

汽车被盗 17.萨家湾 9 号〖〗陶德曼博士

德国大使〖〗中国佣人〖〗1937 年 12 月 22 日部分洗劫，汽车被盗，又被国际委员会

找到并归还 18.珞珈路 3 号〖〗鲍姆巴赫〖〗中国佣人〖〗彻底洗劫 19.珞珈路 6 号〖〗诺尔特〖〗中国佣人〖〗彻底洗劫 20.珞珈路

12 号〖〗T.米勒(通用电气公司)〖〗中国佣人〖〗彻底洗劫 21.珞珈路

13 号〖〗克莱因〖〗中国佣人〖〗部分洗劫 22.珞珈路

16 号〖〗皮尔纳和 K.马尔

丁〖〗中国佣人〖〗彻底洗劫

汽车被盗 23.琅玡路

17 号〖〗W.施泰内斯〖〗中国佣人〖〗彻底洗劫 24.宁海路

56 号〖〗海因里希〖〗中国佣人〖〗彻底洗劫

汽车被盗 25.灵隐路

15 号 〖〗 施彭勒

德国大使馆行政官员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

马匹被盗 26.三步两桥 4 号 〖〗 哈蒙德

(施密特公司) 〖〗 中国佣人 〖〗 彻底洗劫续表

地址 〖〗 房主或租户姓名 〖〗 目前居住人 〖〗 房屋及设施

目前状况 27.老菜市 68 号 〖〗 内维格尔 〖〗 中国佣人 〖〗 彻底洗劫 28.中山东路 178 号北方饭店 〖〗 胡梅尔 〖〗 中国佣人 〖〗 汽车被盗

价值 900 元 29.宁夏路

22 号 〖〗 施罗德博士 〖〗 中国佣人 〖〗 汽车被盗 30.江苏路

55 号 〖〗 阿尔纳德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

汽车损坏 31.高楼门

21 号 〖〗 沙尔芬贝格

德国大使馆行政主管 〖〗 中国佣人 〖〗 彻底洗劫 32.牯岭路

34 号 〖〗 劳滕施拉格尔博士

德国大使馆参赞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 33.天竺路

23 号 〖〗 格尔蒂希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 34.上海路

73 号 〖〗 希尔施贝格博士 〖〗 中国佣人 〖〗 彻底洗劫 35.琅玡路

16 号 〖〗 布瑟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 36.琅玡路

11 号 〖〗 齐姆森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 37.琅玡路

11 号 〖〗 艾维特夫人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 38.天竺路

25 号 〖〗 蒂姆 〖〗 中国佣人 〖〗 部分洗劫该清单不完备，一些德国住房尚未探访，一是因为缺乏时间，二是因为有些租户换了住址，并且没有留下新的地址。完备的清单只有等到租户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回到南京后才能提供。

签名：约翰 ;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12 月 23 日

在开列上面清单的时候，张跑来通知我，一个日本士兵闯到我们这里，把我的私人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现在正在想方设法打开我存放着 2.3 万元的钱柜。我和克勒格尔迅速开车回家。闯入者刚刚离开，钱柜

他一个人打不开。我们坐下来吃午饭，这时又有 3 名士兵爬过院墙，我们厉声呵斥，又把他们从院墙上赶了回去。大门是绝对不能给这帮犯罪的歹徒打开的。克勒格尔自愿下午到我这儿来守卫。我正准备开车回总部，又有 6 个日本匪徒爬上了院墙。当然，他们也同样必须从墙上爬回去。到目前为止，这一类翻墙入院的事情我恐怕已经经历了 20 起。我下午告诉高玉警官，无论如何，即便是冒生命危险，我也要保护自己的房子使其不受这种祸害的侵扰，要捍卫德国国旗的尊严。他只是友好地耸了耸肩，事情对他来讲就算是解决了。他解释说，非常遗憾，没有足够的警察部队来重新约束这些坏士兵。当我晚上 6 时开车回家的时候，中山路桥栏杆前面的一排房子正在熊熊燃烧。幸好风向对我们有利，雨一般的火星被刮向北面。与此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面的一栋房子也燃起了火焰。我担心我们住所的前面紧靠中山路的一排房子也会被放火烧掉，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组织的纵火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上面提到的桥栏杆前面的 4 栋房子已经在我们安全区内了。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恐怖岁月，无论人们怎么想象都丝毫不会过分。在雨中，我的难民们相互依偎着挤在院子里，无言地注视着美

丽得可怕的熊熊火焰。如果火焰蔓延到我们这里，这些最可怜的人们就没有出路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张将4盏小煤油灯和烧剩下来的蜡烛(我们目前的照明工具)用松树枝装饰起来，并打开了圣诞节装饰用的红色小星星的包装，还在蜡烛上扎上了红丝带。明天是 12 月 24 日，圣诞节，也是格蕾特尔的生日。我的邻居是个鞋匠，他把我的旧皮靴重新钉了掌，还给我的望远镜做了一个皮套子。我付给他 10 元钱，但是他又默默地把钱重新塞到了我的手上。张对我说，我的钱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的，他说欠我的太多了。可怜的人啊!南京

致田中先生 1937 年 12 月 23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随函附上南京外国侨民的最新请愿书，由于在本月 21 日时间不够，该请愿书还有 3 个人的签名未能得到。

这份完整的清单同时也记录了外国侨民的一致观点。

衷心感谢您为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所做的努力。

谨致良好的祝愿

您忠实的

签名：约翰 ;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

致田中先生 1937 年 12 月 23 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请允许我向您递交两份从栖霞山转给我、并请我转交给您的请愿书，栖霞山目前也出现了和我们在南京一样的困难局面。

希望您能够在这件事上有所作为。

您忠实的

签名：约翰 ;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12 月 23 日

前面一封信是今天由辛德贝格先生(辛德贝格先生现在可以不受阻碍地来往于江南水泥厂和南京之间，路途约 1 个半小时)从栖霞山带来的，信中还附上了一封 1.7 万名栖霞山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拉贝没有将该请愿书收入本书，参见本《史料集》第 6 册第 411—414 页。。难民们在请愿书中请求得到怜悯及保护，免受日军士兵暴行的侵扰。日军士兵在栖霞山的所作所为同在南京一样恶劣。辛德贝格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外界消息。英国和法国已经达成一致，由法国负责控制地中海，以便英国的

舰队能派往远东。美国的一批舰队也已经启航，但目的地不清楚。可惜的是，关于德国和意大利对这些事态有什么说法，辛德贝格也说不出什么。

12 月 24 日

更新时间 2009-5-4 15:50:01　字数：3824

我今天早晨将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点过一次的红色圣诞小星星整理干净，又重新包装好，连同西门子日历记事簿一起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鼓楼医院的女士们。特里默大夫和威尔逊大夫这两个仅有的留在南京的医生也各得到了一本记事簿。趁着这个机会，威尔逊大夫给我看了他的几个病人。那个脸上有好几处刺刀伤、怀孕小产被送到医院的妇女的情况现在好一些了。一个渔民的下颚被子弹击中，全身被烧伤。日本人把汽油浇在他的身上，然后点燃了汽油。他全身的皮肤有三分之二被烧伤，他现在还能说几句话，但是估计肯定活不过今天。我还进了停尸房，让人把昨天夜里送进来的尸体的裹尸布打开。其中有一个平民，眼睛被烧掉，头颅全部被烧焦，日本士兵也同样把汽油浇到了他的头上。一个大约 7 岁的小男孩的尸体上有 4 处刺刀伤口，其中一处在胃部，伤口有手指那么长。他是送到医院两天后死去的，死的时候甚至没有

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上一个星期我不得不去看过很多尸体，但是尽管这样，我在今天目睹这些惨烈的情景时仍然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过圣诞节目睹这些情景是不会有好心情的。但是我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对这种残酷的暴行(在城市占领 10 天内犯下的)是不能沉默的!我在医院的时候，菲奇在我的家守卫。日军的散兵游勇随时都会闯进我的房子，我一刻也不能冒险将我的房子置于无人照看的地步。我原来一直以为，在我这儿安置的难民有 350 人～400 人。韩先生准确统计的结果显示，在我的办公室和院子里投宿的人一共有 602 名(302 名男子，300 名妇女，其中有 126 名 10 岁以下的儿童，有一个婴儿仅两个月)。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公司的 14 名职员、杂工和他们的家人，这样算起来总数约有 650 人。

这名男子是扬子江上一个渔民，拥有一只小舢板。他被一名日本兵击中下颚骨，随后浇上汽油焚烧。他上下部肢体被严重烧伤，全身漆黑，于送入教会医院(鼓楼医院)两天后死亡。(在这名男子临死前一天，我曾与他说过话。——约翰 ;拉贝)这是一名男子的尸体。日本兵把他和另外 70 人从金陵大学蚕厂的一栋大楼

里带走，随后用机枪或者刺刀杀害，然后浇上汽油点燃。这名男子挨了两刀。虽然面部和整个头部被严重烧伤，他还是拖着受伤的躯体来到医院，入院 20 小时后死亡。(在鼓楼医院的停尸房里，我当着威尔逊大夫的面让人解开了受害者的衣服，以便我确认报告中的细节无误。——约翰 ;拉贝)

张今天喜形于色，他的妻子今天早上出院了，我们刚用车把她接了过来，她很快就和孩子们在阁楼上睡着了，我的房子里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安置他们了。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让我有更大的圣诞喜悦，非常感人!张买来了圣诞玫瑰，把房子装点了起来。他还买来了一棵小圣诞树，想为我把它装饰起来。刚才他喜气洋洋地拿来了 6 枝整根的蜡烛，这也不知他从什么地方为我买来的。突然所有的人都喜欢上了我。奇怪，以前据我所知是没人能容忍我的。或者，难道是我的错觉??我亲爱的多拉，亲爱的儿孙们，我知道，你们今天都在为我祈祷，我感觉到了，我被爱的思念所包围。在过去的两周中我不得不经历了那么多的东西，现在能有这个，真是太好了。请你们相信我，我也在心中为你们大家祈祷。我目前身陷其中的可怕灾难使得我们想起了童年的信仰。只有上帝才能在烧杀

淫掠、为所欲为的匪帮面前保护我，委员会的所有的抗议都是徒劳的。人们答应要纠正，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今天传来消息，说今天要有新的部队开进来，这将会重新带来人们盼望已久的秩序，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惩罚，以达到惩一儆百的目的。但愿如此，上帝在上!也该是朝好的方向扭转的时候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以下面这番祈祷来结束我今天的日记：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灾难，也请您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南京平仓巷 3 号

致日本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24 日

南京

我在此谨通报贵方，昨天下午，12 月 23 日，2 名日本军官闯进上海路 2 号，令人取下美国国旗，升起日本国旗。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这栋房子以后将由一个日本调查委员会使用。

上海路 2 号的这栋房子是美国人的财产，它是金陵神学院 R.A.费尔顿教授的住房。此外，房子里现在还存放有 C.S.史密斯教授和爱德华 ;詹姆斯教授的家

庭生活用品和个人物品，这 2 人都是神学院的工作人员。

几分钟前，我看见日本士兵在摘下美国国旗时，将贴在大门上的日本大使馆的布告撕掉了，美国大使馆的布告没有受损。2 名日本士兵中的一个显然是喝醉了。他们向我解释说，只想借用这栋房子 10 天。当我提出抗议时，他们立即变得暴躁起来，朝我大喊大叫，击打我的肩膀，用暴力将我拖出院子，一直拖到上海路的马路中间。他们说，只有我同意他们，并向他们提交一份同意将这栋房子借给他们两个星期的书面允诺，才放了我。我在这么一个书面的东西上签了字以后，他们放了我。美国国旗获准重新升起来，但是他们在大门口竖起了一面日本旗帜，并通知我，他们 9 时还要回来占据这所房子。被安置在这所房子里的中国难民被迫离开了这里。

在此我请求贵方采取必要的步骤，取消对我方财产的粗暴没收，并采取预防措施，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谨致敬意

签名：休伯特 ;索恩

金陵神学院

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

(附注：日本人一天后又撤出了。)

南京平仓巷 3 号

致日本帝国大使馆 1937 年 12 月 25 日拉贝将此函和下函收在了 24 日的日记后。

南京

今天早晨 10 时许，里格斯先生在汉口路 29 号看见多名日本士兵，并且听到有一个妇女在喊叫。这名年纪约 25 岁～30 岁的妇女指着自己，示意里格斯先生过去。一个士兵在身后拽她，其余士兵在房子里。当这名妇女够到里格斯的手臂时，士兵放了她，和其他同伙一起离开了。这名妇女是出来买东西的，日本士兵抓住她的时候，她正在半路上。她的丈夫 4 天前被日本人抓走，至今没有回来。这名妇女请求里格斯把她送回到汉口路陆军大学的难民收容所。里格斯陪着她沿着汉口路向东来到了大学校园的边上，这时他们遇见了 1 名日本稽查军官带着 2 名士兵和 1 名翻译。

这名军官抓住由日本大使馆发给里格斯的袖章，将他的双手从口袋里拉出来。里格斯想把手放回口袋时，他们又翻开他的口袋。日本军官朝着里格斯讲话，据里格斯的理解，可能是要了解他的身份。由于这个

军官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很快就能让里格斯明白自己的意思，所以他猛击里格斯的胸部。里格斯要求他说明这么做的理由时，日本军官勃然大怒。里格斯后来明白，对方是在问他的职业，要看他的护照，但是他的护照没带在身上。当他解释说他是在陪同这名妇女回家时，他遭到了这名军官的反复殴打。里格斯想看一下这名军官的袖章，马上他的脸上被击中了一拳。后来这名军官抓住里格斯的帽子，要求里格斯在他面前磕头(据里格斯的理解)。见里格斯拒绝了，军官朝他脸上又打了一拳。这时候翻译过来对他说军官想要他的名片。

里格斯反复解释，他只是要护送这名妇女回家，因为她害怕日本士兵。这名军官让 2 名武装士兵把里格斯夹在中间，然后通过翻译告诉里格斯，他必须在军官面前鞠躬。里格斯指出自己是美国人，再次拒绝鞠躬。这时候他们才放了他，让他回家。

那名中国妇女见里格斯受到如此恶劣的待遇，惊吓之下，沿着汉口路跑走了。

里格斯一再解释，他根本没有惹那名日本军官，只是双手插在口袋里在街道上走路。他根本没有在意其他什么人，那名妇女则跟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我们希望，贵方能促使城内尽快恢复秩序和纪律，以使一个规规矩矩走路的外籍公民不再担心会在街上被侵扰。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刘易斯 S.C.史迈士

金陵大学，南京

致田中先生 1937 年 12 月 25 日

日本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田中先生：

我想努力做到在几天内不打扰您，但是问题每天都在增多，而且今天又多于以往任何时候。新部队里无组织无纪律的日本官兵在整个城里四处游荡，抢劫、强奸或强抓妇女。

现通告几起新的事件：

1.就在刚才，日本士兵闯进了金陵大学，抢走了我们一辆正在用来为中国难民运送粮食的卡车。

2.仅仅在我们的蚕厂内，平均每天就要发生 10 起强奸或劫持妇女事件。

3.日本士兵不分白天黑夜地闯进我们的住所，调戏或污辱妇女，抢走所有他们看上眼的东西。不仅仅

中国人的住所，美国人居住的房子也同样如此。

4.贵方宪兵颁发和张贴的布告基本上都被从墙上撕了下来。

5.我们工作人员中的一名美国成员今天早上被贵方的一名军官殴打。这名军官突然发怒，冲到他的面前，扯下由贵使馆发给他作为证明用的袖章。

6.贵军士兵每天还多次闯进其他一些上面没有提到的建筑物中，或搜寻妇女，或找寻可以抢劫的值钱的东西。对贵方的布告他们丝毫不予以理睬。

7.尽管贵军的士兵造成了秩序的紊乱，我们仍然得不到贵方岗哨的保护，附近根本看不见贵方的宪兵。

对您一如既往所给予我们的关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签名：M.S.贝德士

12 月 25 日

更新时间 2009-5-5 9:57:18　字数：2382

我昨天下午写日记的时候，张(国珍)和一些中国朋友在静静地装点着那棵小圣诞树，张以前经常在这方面帮忙。这棵微型圣诞树是仿照我们以前的圣诞树做的。圣诞花园有圣母一家人和各种小动物的模型，温馨洒脱地混合在一起，以前它曾给我们带来过欢乐。

打开通往餐室的中门，我们几根凄惨的蜡烛便会将它们的光彩放射开来，这时我的内心便会涌起一丝圣诞情怀。圣诞歌是唱不起来了，收音机不响了，因为电厂还没有复工。礼物除了几朵圣诞玫瑰以外，就只有西门子的袖珍日历记事簿了。不过尽管如此，气氛依然神圣，依然能让人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克勒格尔和施佩林来了，他们就是为了来看看这棵全南京城唯一的圣诞树。克勒格尔还带来了一瓶白葡萄酒，这是他从沙尔芬贝格家的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可惜的是已经漏掉了半瓶)。我们默默地为家中所有亲爱的人们的健康举杯。完了，克勒格尔和施佩林又去平仓巷美国人的家，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由丹麦人辛德贝格捐赠的圣诞晚会。我不能放着我的 602 名难民不管，所以不能前去参加。但是我们约好，在晚会的过程中，由委员会的某位成员来替换我，这样我也可以和我的美国难兄难弟们共度片刻时光。克勒格尔和施佩林刚走没多久，福井先生就来看我了，福井是日本大使馆全体成员中我唯一寄赠西门子日历记事簿的人。在警官高玉先生的陪同下，福井先生送给我一箱哈瓦那雪茄作为回赠。可惜我现在已经不抽烟了，烟草制品现在变得非常的稀少。一听雪茄以前只卖 8 角 5 分，现在没

有 6 元根本买不到。我和这两名日本人为庆祝圣诞夜干了一杯葡萄酒。他们见我这儿有圣诞树和花，感到非常惊奇。由于日本人非常喜欢花，所以我就把我库存的花分了一些给他们，他们看上去非常高兴。我希望能和这两位先生套套近乎，以使在我这儿的那么多难民的命运多少能好一些，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着大权。日本人离开以后，我们在同样也用蜡烛装点得具有节日气氛的餐室就座，开始圣诞晚餐。包菜腌肉，对我们来讲，和上好的煎肉在味道上没有两样。韩先生带着他的全家过来了，韩先生得到了一份插有 4 根蜡烛的圣诞节花环礼物，韩太太和他们的孩子们则必须自己到圣诞树上去寻找礼物——一个彩球、一只象和一个小小的圣诞老人，这样我的礼品袋就空了。但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张的小男孩给我带来的惊喜：4 块心形的甜饼。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面还有多拉用红丝带打的装饰结，张先生在上面还装饰了一根新鲜的松树枝。一年了，他用仆人的耿耿忠心整整保存了一年，而我和客人们激动之余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没有必要隐瞒：甜饼屑在我的喉咙里卡住了。当然，责任不在甜饼，甜饼是无可挑剔的，责任完全是在我自己的喉咙!多拉，我们大家都怀着爱在思念着

你，而且有一个人是带着湿润的双眼在怀念你。这个时候米尔斯先生来接替我的岗了，于是我开着他的车前往美国人那儿。夜色笼罩，一路上碰到了好几具尸体。这些尸体已经连续 12 天横陈在我们周围的街道上，无人收殓。我还经过了被日本士兵纵火焚烧后剩下的废墟。在内心中我一方面为我们的未来担忧，另一方面也怀有一丝希望，我们很快就会渡过这个难关，群魔乱舞之后，安宁和秩序将会重新来临。

美国人默默地、忧心忡忡地紧靠着坐在一起，他们没有圣诞树，只有壁炉边上的几面小红旗表明他们的佣人想给主人带来一丝喜悦。我们大家讨论了最紧迫同时也最使我们忧虑的问题：难民登记。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的 10 天内完成。难民共有 20 万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烦事已经来了：已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平民被挑选了出来，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拉去做苦工就是被处决。还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谈到这些残酷无情的做法，圣诞的快乐情绪是怎么也生长不起来的。半小时以后，我又重新沿着弥漫着臭味的街道往回开。我的小小的院内收容所充满了祥和与安宁，只有 12 个岗哨悄无

声息地沿着院墙来回走动。换岗时，几个手势，断断续续的话语，谁都不想打搅患难兄弟姐妹的睡眠。米尔斯开车回去了，我也能去睡觉了。但是必须像往常那样和衣而眠，因为我必须时刻做好将闯入者驱赶出去的准备。谢天谢地，今天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我长时间地倾听着我周围的呼吸声和鼾声，偶尔被某些病人的咳嗽打断。慢慢地，我也合上了眼帘……“平安夜，圣善夜，……”西方著名圣诞歌曲《平安夜》的第一句。

12 月 25 日，下午 1 时

施佩林带着曹迪希一块儿到我这儿来致圣诞节问候。他认认真真地告诉我，他以前参加过北平水厂的建设，因此对这类事情很了解。他可以担保，我们要不了几天就可以有水有电。这个时候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他敞开的冬大衣里只有一件长睡衣，没有领子，也没系领带，但却带来了圣诞节最美妙的醉酒模样。于是我决定把原先为他准备的庆祝节日用的雪梨白兰地留到下一次用，他多少有些扫兴地回去了。12 月 25 日，下午 5 时

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 600 多个人的性命。新成立的日本人的委员会

来到了这里，开始对我登记的难民进行调查。每名男子都被一个个叫到，登记按严格的顺序进行，妇女儿童站左边，男人站右边。现场非常拥挤，但是进展顺利，没有人被拉出去。而在我旁边的金陵中学，今天得交出 20 多名男子，因为怀疑他们曾经是中国士兵，这些人都必须被枪决。我这里的中国人都很高兴，我也从心眼里感谢我的主，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现在有 4 名日本兵在院子里开具身份证，估计他们今天完成不了这项工作。其实这也没什么可说的，既然日本军官已经作出决定，那就没什么好改的了。就在我拿雪茄和西门子记事簿招待这名军官的时候，从百子亭的一栋房子里(就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后面)升起了一团浓烟，烟灰雨一般地飘落到我的院子里。日本军官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的难民们居住的岌岌可危的茅草棚，然后说了一句真心话:“日本士兵中也有坏人。”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12 月 26 日

更新时间 2009-5-5 9:57:50　字数：2821

昨天在我这儿没有发生入室行窃，这是两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看上去情况真的有了好转。我这里的难民登记工作今天下午结束了，日本人甚至慷慨地又

给另外 20 个后来偷偷摸摸塞进来的人发了身份证。刘和他的一个孩子病了，我开车把他们送到鼓楼医院的威尔逊大夫那儿，他目前一个人负责全院的工作，因为特里默大夫也病了。威尔逊大夫又给我看了一起日本士兵的新的暴行：一个中年妇女因为没能给日本士兵弄来姑娘，下身遭到枪击，造成撕裂，有 3 块手掌那么大的肉被掀掉，能否痊愈还很难说。刘和他的孩子可以回家，他们只是得了感冒。在宁海路，我们的总部也在进行登记工作。这儿的登记由菊池负责，他因为态度温和很得我们的好感。在我们安全区的其他地区，日本人把居民赶成数百人一群，然后带他们到登记办公室去。据我听说，清理出来的人有两万名，一部分送去做劳役，剩余的被枪决。对这种残酷野蛮的措施，我们只能默默地耸耸肩，非常遗憾，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许多德国顾问的佣人们来到我们这里，请求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保护那些已经遭劫的德国人的住宅不再遭到进一步的洗劫。其实对此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力量和这些强盗匪帮对着干。如果我们动武，就会被遣送出城，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城南升起了滚滚浓烟，纵火者又开始行动了。我前面已经被抢劫一空的一排房子(中山路)令我非常担忧，我

担心他们也会把这一排房子纵火烧掉。我给警官高玉搞到了一辆车，当然是借!他虽然给了一张借条，但是我就没指望他把车还回来。韩先生对此感到有些伤心，他把自己的车给了辛德贝格先生，而高玉现在得到的这辆车是韩的一个朋友在离开南京前送给他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这辆车不能归还，将从其他渠道给他换辆车或赔他一辆车。

街上的尸体什么时候才能被清理掉!那个被绑在竹床上枪毙的中国士兵的尸体 10 天前就躺在距我的房子不远的地方，现在一直没有清理掉。没人敢接近这具尸体，甚至连红　字会都不敢，因为这是一具中国士兵的尸体。

高玉要求我给他一份包括所有欧洲人住房以及住房内被抢物品的“完整的清单”。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这是大使馆的事情，我不想因为这类问题而自找苦吃。我甚至无法仔细确认，是否有房子或哪些房子肯定没有遭到过抢劫。12 月 23 日，下列房子还未受到破坏：1.冯 ;法尔肯豪森西康路 21 号

2.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汉口路 20 号

3.施塔克将军北平路 62 号

4.莱布桑夫特上校颐和路 37 号

5.杨森普陀路 2 号

6.许尔特尔颐和路 19 号

7.施佩曼将军薛家巷 13 号

8.舒尔兹 ;潘廷四条巷 10 号

9.穆克公寓大方巷 4 号今天是节日的第二天，为了保护我的难民，我留在了家里，但是明天我就必须去总部上班。在安全区内养活 20 万人的问题变得日益棘手，史迈士博士估计我们储存的米仅能维持一周。我并不那么悲观，但是最好能做好应付不测的准备，以防灾难降临时难民食品会告罄。我们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在城内寻找其他粮食储备并运到安全区来的申请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日本人是想让中国人走出安全区，回到自己的家中。如果日本人不再抢劫、破坏和焚烧民宅，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如果再不恢复秩序，那么就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该靠什么活下去了。对于我提出的上海的火车和轮船何时能开通的问题，日本人只是微笑地耸耸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据他们讲，河道里布下了水雷，在短时间内恢复定期班船是不可能的。这话是否属实，我们无法核实。不过这也很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否则的话，根据我的经验，在下关是可以看见外国军舰的，日本人是不可能无限期禁止外

国船只在扬子江上航行的。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灾难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我的杂工和厨师到目前为止还一直能为我们筹集到食品，对此我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我家里的工作运转得十分正常，这也近乎是一个奇迹。我有 3 个固定的中国客人，他们两个星期以来一直在食用我的粮食储备。幸运的是，储备还够用，可能是在需要弄粮食的时候，我一直牵肠挂肚的难民们也帮了忙。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成就。我每天还能吃到煎荷包蛋，而有些人，他们几乎已经不知道鸡蛋是什么样子的了，尽管在战前鸡蛋是最便宜的食品。

下面是一篇日本人用蹩脚的中文发布的布告，现经英语译成德语：布告

本司令官由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向难民及一般老百姓们发给安居乐业为目的的安民护照，故人民等各自向日本军发给所报到，领收护照为要。如有代领者，概不许可。须要本人自己报到。如有年老幼小有病人等均须跟同家人报到为要。以后倘若没有（请）护照，有一经查出，一概不许在南京城内居住，切切特示。

右谕通知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大日本军南京警备司令官现将今天我的职员和佣人的名单列出如下：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

姓名〖〗年龄〖〗籍贯〖〗工作韩湘琳〖〗×31〖〗山东〖〗经理助理周文伯〖〗43〖〗广州〖〗会计龙威廉〖〗38〖〗广州〖〗翻译罗福祥〖〗25〖〗浙江〖〗销售人员张福根〖〗38〖〗上海〖〗安装人员孙龙生〖〗×36〖〗上海〖〗安装人员徐阿四〖〗×33〖〗上海〖〗安装人员张一宽〖〗30〖〗南京〖〗安装人员蔡子良〖〗50〖〗镇江〖〗杂工童希坤〖〗×29〖〗北平〖〗杂工佣人名单

姓名〖〗年龄〖〗籍贯〖〗工作张国珍〖〗×36〖〗北平〖〗管家曹保林〖〗56〖〗沧州〖〗厨师葛文海〖〗28〖〗南京〖〗车夫刘汉臣〖〗×34〖〗徐州〖〗司机×＝有家庭韩先生还给居住在我的院子里的难民们也列了一个清单，难民们还按上了手印，清单共有 79 页，在这里一一打出来需要很多篇幅。(这份起名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清单原件已经转交给了西门子洋行的卡尔 ;弗里德里希，现存放在西门子洋行档案里。)12 月 26 日

明妮 ;魏特琳小姐，一个正直可爱的美国人。其实我还不知道她究竟是谁，她可能是以一个女教师的

身份在领导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开始的时候她竭力反对在托付给她管理的大学礼堂里安置男性难民，后来人们终于说服了她，将男人和妇女姑娘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楼层。我们的明妮，她经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她曾相信这些姑娘，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当日本士兵的暴行变本加厉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她走在 100 多名女难民队伍的前列，带着她们走向大学难民收容所。现在日本人想到了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明妮吃惊地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安置有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要让明妮拱手交出姑娘，她是死也不会交出一个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红　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朝大厅里喊了几句好话，竟然有数量不少的年轻女难民(大家熟知的妓女)走了出来,她们对把自己安排到新的妓院里一点都不感到忧伤。明妮哑口无言!!!